北回歸線

兵變

百年開國

【後宮權謀大戲碼】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图书目录
- 名臣布下的局(1)
- 名臣布下的局(2)
- 名臣布下的局(3)
- 名臣布下的局(4)
- 被皇帝迫害的保皇派(1)
- 被皇帝迫害的保皇派(2)
- 逼急了政变的太子
- 韦后出手就是毒手
- 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1)
- 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2)
- 第三次玄武门之变(1)
- 第三次玄武门之变(2)
- 李旦，不当皇帝一身轻(1)
- 李旦，不当皇帝一身轻(2)
- 明皇执政
-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1)
-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2)
-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3)
- 文攻武卫（一）(1)
- 文攻武卫（一）(2)
- 文攻武卫（二）(1)
- 文攻武卫（二）(2)
- 失败，成功之母(1)
- 失败，成功之母(2)
- 失败，成功之母(3)
- 巨獠伏诛(1)
- 巨獠伏诛(2)

- 惩恶扬善
- 姚崇升官(1)
- 姚崇升官(2)
- 宋璟驾到(1)
- 宋璟驾到(2)
- 宋璟驾到(3)
- 宋璟驾到(4)
- 二士争功(1)
- 二士争功(2)
- 山大王进宫(1)
- 山大王进宫(2)
- 山大王进宫(3)
- 危机乍现(1)
- 危机乍现(2)
- 谋逆大案(1)
- 谋逆大案(2)
- 太监上阵(1)
- 太监上阵(2)
- 美男子，大丈夫(1)
- 美男子，大丈夫(2)
- 人才鼎盛的年代(1)
- 人才鼎盛的年代(2)
- 人才鼎盛的年代(3)
- 奸臣（一）(1)
- 奸臣（一）(2)
- 奸臣（二）
- 父纳子妻(1)
- 父纳子妻(2)
- 虚与委蛇(1)
- 虚与委蛇(2)
- 宦海混战（一）(1)
- 宦海混战（一）(2)
- 宦海混战（二）(1)
- 宦海混战（二）(2)
- 宦海混战（三）(1)
- 宦海混战（三）(2)

编辑推荐

唐朝是一个透露和包含着多种因素的朝代：它是盛极而衰的王朝，它的开国和守国的逻辑是复杂而多变的，它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它的这些丰富和矛盾才构成了它永久和持续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唐的时候才能积累经验，以期获得来自历史的智慧。

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座巅峰，极盛和极衰的景象都在这里上演过、传诵着。千年以前的背影还没有消失在现代人的视野中，而有关它的话题却更多，更清晰和更具有争议性。

最好看的大唐史。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就算是像大唐这样的灿烂、华美的帝国背后，也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隐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权力、金钱、荣誉、美色永远是罪魁祸首，也永远是战利品。

李世勣（徐茂公）吓得差点痊愈

贞观十五年，李世勣病了，医生看了之后说。这药引子要胡须烧成灰方可。

也不怎么李世民知道了这事儿，他立刻拿把刀咔嚓一家伙把自己胡子割了，亲自烧成灰给李世勣入药。那可是皇上的胡于，这还了得，吓得李世勣差点痊愈，一翻身轱辘起来就给李世民磕头，脑袋都见血了，李世民赶紧扶他起来说我这是为社稷考虑，你就别多礼啦。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又把太子李治托付给了李世勣。这下把个李世勣感动得，当时就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好了，眼泪鼻涕大把抓也抓不过来，呜咽得话都说不明白，最后干脆不说了，吭哧一口把手指头咬块肉下来，举着血指向李世民明志，李世民大悦。

长孙皇后教子失误

长孙皇后对儿子产简直严厉到了不讲情面的程度，可实践证明，她错得不是一般的离谱。在极大的压力面前，渐渐地，太子李承乾学会了两面做人。

他在公开场合时，满口仁义道德，一到了自己府中，那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只要有大臣劝谏，他必然是痛哭流涕，恨不能脱下鞋来，自己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才好。慢慢地，太子在李世民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怪人，一会儿表现很好，一会儿变得很坏。太宗的眼里可不揉沙子，他开始细细观察这个大儿子。

《大唐百年开国》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李渊起兵，唐朝建国，李世民征战四方、平定天下、登上皇位、击败突厥、开创贞观盛世，李治懦弱、武则天建立武周天下的整个历史过程。

李旦说吓死我了，感动死我了，哽咽死我了

李旦自然按照程序，老着脸皮推让一番，说我闻听皇上要禅让与我皇位，吓死我了，感动死我了，哽咽死我了等等，反正虚头巴脑谦让一下，李重茂便又不厌其烦地说你别推了，快遵旨吧。衙门名称女性化

这武老太党着三省的名字太男性化，便给改了，中书省改为风阁，又称西台，尚书省改为文昌，又称中台，门下省改为鸾台，又称东台，改完了感觉很爽，三省的名字大大的女性化了，男性官员在女性化的衙门里打工，确实很爽。

内容简介

《大唐百年开国》第一部展现了从隋末李渊起兵、李世民开创贞观盛世，到武则天建立武周天下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本书秉承第一部的风格，以翔实的史料，诙谐的文风，详述武则天暮年、大唐盛世、安史之乱到唐德宗登基这一段大唐史。暮年的武则天，男宠张氏兄弟把持朝堂，大臣们则密谋反叛。最终女皇被自己亲自提拔的大臣囚禁十个月而死。李显愚弱，被韦后毒杀，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为了新一代女皇梦，个个铤而走险，终究一个个破灭。李旦登基，只因为他有—个孤身策反禁军的儿子一李隆基。最终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能臣辈出，政治清明，把唐帝国推上了它的巅峰。然而，晚年的李隆基，纵情享乐，导致安史之乱、马嵬驿杨贵妃香消玉殒，唐明皇和他的盛世王朝不可挽回地一起走向了衰落。

图书目录

一、糊涂天子李显篇
1、名臣布下的局
2、一代女皇，幽禁而死
3、控制政权的三大力量
4、被皇帝迫害的保皇派
5、逼急了政变的太子
6、韦后出手就是毒手
7、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
8、第三次玄武门之变
9、李旦，不当皇帝一身轻
二、开元盛世篇
1、明皇执政
2、名相姚崇的窝里斗
3、文攻武卫（1）
4、文攻武卫（2）
5、失败，成功之母
6、巨獠伏诛
7、惩恶扬善
8、姚崇升官
9、宋璟驾到
10、新一代牛人张嘉贞
11、二士争功
12、山大王进宫
13、危机乍现
14、谋逆大案
15、太监上阵

16、美男子，大丈夫
17、人才鼎盛的年代
18、奸臣（1）
19、奸臣（2）
三、
1、父纳子妻
2、虚与委蛇
3、宦海混战（1）
4、宦海混战（2）
5、宦海混战（3）
6、宦海混战（4）
7、盛唐之殇
8、大乱伊始
9、壮士之死（1）
10、壮士之死（2）
11、潼关惨败
12、付之东流
13、马嵬驿之乱
14、黄金搭档
15、叛军克星
16、战局突变
17、血战睢阳
18、重获两都（1）
19、重获两都（2）
20、栋梁之臣的错误
21、大战邺城
22、李光弼的厉害（1）
23、李光弼的厉害（2）

24、皇帝难当
25、江淮大乱
26、东都失利
27、惊变
28、混乱时局
29、宫廷杀机
30、末日（1）
31、末日（2）

名臣布下的局(1)

狄仁杰的本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经天纬地。

说他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安民，那是一点不夸张。

有这么个事儿，能看出狄仁杰处理问题的能力，李尽灭、孙万斩兄弟俩闹河北的时候，有个魏州刺史叫独孤思庄，他一听说契丹反了，紧张得上厕所次数都增加了，那边契丹人还没见影儿呢，他这边已经吓得快尿裤子了。

刺史嘛，朝廷大员，当然不能真尿裤子，但是紧张得神经质发作倒是真的，这仁兄由于过于害怕，竟下令，城外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我进城守卫。这下坏了，城外都是农民，你让他们进城，那他们的家产怎么办？田地怎么办？农具怎么办？这些关乎民生的大问题，独孤思庄老兄是一概不考虑的。

眼看农民们城外的一切家当都要丢，可想而知他们的惊恐程度。

就在此时，大救星来了，狄仁杰来了。

狄仁杰干嘛来了呢？换班来了。

说起来还是武则天比较英明，她知道李尽灭、孙万斩闹得凶，估计独孤思庄比较粪叉，处理不好这个局面，所以关键时刻，派狄仁杰来压阵，让他去魏州，取代独孤思庄，结果他刚到河北，正遇上独孤思庄胡闹，狄仁杰焉能不管，赶紧制止了。

接着狄仁杰把独孤兄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别说贼人没来，就是来了，你作为刺史也应该率兵主动抵御，而不是早早地就逼着百姓进城，让他们蒙受损失！

大义也。

这句话很快就被传扬开来，契丹人很佩服狄仁杰的心态，同时也估计到这位仁兄很难对付，竟未敢来犯，老百姓自然很高兴，就给他立了个碑。活着的时候被人立碑歌颂，可见狄仁杰的爱民之心。

狄大人不但治理百姓很有一套，他还有个心思，那就是念念不忘恢复李唐。

自武则天执政以来，许多大臣想恢复李唐，他们有的当面讽刺，有的公开造反，结果是一一灭火儿。我不能说他们没有气节，但是却没有用。

有时候，光有勇气，未必顶事。

狄仁杰是不缺乏勇气的，同时也不缺乏智谋。

他明白，想改变武周的政局，就必须要从一个人身上下手，那就是武则天，而这个女人是头毛驴子，不能逆着来，你只有采取慢慢渗透的方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第一步，就是靠自己的能力，逐步取得武则天的信任，这一点他做到了。

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推荐人才。

推荐了谁呢？主要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桓彦范，第二个人叫敬晖，第三个人叫姚崇。

这三个人，都有个共同的志向，那就是志在恢复李唐政权，而且他们都和狄仁杰有着同样的性格特点——深藏不露。

基于对狄仁杰的信任，武则天对这几个人自然没有怀疑，便让他们都做了京官，就这么着，定时炸弹埋好了，而且是武则天亲手埋的。

那么这颗定时炸弹还缺少个引线，谁来做呢？

于是狄仁杰又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张柬之。

这颗炸弹至此，全部完成。

武则天做梦也没想到，后来葬送她武周政权的始作俑者，竟是今日之狄怀英。

等完成了这一切，狄仁杰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看不到日后的李唐盛景了，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安然闭上了双眼。

武则天少了这么一位能臣，自然也很伤心，她亲自为狄仁杰举哀，宣布废朝三日。狄仁杰，一个能充分体恤百姓的人，一个能治理国家的人，一个会安排后手的人，一个会作局的人，一个能全面取得对手信任的人，真无愧于“名臣”二字。

名臣布下的局(2)

狄仁杰走了，轮到张柬之等人上场了。

在说他们这几位之前，我先给大家说说两个活宝，那就是张易之、张昌宗。

这二人其实是武则天的男小蜜。

小蜜嘛，一般不能插手公司事务，否则就全乱套了，但武则天恰恰犯了这个低级错误，她也老了，也累了，也倦了，也就顺便让二张帮她打理一下政务，她便趁机可以多睡一会儿。二张呢，自打有了这个权，便反了天了，朝政大事，全凭此二人喜好，不服他们的，不是流放，就是贬官，甚至杀死，满朝大臣是怨声载道，这种环境，对武周政权来说，是很不利的，但对张柬之等人来讲，简直是巴不得。

快了，快到动手的时候了！

神龙元年，机会终于来了，一代女皇武则天，重病不起。

一代女皇，幽禁而死

武则天终于病了，这个执掌了几乎四十多年生杀大权的老太太，这个曾经自以为是政坛常青树的老太太，终于倒下了，卧床不起。

狄仁杰布下的炸弹，开始进入引爆状态。

在它引爆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组成这颗炸弹的几个牛人，他们分别是张柬之、姚崇、桓彦范、敬晖。

首先介绍它的引线，张柬之。

张柬之，本是个学历史礼法的，永昌年间，朝廷选官，这位老兄是个优等生，考试成绩十分突出，上千人应试，他考第一，武则天一高兴，让他做了监查御史，一步迈进朝廷。

刚迈进朝廷，恰好当时东突厥首领默啜要求和亲，和亲倒可以，只是默啜这个和亲法儿可谓自古未有，怎么和呢？他要把女儿嫁过来，让武周显贵迎娶。这在中原人士看来，是个很大的耻辱，因为自汉代开始，和亲都是中原王朝嫁女过去，从未听说从少数民族那里娶

个女的回来，默啜这个做法，整个给调个儿了，而武则天当时刚平息完契丹人作乱，根本无暇抵挡默啜的挑衅，所以为了争取时间，她还真同意了。

她同意了，研究历史礼法出身的张柬之可不干了，这位老同志站出来大喝一声“不可！自古没有天子求夷狄之女以配中国者！”武则天一看半路上跳出来这么个歪脖子，就不高兴了，她也懒得和张柬之解释，不久便找了个缘由把他调离京城。

张仁兄的性格倒也磊落，让他出京他便去了，无怨无悔地在外做官好些年，颇有政绩，就这么着，很是熬了一些个年头后，由于狄仁杰的推荐，他又被调回京城了，调回来不久，狄仁杰去世，失去了推荐之人，张柬之的升官之路便几乎走到尽头。

之所以我说“几乎”，就是因为他其实还没走到尽头，狄仁杰这个人物很不简单，他把恢复李唐的一腔希望都押在他推荐的这几个人身上，为了把张柬之扶上关键职位，他早就安排好了后手，那就是他的另一名得意门生——姚崇。

姚崇这个人，官运不错，曾做过中书省侍郎，后来因得罪了张易之，降至灵武军使，他很想把狄仁杰的遗愿继续下去，狄仁杰死后，他拿过接力棒，继续推荐张柬之，武则天禁不住师生两代人的忽悠，最终同意让张柬之作了中书省侍郎，当时的官名叫凤阁侍郎，张柬之这个耿直不阿的歪脖子，这个成天怀里揣着一本变天账的牛人，终于成了宰相一级的人物。

当了大官之后，张柬之可就不闲着了，他立刻开始暗地里网罗忠于李唐的大臣，打算逐步恢复李氏政权。他找到了谁呢?

桓彦范。

桓彦范也是狄仁杰推荐的，所以他和张柬之一样，都有着一颗恢复唐王朝的炙热的心，基于这颗心的作用，二人一拍即合。

桓彦范这个人，和张柬之不同，张柬之是耿直，老实，胆大，象块铁，桓彦范是豪爽，侠气，热烈，像把火，铁遇到火，那就是烙

铁，就能伤人，就威力无比，所以张柬之遇到桓彦范之后，他就变得威力无比了。

当时桓彦范的职务是什么呢？司刑少卿，顾名思义，这个官儿，在军政方面没什么实权，所以桓彦范虽然很想帮着张柬之闹事儿，却手中无权。于是他也找了个人，这个人叫敬晖。敬晖当时是什么官呢？中台右丞，这也是个没实权的官儿，于是张柬之就郁闷了，他这才知道，原来狄仁杰当初推荐的这几个死党，除了自己之外，全都是无权的，这怎么搞？

名臣布下的局(3)

好在桓彦范此人，年轻时当过兵，多少还知道一些调度之法，敬晖就更不用提，以前做过刺史，还和突厥打过仗，也算是知兵吧，张柬之好歹也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了解了此二人的履历之后，计上心头，他耍了个很简单的计谋，利用职权谋了个私，在他的一番上下疏通后，不久朝廷任命：桓彦范为左羽林将军，敬晖为右羽林将军。好了，这一下三个人手中终于有了兵权。所以说事在人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从此这三个人成了铁三角，成天研究怎么推翻武周，当时张柬之已经年过八旬，要说中华泱泱数千年，谁是最老的政变者，我看非他莫属。

很快，狄派分子姚崇也加入了这个小集团，时不常的出个谋划个策什么的，在这四个人的经营下，很快，一伙对张易之、张昌宗很不满的禁军将领也加入进来，如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

这就快了。

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形势一片大好，那绝不是小好，张柬之等人又有权，又有兵，就快干了，只是万事俱备，还欠东风，欠什么呢？欠一个人，那就是李显。

道理明摆着，张柬之这伙人拼死拼活为什么，还不是为了灭周兴唐，如果李显这个李家的太子不加入进来，那他们不是白忙活了？所以张柬之就去撺掇李显。

李显一听说什么？要造反？恢复李唐？你打崩我门牙我也不敢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这也难怪，这小子一辈子生活在老娘的阴影下，如今虽然三四十岁了，但还是怕妈妈，妈妈一瞪眼，他就开始转筋，虽说如今老妈病

了，可俗话说虎死不倒架，那股威风还在呢，所以李显这个不正常儿童打死也不敢公开反对他妈的。

张柬之就急眼了，你不点头我老人家不是白忙活了么？桓彦范和敬晖也急了，几个人一天到晚出入太子府，轮番轰炸，终于把个李显说得是耳软心活，动了邪念了。

炸弹组装完毕，开始爆炸。

爆炸总得有个理由才好，于是这帮人想了个理由：张易之等祸乱朝纲，图谋不轨，趁武则天病重之际意欲谋反，我等奉太子之命，入宫平叛！

爆炸了。

神龙元年一月份，负责皇宫安全的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在桓彦范等人率领下，突然冲向皇宫，直奔二张居所——迎仙宫，却在玄武门被守门卫队拦住，于是桓彦范等发动了第二次玄武门之变，率领羽林军攻破玄武门，斩杀守门卫士多人，冲入皇宫大内，当时武则天还在重病之中，而张易之、张昌宗还不知就里，事发得太突然了，猛然间宫内充满了兵将，这二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斩于迎仙宫内，而当时武则天就在迎仙宫内的集仙殿。

接着，凡是二张一党，不是被杀就是被罢官流放，二张的兄弟也被诛杀两名，二张的尸体被弃市，旋即被市民们割成碎片。不知张行成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病中的武则天眼看着自己的心肝宝贝被人当场诛杀，那份惊恐难以自制，年已八旬的武则天，掌权四十余年的则天大帝终于发出了一声慨叹：该来的还是来了。

数十年内，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无时无刻不在提防，不在诛杀，不在流放着她的对手，男权社会迫使她使用一切极端手段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她杀死了王皇后，杀死了李忠，逼死了长孙无忌，逼死了褚遂良，杀死了徐敬业，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李姓诸王，甚至包括她自己的儿子李弘、李贤，为的就是武家的皇位，为的就是保

住自己的生命，她一度很威风，一度很厉害，一度很让人惧怕，一度很生猛，但在威风八面了很久以后，她终于还是倒下了，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局面，终究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人，我们可以想象在二张被杀的那一刻是怎样的叫唤皇上救命，可是武则天除了叹气，已经毫无办法了。

政变的第二天，李显继位，史称中宗，武则天被废，独自躺在宫中，在剩余的时光里苟延残喘十个月之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逝于上阳宫，年八十三岁。

控制政权的三大力量

武则天去世了，她一辈子也没找到真正的继承人，带着一腔遗憾，她走了，留下了一个武周帝国，留下了六百多万户的子民，留下了一群你争我夺的大臣。

从十四岁进宫，到八十三岁去世，近乎七十年的时间内，她从武媚娘走到武昭仪，从武昭仪走到武后，从武后走到武太后，从武太后走到武神皇，进而到武则天，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继承了太宗和高宗时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民力大增，全国人口从李治初期的三百多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是隋朝全盛时期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她收复了安西四镇，她平灭了西突厥叛乱，她提拔了大量人才，同时，她杀害了很多王室贵族，也杀?了很多不听话的大臣，甚至自己的儿子、侄子也不放过，她任用酷吏，草菅人命，她执政期间官僚机构大增，大量占用田产，加速了府兵制的解体。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给她下结论？

名臣布下的局(4)

我不敢说，有道是是非自有公论，还是让读者们按照自己的判断下结论吧。

武则天死了，中国政坛立时开始热闹，各路人马纷纷向皇帝宝座展开冲击，一时间母鸡跳墙兔子上树，一场政坛大战就此开幕。

首先，我们请出一号选手——新皇上李显上场，大家鼓掌。

说实在的，李显这个皇上，原本不值钱，想当年说当就当，说被人扒拉下来就被人扒拉下来，所以呢，此人活得一直没什么自尊，不大令人瞧得起，不要说武氏诸王，就是他妹妹太平公主都掐着半块眼角看不上他。久处这种压抑环境中的人，他的性格一般都有两种取向，一种就是十分暴戾，一朝掌权必要大肆报复，大开杀戒，把昔日的政敌咔嚓咔嚓地，比如五胡十六国时代，这类君主就很多；而另一种，就是十分自卑，压抑久了，自尊心也跟着消失了，随意让人摆弄也没什么脾气，让他干啥他干啥，一旦有一天当了头头儿了，他还反倒还特不自在了，就好比突然让一只羊领着一群狮子，结果可怜的羊看着那群血盆大口的家伙立马就开始犯傻。

很不幸，李显属于后者，他就是那只羊。

他确实有实权，也有一批人供他使唤，可以说，他的优势是很大的，可惜他不懂得用。当时他最厉害的牌就是，手中牢牢掌握着禁军。

他之所以能重新当上皇帝，禁军的支持占了一大半功劳，毫无疑问，在张柬之等人的撺掇下，禁军主要将领多数都站在了他这边，只要他一句话，要砍谁就砍谁，要废谁就废谁，谁也不敢崩半个不字，所以李显当时是最牛的，是最让人惹不起的，是最有优势的。

可惜，李显是个粪叉，这么好的优势，他不懂得用，他也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多年的寄人篱下、战战兢兢的生活，使他胸无大志，昏聩无比，他能当上皇帝，只因为他姓李。

他就好比武侠小书中身怀九阳神功的高手，却不知如何使用自己的绝学，也不知敌人在哪儿，那么一般说来，再高的武功，处于这种状态也只有等着被那些大反派们废掉了。

一号选手手下主要有六大长老，他们分别是姚崇、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暐、袁恕己，后面两位，也参与了夺宫复辟之战，也是张柬之小集团的重要人物。在这六大长老之下，就是禁军各级将领了，居各级将领之首的，是右羽林大将军，名字叫李多祚。

好了，这就是一号选手李显集团的盛大阵容，实力比较强劲，但首领十分菜鸟。

下一位，就是二号选手武三思同志。

武三思这个人，我对他印象极坏，所以以前也一直没怎么交待他，现在终于轮到他出场了。他是谁呢？他是武则天的侄子，一直很讨武则天的喜欢，在武周时代那是权倾朝野，谁也惹不起，此人一生弄权，贪污公款无数，害人无数，满朝文武，说到他没有不头疼的，说他是孙猴子大闹天宫还真是抬举他了，就他的实际才干来看，也就是个猪八戒。

自打武老太太驾鹤西去，这猪八戒没了最大的靠山，为了保住饭碗，他只好也起来斗上一斗，那么他有哪些底牌呢？凭什么和李显斗法呢？

他当时的官挺大——开府仪同三司，官虽大，可惜没用，毛泽东主席说得好，那叫枪杆子里出政权，开府仪同三司虽然位列三公，可惜没有兵权。所以呢，在实权上，他比不得新上台的老大李显。

那么他有什么绝招呢？

如果说李显的绝招是九阳神功，那么武三思的绝招就是太极拳——借力打力。

他虽然无兵权，但是却很有人脉，他都有哪些人脉呢？

第一大人脉：韦皇后，李显的老婆。

第二大人脉：上官婉儿，李显的妃子。

这可不得了，李显这个当世第一高手，身边竟同时隐藏着两颗对手的棋子，可见这武三思借力打力的功夫之高！

那么他是怎么攀上李显的大小老婆的呢?

要说也容易，武周时期，受武则天的影响，女性权贵均以乱搞情夫为荣，包括李显的老婆韦氏、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还有太平公主及当朝第一女官上官婉儿等等，都有这个爱好，高门大族之间污秽之事数不胜数，武三思就借着这股时代的浪潮，把韦氏和上官婉儿攀上了。

有了这两颗棋子，武三思就可以用太极神功，逐步逐步地，把李显玩弄于股掌之中，可怜李显还不怎么明白局面。

武三思的隐性实力非常强劲。

好，下面请最后一位高手出场，那就是天下第一高手李显的老婆，韦皇后。

韦皇后，李显的原配，她有哪些本事呢?

刚才我说了，李显，九阳神功，武三思，太极拳，那么这位韦皇后的本事就是——吸星大法。

看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吸星大法这玩意儿很令人憷头，甭管你多高的武功，只要遇到这门邪法，都完蛋，它能把你的功力全部吸走，令你武功尽废，变成一白丁儿，韦皇后，就会这路本事。

她的吸星大法对付谁呢? 自然是天下第一高手、她老公李显。

由于武则天开了女子做皇帝的头儿，所以这韦皇后也不甘落后，她也想做女皇帝，也想学武则天，一步步地走上宝座，因此她就学着武则天的样子，从李显复辟那天起，她也开始垂帘听政了。偏李显是个不长进的，和他爹李治一样，怕老婆怕得厉害，且遗传基因的作用十分之强，惧内尤赛过李治，韦皇后说横的他不敢说竖的，韦皇后说人脸上俩鼻子他不敢说一个，就这么着，再高的武功，也被韦皇后压制着无法使出来，犹如第一神功遇到了吸星大法，所以讲起来，这韦皇后才是实际意义上的第一高手。

她手下有五大长老，一个是她女儿安乐公主，一个是上官婉儿，一个是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一个是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最后一个就是武三思自己，这武三思和韦氏是相互利用。

好了，三大高手悉数出场，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抢武老太太身后的那把龙椅，李显暂时在这里坐着，但那不是最终结局，真正的你死我活，才刚刚开始。

被皇帝迫害的保皇派(1)

大战尚未开幕，天下第一大佬李显手下就开小差跑了一个，谁呢，六大长老之一，姚崇。

要说六大长老之中，姚崇最聪明，他早看出了武则天死后，宫廷内必要经历一场腥风血雨，而己方阵营中，李显昏聩懦弱，张柬之等人又强直而缺少变通，思来想去，他决定暂避一时，保护好自己再说，同时也认为，李显这个人，不值得为他卖命。

可是上贼船容易，下来可难，如果姚崇贸然提出退出，张柬之等人非把他杀鸡地给给不可，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有了。

于是这姚崇，就在上朝的时候，哭，而且哭得稀里哗啦的，把张柬之等人都看傻了，就问你没病吧？还正常吧？你家谁死了？要么你哭什么？

姚崇说，我哭的是武则天！

张柬之闻言大怒，如今是新君登基之时，你偏偏要哭武老太？你安的是什么心？你不知道这天下是从谁手里夺回来的么？

姚崇说我知道，只是我侍奉了则天大帝那么久，所以一想起来她老人家死翘了我就难受……说着又开始哭。

张柬之一看他这幅德行，心说这不是不坚定分子么？这能留着么？滚蛋！

这么着，姚崇被贬为亳州刺史，安然走出了中央这个是非场。

许多时候，包括现在，大多数人们更喜欢表现自己，却并不懂得保护自己，就这一点而言，姚崇实在是个高人，识时务，知进退。

扫除了不坚定分子，张柬之等五人便要各运玄功，向对手展开大规模进攻，打算彻底肃清武氏余党，首先开火的就是桓彦范，火力尤其猛烈，他向敌人的两个最主要的据点展开炮轰，一个是后宫干政，一个是信奉佛教。

这桓彦范的功力很是霸道，他对后宫干政骂得尤其厉害，他说自古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者，莫不破国亡身，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说女性参政是“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好嘛，这一通骂下来，把武则天，连同韦皇后、安乐公主，甚至太平公主，都给骂到姥姥家去了，把武氏一门给骂了个体无完肤，朝廷里的外戚被他骂得个个胆寒，噤若寒蝉。

而且这位桓大人胆子颇大，有如牛胆，他骂着骂着，忽然间直取韦皇后，几乎是点着名地骂，他说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预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固，鼎命惟永！把个韦皇后气得差点小儿麻痹。

这还没算完呢，接着桓彦范话锋一转，开始攻击佛教，他说之所以京师一片荒淫风气，都是由于胡僧传播歪理，淫乱后宫，使我汉家数千年礼仪被毁，尊严大失，望皇上速杀番僧，以整风气！

攻击佛教，等于从思想上推翻了武氏集团，武则天抑道兴佛，要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你李家自称是老子后代，以道家为国教，我武家偏就自称弥勒转世，与你分庭抗礼，结果现在桓大高手竟攻击起佛教来了，这可就是动摇老武家女性执政思想的根本了。

桓彦范果真武功强横，一出手就直奔对手的两大命门。

桓彦范出过手了，轮到张柬之他们了，谁知就在此时，一贯作风硬朗的张大人，竟然犹豫了，他深知武氏集团的根基牢固，尤其是受后宫的支持日久，他怕逼得急了，会突发变故，所以该出手时反倒住了手，转而开始瞭望形势。

这就坏了。

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步错步步错，一子之差便可能满盘皆输，而张柬之当局者迷，却没想到这一层，他手里抓着禁军，却没有继续使用，如果光是一个张柬之犹豫倒也罢了，坏就坏在犹豫的不止他一人，还有敬晖。

除恶务尽，政治上的幼稚病，要不得。

他们这一犹豫，已经出手的桓彦范可就孤立了，桓彦范顶多也就是李显座下的一个长老，他以一人之力对付韦后和武三思两大高手，结果可想而知，递上去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当时有个洛州长史薛季昶，他屡次劝张柬之等不要犹豫，快些下手，结果张等却是不听，薛季昶就说，你们这样犹豫，最后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说得很对。

武三思出手了。

被皇帝迫害的保皇派(2)

我说过，武三思是个太极高手，善于借力打力，他首先找到韦后，二人一番密谋，最后定下方针，要除李显，首先就得先将他手下这五大高手干掉，让李显变成一个裸机，再慢慢调理他，怎么干掉张柬之桓彦范等人呢？自然还是要通过李显。

于是武三思和韦后就定下了一个妙计，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非常漂亮的计策。

下面这条计策开始执行。

首先，韦皇后展开迷魂手段，对着李显狂吹枕头风，说尽了武三思的好话，李显对韦后一向是言无不从，自然被韦后一顿迷魂汤灌得是七荤八素，对武三思的印象是越来越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武三思入宫了，他大肆表现对李家的忠心，很是表白了一番，把李显哄得屁颠屁颠，随后他突然脸色大变，咬牙切齿，怒气满胸，傻小子李显云里雾里的自然看不明白，于是韦后和武三思就一起说，俺俩对你这么好你手下那伙儿人还成天琢磨着整死俺俩，你可一定要为俺们做主哇！

李显一开始还犹豫，毕竟自己能当上皇帝，桓彦范等人功不可没，要让他亲手干掉这些个人，他还真不忍心，这是其一。其二，李显也不完全是个傻瓜蛋，他知道，这伙儿人手里握着兵权，禁军是支持他们的，如果贸然就下令灭了这几个，搞不好要生大变故，万一这些人逼急了再搞出个兵变来，这买卖可就彻底赔了，所以李显还不怎么敢。

虽说不敢，但他毕竟心活了，武三思等人一看有门儿，便说出了自己的方案，告诉李显，陛下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做，很轻松地就可以搞定这五个。

就这样，李显开始自断手足。

不久，他下旨，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五人全部加封为郡王！

这五个人当时就傻了，长这么大也没做过王爷，本想这辈子当个官有番作为也就是了，这怎么突然就被封王了？天上掉下个大肉饼，把这五人给砸晕了，这五个一时间又加官又进爵，赏金赏银，无比荣耀，晕晕乎乎过了好久，才终于明白过来，坏了！

什么叫郡王？

郡王是一方之王，仅次于亲王，由于是一方霸主，所以按照惯例，为了避嫌，郡王是不能拥有军权的，完了，全完了，这就叫明升暗降。

五个人这才开始后悔，尤其是张柬之，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当初没有杀尽诸武，以至于有今日之患，但已经晚了，太晚了。

李显果然厉害，不愧为第一高手，一招乾坤大挪移，就废了这五个人的武功，当然，同时也自废武功。

一年后，武三思借口这五人私通禁军，图谋不轨，要李显将此五人贬为刺史，李显仍旧很听话地照着要求去做了，将桓彦范贬为泷州司马，敬晖贬为崖州司马，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司马，令五人自行赴任，到此时，张柬之等大势已去，徒呼奈何。

还是那个道理，把握住了皇帝，把握住了一切，把握不住皇帝，什么都是一场空。

张柬之等人没有把握住权力的终点站，只有自食其果。

时隔不久，京师突然出现一个榜文，上书韦皇后淫乱污秽，要求皇帝废后，如果这只是个奏折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它是个榜文，是贴出来的，老百姓全看见了，可丢了大人，皇室面子掉尽，李显是勃然大怒，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李承嘉查的结果是，这张榜文上的毁谤之辞乃是张柬之等五人所写，意在谋反。

如果李显知道李承嘉是武三思的亲信，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就要斟酌了，可惜他不知道，他更不知道的是，这篇榜文的原创者，就是武三思。

张柬之等五人的好运至此彻底到头。

桓彦范被流放于瀼州，敬晖被流放于崖州，张柬之被流放于泷州，袁恕己被流放于环州，崔玄暐被流放于古州，他们的子弟十六岁以上者，均被流放岭南。

至此，李显座下这五大长老，被他自己一一干掉。

桓彦范当初是炮轰武氏、韦氏集团最猛烈的一个，所以下场也最惨，他走到贵州时被武三思派出的爪牙追上，将他在竹槎来回搓弄，直到露出白骨，再一顿大棒子打死。

敬晖到崖州后，被武三思的爪牙追上杀害。

相比而言，崔玄暐的运气是最好的，他虽然也上了被流放的名单，但实际上在被贬白州司马时他就已经死在途中了，虽说也是气愤而亡，却好过被人杀掉。

同样好运的是张柬之，他在被贬为新州司马时便愤懑而死，也是一个空名字上了流放名单。

下场最惨烈的桓彦范，最凄惨的却是袁恕己，他被武三思的爪牙追杀至环州，被灌下野葛汁?升，毒发变疯，啃食泥土，旋即被击杀。

五人皆死，李显这个皇帝也快做到头了，此时方见当初姚崇之聪明。

逼急了政变的太子

李显废了张柬之等五人，自断羽翼，尚且不知，反倒拿韦后等人做贴己人儿，韦后大乐，趁机推荐了许多自己的亲信，李显毫无主张地将他们一一安排在要职上，自此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

唐代前期这一段历史是十分灰暗的，虽然李显恢复了国号，虽然重新回到了长安，虽然为那些曾经反对武则天的人平了反，但李氏后人依旧被人玩弄于股掌中，依旧没有走出困境，篡权夺位的危险继续笼罩在他们的头上。

而李显对这一切似乎一无所知。

他很迟钝，但他的儿子却很激进，他的儿子叫李重俊，历史上称他为节愍太子。

这个李重俊，当时是李显的太子，但却是庶出，他妈是谁，我也不知道，史书上记载是后宫所生，做母亲的连名字都没记下来，地位也确实够低。

李重俊这人呐，胆子很大，脾气不好，做事虽很果断，但是比较没脑，属于性情暴戾胸无城府这类人，自打李显复辟，他就看出来韦皇后这人不地道，武三思也不是好人，但他干着急，却没办法，因为手里没权。而韦皇后呢，她想做第二个武则天，时常自比女皇，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骄横跋扈，自比女皇继承人，安乐公主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儿，叫皇太女，你李家不是有皇太子么，我就皇太女，就要对着干。

光是取个名字也就罢了，可安乐公主偏还就不饶人，她知道父亲暗弱，母亲强横，而且前有武则天为例，因此此女断定，未来的皇位，非自己母亲莫属，既然如此，那她作为大女儿，理应继承大统，照这个道理来看，他李重俊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这安乐公主没事儿，就欺负李重俊，拿他取乐。

首先，她经常骂李重俊是“小老婆养的”，其次，从不管他叫太子，而是呼之为奴，究竟怎么呼，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叫他“李奴儿”一类的词儿吧。

这就把李重俊惹毛了，他这人脾气不好，所以每次看到安乐公主，都恨不得一刀杀了她，怨恨就这么越积越深。但安乐公主似乎对李重俊已经藐视到极点，她非但不收敛自己的行为，反倒入宫见李显，说李重俊没用，要李显废掉太子，转而立自己为皇储，李重俊得知是气破连肝肺，这就真动了杀心。

动了杀心，那就得杀人，所以李重俊就考虑杀谁，杀谁呢?

第一个，就是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他是安乐公主的老公，可以说安乐公主之所以越来越跋扈，甚至胆敢欺凌太子，都是这位武崇训教的，这位武崇训那简直就是教唆犯，更可恨的是，他还曾是李重俊的太子宾客，这种吃里扒外之辈李重俊恨不得吃了他的肉。

第二个，就是安乐公主，这毋庸置疑。

第三个，就是武三思，武三思的儿子如此可恨，他这个做爹的难辞其咎，且本着剪草除根的杀人原则，理应杀之。

第四个，可能就是韦皇后，这老妖精不死，自己的太子位置绝对不稳，搞不好将来又出来个武则天第二。

初步就是这四个，其余的么，等干起来再琢磨。

那么怎么杀呢?

前面我说过，李显这天下第一高手，他所倚仗的，就是禁军，当初张柬之等人复辟成功，禁军占了一大半功劳，所以呢，李重俊仍旧打算从禁军身上入手，来干这个月黑杀人的勾当，其实，这就是兵变，或者叫政变。

张柬之等人虽然死了，但禁军还在，李多祚还在，当初眼看着张柬之等人被害，这伙子禁军将领就窝着火呢，如今看到李重俊又有危险，这就更坐不住了，特别是羽林军首领李多祚，表现得尤其生猛，

李重俊把打算一说，他马上表示赞成，还拉了一帮羽林军将领打算一起干，把当初助张柬之政变的劲头又拿出来了。

得到了羽林军的支持，李重俊的底气足了，于是乎就在李显登基两年后的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左右羽林军三百余人，发动政变。

我想李重俊一定是边喊“老子要报仇”，边指挥政变的，他领着三百多人一开始去的并不是皇宫，而是武三思的家，这可以看出他政变的初衷绝非谋取皇位。

武三思不知道李重俊会突然雄起，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会领着一伙子禁军闯进他这个当朝一品的家里，所以这个政坛上的太极高手十分晕菜，他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提防到了，就是没料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庶子李重俊会突然反水，那一刻他彻底傻呆，然后顺其自然地被政变军队杀死，中宗年间的政坛第二大高手，就此殒命，很不幸，时隔不久，他的儿子、安乐公主的老公武崇训，也同样死在禁军刀下。

报仇雪恨，一大快事，李重俊的心情稍微好了些，这才命人奔皇宫，要杀安乐公主及韦后，他命李多祚为先锋，先去皇宫，李多祚领人去了，他这路人马是?长安宫城的西面进去的，到了肃章门，门卫不让进，李多祚说我们奉诏清君侧，门卫说诏书呢？李多祚拿不出，就只有开打，还别说，他这路羽林军还真行，几下子把肃章门就打开了，斩关而入，直取大内，一直冲到玄武门楼，终于被另一路忠于韦后集团的羽林军拦住了。

拦住就得打，李多祚率军猛攻，攻了几次，都被那路忠于韦后的军队挡住，一时间是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僵持住了，这就坏菜了，政变要的就是一个“快”字，神不知鬼不觉，把对手都咔嚓了，等人家明白过来，大佬们全都死了，只剩你一个，不拥护你拥护谁？可这一僵持就坏了，等对手缓过劲腾过手来准备好，那就什么都晚了。皇宫里李显、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都在，特别是武三思的死党宗楚客、纪处讷等人也在里面，这些人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立时间

群策群力，商议如何对付李多祚，很快方案出台，在众人的簇拥下，李显出现在玄武门楼楼顶，他气定神闲得往上一站，就开始发表讲话。

李显说：你们都是我的爪牙，干嘛要造反乜？如果你们能迷途知返，杀了造反的头头，我给你们个个封官。

皇帝开口，不容小视，本来李重俊就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兵变的，现在皇帝亲自出来辟谣，还有何话说？当时李多祚手下这群羽林军就傻了，接着是沉默，可怕的沉默，突然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呐喊，不知是哪部分倒戈了，李多祚等禁军将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便被倒戈的军士刀剑齐出，杀死当场，剩余的残兵一看当头的死了，立时大乱，纷纷溃逃，就这样，由李重俊一手发动的政变彻底失败。

后面的李重俊听说前面忽生变故，大惊失色，想也不想，拨马就逃，武三思的死党宗楚客听说李重俊跑了，马上要求李显派人追杀，李显便很听话地派出轻骑追赶李重俊，追了十多里地，终于追上李重俊，李重俊左右人等一看追兵来了，心说给这小子卖命划不来，便趁其不备刺杀了他，把首级献给追兵，李重俊之乱至此平息。

李重俊死了，稀里糊涂的李显没了太子，韦后等人弹冠相庆，接着便加紧了谋取帝位的步伐，李显这个杀尽了自己羽翼的混蛋皇帝离死不远了。

韦后出手就是毒手

唐中宗李显这个昔日的江湖第一高手，到了景龙元年的时候，已经把手下这群忠心耿耿的拥护者几乎杀个罄尽，他完全被韦后掌控，不知道敌人是谁，也不知道朋友在哪儿。对韦后来说，武三思的死虽然让她损失了一个盟友，但也无形中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对手，更可喜的是，原来武三思手下那群爪牙纷纷投靠了她这个新主人，韦后是满意的，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李重俊的死让她看到了无比光明的明天，仿佛她就要作为第二个女皇登基了。同样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十分快乐的，这对母女十分默契，在安乐公主看来，只要母亲成为皇帝，自己必定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成为继武则天之后的第三任女皇，对于李显这个父亲，安乐公主和她母亲一样，是瞧不起的，这样一个暗弱的人，有什么资格做皇帝？至于亲情这个东西，在自小于宫廷中长大的，见惯了血雨腥风的安乐公主来说，它早就不复存在了，同样在韦后的眼里，也根本不再拿李显当作丈夫，因为一个男人一旦失去了尊严，哪怕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也什么都不是。

从景龙元年到景龙四年这段时间里，李显的状态可以说是“糊涂并快乐着”，他把韦后的主要亲信全部封了要职，这里面也包括了一直企图借韦后的实力复辟的武氏后人，他糊里糊涂地过着每一天，和韦后的亲信们打闹、玩笑、吵架、游戏，好不快乐。

在这期间他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应吐蕃赞普的要求，把金城公主嫁了过去，也算是为民族团结作了些许贡献。

景龙四年，有一个大臣叫燕钦融，他实在是看不下去身为皇帝的李显被人玩弄，在隐忍了几年后，终于爆发了，他上了一道奏疏，开头就是“皇后淫乱”，接着就是“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朋比为奸”，一顿雷烟火炮下来，把李显身边的群丑都骂了个遍。我不得不说，燕钦融是好样的，任何人都知道，在那种态势下说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我们也总是听见一个词儿叫“舍生取义”，我认为燕钦融就做到

了，当我们这群后来者看到前代人的这类行为时，我想我们不该只是嗟叹或者嗤笑，而应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究竟从他们的这类行为里得到了什么。

燕钦融的结局是悲壮的，上过这道奏疏后不久，他就死了，死在宫廷上，死在李显面前，在李显和韦后的授意下，他被宗楚客指使人杀死。

最后一个敢于公开为李显着想的人死了，被李显杀害了。

景龙四年，韦后一党在京城内只手遮天，此时韦后的野心迅速膨胀，她再也等不得了，她要做皇帝，她无法像她的婆婆武则天一样，一直熬到丈夫死去才敢登基坐殿，她不想等，不愿等，不能等，她要立刻做皇帝，同样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怀着迫切的心情要做皇太女。

可是李显没死，这老糊涂还在，还活着，虽然他很糊涂，但是有一点他是不糊涂的，那就是他不可能把皇位拱手交出来，他不可能自己走下龙椅，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老婆，能让他主动让出宝座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死了。所以韦后和安乐公主等人打算想个办法让李显提前进入大限。

景龙四年六月，一出宫廷版的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上演了，五十五岁的李显在神龙殿内吃了几张蒸饼后，立时腹痛如绞，旋即暴毙，这位糊里八涂的天下第一大佬终于在姑息养奸中把自己送上了西天，他的一生充满了可怜和可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为他的死亡而感到痛苦，哀哉。

皇帝突然横死，宫内大乱，宫人纷纷议论，只要是个正常人就看得出来，皇帝是被人毒死的，那么谁下的手呢？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就是韦后一群人，舆论是压不住的，渐渐地，各类猜测的流言传满宫廷，甚至传到了宫外。

韦后这帮人，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想到流言四起这个局面，做贼心虚，她们吓坏了。那怎么办呢？老害怕不行啊，韦后倒还是块老姜，她马上传令不许发丧，同时令亲信直奔洛阳，率兵驻守，以备

后路，又急召五万府兵，开赴京师以应变，一切布置停当，她才发丧举哀，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她肯定是不能立马做女皇帝的，她女儿安乐公主也肯定不能立马做皇太女的，那么这个空余出来的皇位谁来坐呢?

韦后立刻仿效当初的武则天，立李显的幼子，十六岁的李重茂为帝，要的就是他小小年纪屁都不懂，正好做个傀儡，以后好操纵。李重茂，史称少帝，同时效仿武则天，韦后垂帘听政，开始太后称制。

要是李世民还在，绝对要把这个韦皇后当街点了天灯。

李显死了，但还有一个人令韦后念念不忘，那就是李显的弟弟李旦。要知道，李旦那也是当过几天皇上的，那也还有点人气儿的，当初来俊臣想害还没害死他呢，四海之内，也算是个有名望的李家后代了，那也是武则天的四儿子呐，李显被害，流言四起，人言可畏，万一谁要是突然?李旦亮出来，再来个兵乱逼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自以为聪明的韦后，就准备下一步，干掉李旦。

可她怎么都没想到，这李旦和李显不一样，李显不过是一条可怜虫，而李旦，却是一只大恐龙。

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1)

在武则天死后的这场门派大战中，最终的胜利者仿佛就是韦后，天下武功第一的李显被她k.o了，武功第二的武三思又被李显的儿子k.o了，京师之内，全是韦后安排的军队，御林军中曾经反对她的李多祚等将领也完蛋了，虽然长安城内似乎将有一场血雨腥风，虽然人人自危，虽然气氛很差，但韦后心里是有底的，她坚信自己能搞定局面，成为未来的女皇。

为应付江湖险恶，韦后手下主要有这么几把刷子：

一个猛女——安乐公主。

之所以说安乐公主是个牛人，因为她实在是太牛了，此公主名叫李裹儿，乃是李显家女儿中的老七，为啥叫李裹儿呢？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李显被武则天废掉的时候，当时李显被贬为庐陵王，赶出洛阳，路上韦后生了她，生她的时候条件艰苦，没有被褥，便拿衣服包裹了，由此取名李裹儿，看来她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

正因为她出生得艰难，所以李显和韦后对她特别疼爱，从小娇生惯养，要甜的不敢给酸的，要红的不敢给白的，除了星球给不了，能给的全给了，所以安乐公主生得是异常跋扈，自私自利，性情险恶，她长大后，一方面积极为韦后出谋划策，残害反对她们的大臣，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荣耀，大兴土木，按照皇宫的样子给自己造了几个宫殿，做工极尽精巧，国库为之空虚，奢华至此，此女还是贪心不足，竟把国家官员按职标价，公开拍卖，经她手卖出去的官，不下五六千个，每个最低价也是三十万贯，一时间走她的门路的人络绎不绝，这里面有做奴仆的，也有做屠户的，只要给得起钱就不愁没官。

安乐公主可以说是韦后在政治上的第一参谋，只要是害人夺权的计划，没有她不参与的，害死李显，她就是亲自参与者之一。

这就是一个猛女，介绍完毕。

另外就是女军师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这个人呐，比较有趣，她爷爷就是被武则天干掉的那位上官仪，由于是戴罪之身，上官婉儿从小被关在宫里，专门为武则天管理那些个文书工作，久了，武则天发现这孩子冰雪聪明，工作兢兢业业，且从不说要为祖父报仇，便也逐渐信任她了，慢慢地上官婉儿竟还和李显对上眼了，李显复辟以后，她被纳为昭容，成了嫔妃，深得李显宠信。

上官婉儿聪明就聪明在，她的思路异于常人，她从不认为凭个人打拼就能为爹娘老祖父报仇，而是觉得要为上官家恢复荣誉，必须还要依靠当权者才可，这就是她一直不提报仇反而拼命向上爬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了李显的妃子后，上官婉儿立刻提出，要为上官仪恢复名誉，李显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看来达成目的的方式是多样的，上官婉儿的曲线方式值得深思。

上官婉儿虽然很聪明，但是在政治上，她是站在韦后这边的，依据目前的态势，她认为，韦后就是未来的女皇，尤其是李显死后，韦后更是不二人选，经过武则天时代的历练，她深深懂得靠着大树好乘凉这个道理，所以上官婉儿，是韦后的死党，她从经验出发，为了自身利益，死心塌地地效劳于韦后集团，我不能说上官婉儿不聪明，但是我还要说，她的目光太狭窄了，这可能是她自幼处在宫廷中的原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排在女军师之后的，就是黑白双煞——宗楚客、纪处讷。

首先我们来看宗楚客，此人是个老油条了，武则天的亲戚，青年时便混迹于官场，善于利用皇亲的关系进行贪污工作，为此还被武则天流放过，武则天死后，他投靠了武三思，出谋划策极其卖力，成了武三思的死党，武三思死后，他便转而投靠三思同志的盟友——韦后。

宗楚客别的本事没有，害人很有一套，只要是和韦后及武氏作对的，他都害，来者不拒，捏造个事实诬陷个罪名之类的事情没少干，

是条好狗，看得准，咬得狠，自打中宗即位后，从张柬之到李重俊，从李重俊到燕钦融，他都害遍了，直接死于他手的反对派人士很多，可谓血债累累。

和他齐名的，就是纪处讷，你别看他名字很讷，人可一点不讷，他和宗楚客狼狈为奸，往往是宗楚客咬第一口，他跟着咬第二口，就好比我们小时候打群架，宗楚客就是那个挑头的大哥，纪处讷就是那第一个往上冲的小弟，宗楚客喊一声冲，纪处讷就头一个上去抡板砖。在纪处讷的下面，还有一群马仔，这帮人害人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一般也就起起人多势众的作用，比如纪处讷抡完了板砖，他们就上去你一拳我一脚地凑热闹，就是这批人了。

这批人主要有：

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2)

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这五个人，加上宗楚客的弟弟宗晋卿，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阿猫阿狗等。

其中，周利用、冉祖雍，李悛，宋之逊，姚绍之等五人算是高级打手，他们原本就是武三思的门下，三思死后投效韦后，这五个人由于特狠，特歹毒，特能乱搞，特别的为虎作伥，所以被大臣们冠以大号曰：五狗。武三思活着的时候，这五个人连同武三思，一起被称为“三思五狗”。

继黑白双煞之后的，就是七大金刚，他们分别是：

韦后的哥哥韦温，俩儿子韦捷、韦濯，韦温的俩亲戚韦播、韦璿，外甥高崇，加上安乐公主的新老公武延秀。

安乐公主先许配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后来这对父子被李重俊咔嚓了，她又看上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便又同武延秀结婚，所以这武延秀也就成了韦后一派的忠实爪牙，充当顶门柱子一类的角色。

那么这七大金刚是干嘛的呢?

把门的。

前面我说过，韦后不是安排了禁军和府兵保护长安么？韦温就是兵马总管，同时还是守卫宫廷的禁军的指挥官；城内的羽林军左右大营，由韦捷、韦濯掌管；韦播、韦璿、高崇、武延秀均被安插到羽林军左右营中，当时羽林军分为左右飞骑和左右万骑，合称羽林四军，韦播等四人共掌四军。

韦后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来自于这四军中，而四军，就掌握在这七个人手里，这是韦后的根本力量，也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

好了，韦后集团的主要阵容，就是这些，大家看过后想必心里也有数了，阵容还是挺庞大的，有文有武，可谓狗才济济。

长安城就这样掌握在了韦后的手中，于是乎韦后在城内至尊无敌，一统江湖，无法无天，准备对大隐患，李显的弟弟李旦，下手了。

韦后的阵容如此庞大，那么李旦有什么呢?

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幕僚，也没有任何官员是他门下的，他几乎是孤家寡人一个，要说有，也就只有两样东西可以使他残喘口气，一个是妹妹，一个是儿子。

仿佛，李旦就要迎来灭顶之灾了。

但小鸡子被杀尚且扑腾几下，堂堂相王李旦在被害之前，也总得挣扎一番的，于是他就去找妹妹和儿子，问问该怎么办。

他的妹妹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

而他的儿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李隆基。

至此，李显等老一辈的江湖时代过去了，新一代江湖儿女出现了，长安城内将再次上演一出夺宫杀亲的好戏。

第三次玄武门之变(1)

太平公主，李治和武则天的老丫头，她老公，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武则天对太平公主是很宠爱的，想当年要把她嫁给武攸暨，武攸暨却已经有老婆了，堂堂公主焉能做小？搞得武则天一发狠，把侄媳妇给毒死了，硬是让太平公主做了大。

就像《沙家浜》里的一句唱腔一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太平公主很不寻常，在武则天一朝也是权势熏天的，她所受的宠幸一点也不比安乐公主少，拥有的豪宅一点也不比安乐公主小，甚至她名下的封户都多于安乐公主，武则天的宠幸使她一度认为，自己才是未来的女皇帝，这天下就是自己的，她也曾要求武则天将她立为继承人，但多疑的武皇帝没答应，太平公主怕问多了母亲生疑，便不敢问了。

那么她干吗要帮李旦呢？

因为她认为自己才是女皇的正统接替者，要不是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兵变逼宫复辟，她太平公主理应是帝国的女继承人，现在可倒好，李显也死了，反倒是外戚韦后一家专权，这天下既不是李家的，也不是武家的，却成了韦家的，安乐公主小小年纪还跋扈过她，恩宠过她，所以她不服气，不高兴，不忿，因此她想斗一斗，倒要看看谁是赢家，这么着，她和李旦联盟上了。

要说太平这个女人，颇得武则天真传，手段可比李显、李旦强多了，也比光知道瞎折腾的安乐公主强得多，她深深懂得人脉的重要性，她知道，日后要想成大事，非得得到大臣们的拥护不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她时时刻刻注意这一点，有机会就去拉拢大臣，且舍金舍银很肯花大价钱，日久深得朝臣喜欢，不但如此，她还很注重笼络文人，只要是会写诗诌文的，生活上有点窘迫，她一定会送去钱财救济，于是长安士人慨然称道，投靠她的人很多。

好了，先介绍到这里，有足智多谋、人脉广阔的太平公主帮助，李旦暂时是不会死了。

我们再看他的儿子，李隆基。

李旦有六个儿子，李成器、李成义、李隆基、李隆范、李隆业、李隆悌，最有出息的，就是老三李隆基，老大李成器，名虽成器，实则不怎么成器。

李隆基，打小就很聪明，七岁封楚王，当时武氏专横，武则天的亲戚武懿宗把守宫门，见李隆基年纪小，便很不敬，不许李隆基的车队进入宫门，未料年方七岁的李隆基张口即骂："我李家朝堂，关你何事，敢拦我车骑！"武则天知道此事后，对这孩子的表现很是惊奇，不但没有怪罪，反倒大加赞赏，我想这李隆基还是走了年纪小的运气，要是他当时二十多岁，肯定被武则天咔嚓了。

李隆基长大后，性情果断刚毅，不但知兵机，懂国事，且多才多艺，通音律，善书法，仪表堂堂，在朝内颇有些人缘，和太平公主的关系也挺好，在李家的后代里，他算是鹤立鸡群，人望颇高，甚至有人请相士为他算命，说他有天子像，搞得文武是议论纷纷，时间久了，李隆基自己也考虑着这辈子是否有机会做皇上。而今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老爹李旦要遭难了，他是李旦的三儿子，自然不能不管，他觉着不但要管，而且要大管，特管，猛管，狠管，凭他的本事，一定得管出个名堂来，他正琢磨怎么管呢，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主动派人来找他了。

当时李隆基为临淄王，府邸还在临淄，来的这个人是谁呢？是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薛崇简一到，立刻就表白了太平公主的政治取向，并把长安城内的整体情况以及韦后一党的人员组成、分工、布防情况等等，全说了，说完之后明确表示，韦后篡权，杀害李显，罪不容诛，只要临淄王你敢回到长安，一声令下，我母亲必当鼎力相助。

李隆基七岁就敢斥责武懿宗，如今成人了，又怎能看着韦氏作乱而不顾？当下就表明，我定回长安杀尽韦氏。

那么怎么杀呢？他只是个郡王，手下没几个兵，要想举兵入京那是做梦，恐怕走到半路上就被韦后咔嚓了，韦后在长安拥兵数万，羽

林军都在其制下，看起来仿佛根本撼不动。

但薛崇简当即就表示，韦后所倚仗的军队并不可怕，因为羽林军并非铁板一块！

为什么呢?

羽林军自打张柬之那时候开始，就有了参与兵变的瘾，一说换皇上，肯定有他们掺和，五次三番下来，军心已经严重不稳，甚至军内互相残杀，像李多祚这样的大将都死在内斗中，这叫优良传统，好煽动，这是其一；其二，那就得说说刚上任的这几个韦氏党徒了。

第三次玄武门之变(2)

我前面说了，韦播、韦璿、高崇、武延秀这四个人，都被安插在羽林军中，其中韦播、韦璿、高崇掌管羽林四军中的左右万骑军，可要命的是这三人根本就不会治军。

想在基层部队混得人缘好，首先就得尊重士兵，同甘共苦，经常和战士们扯些家长里短，攀攀感情，人家有困难了，当官的多帮助，这才是治军之道，打起仗来，部下才肯效力，可这三个到了军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由于他们没带过兵，所以当兵的也不会很瞧得起他们，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找茬子，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对劲，来的第一天就扬言要杀杀这群羽林军的威风，随后无故当众鞭打士卒数人，还说是树立威信。这下坏了，要知道，羽林军负责的是皇宫大内的安全，一旦有变，则祸生肘腋，何况这还是一支有着优良造反传统的军队，这三个浑人的做法，可以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从此以后，羽林军恨死了他们，将士离心。

这就是敌人的软肋，极软的软肋。

李隆基有主意了，他找来了幕僚。

他手下有几个幕僚，分别是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里的和尚普润，还有薛崇简，李隆基把主意一说，大家议论一阵，有人问要不要先通知李旦一声？李隆基说我爹胆小，不能和他讲，讲了怕他害怕，他一怕，反而坏事，所以这件事我们自己干，干成了，功在社稷，干不成，死也就死我们几个罢了。

英明，绝对的英明。

商议完毕，把计划给了薛崇简，李隆基等人收拾人马，暗暗赶往长安。

一行人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不知不觉到了长安城外，李隆基先是和太平公主联络，随后和公主一起，暗地里派人深入满肚子怨气的羽

林军左右万骑，一番鼓动人心的训导和升官发财的慷慨许愿之后，竟神不知鬼不觉，成功地在韦播、韦璿、高崇三人的眼皮子底下策反了全体万骑军（韦后的爪牙真是粪叉无比），最后就如无数惊险小说上讲的一样，在一个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随着暗藏在城中的李隆基一声令下，羽林万骑们行动了。

那一夜，大唐唐隆元年、公元701年6月20日的那一夜，按广东话来说，“大件事了”！羽林军左右万骑在李隆基亲信刘幽求、钟绍京率领下全体反水，直奔玄武门，第三次玄武门之变爆发，士兵们呐喊着冲入门内，把吓得手足无措的韦播、高崇二人的脑袋切了下来，接着高喊胜利，攻打各门，左右万骑军分别从左右两个方向突破宫城，汇集于凌烟阁前，宫中有许多宿卫，那也是披甲带刀之士，听到外面人喊马嘶，特热闹，怎么回事儿？一打听什么？万骑营反了？这帮二愣子更不是省油的灯，二话不说，也反了，嗷呜一声就倒戈了，往宫殿里就冲，直取韦皇后一党，看来这韦后也够不招人待见的。

韦皇后自以为安排得头头是道，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没想到轰隆一下祸起萧墙，身边的禁军刹那间全部发作，矛头都指向自己，事先安排的那些领军将领反水的反水，被杀的被杀，全乱套了，局面转眼间全面失控，这个小女人于慌乱之中逃出宫廷，眼也花了，耳也鸣了，脑袋也膨胀了，两条腿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竟糊里糊涂地跑入飞骑营中。

飞骑营，是羽林军的另一个大营，也分为左右二营，和万骑军同属羽林四军，韦后慌乱中跑入飞骑营，本以为会得到保护，可她想错了，羽林军对韦氏一党无丝毫的好感，平日里尚且别别扭扭，何况今日大乱暴发？所以飞骑军们对韦后没有一丝儿效忠的意思，反而正好拿她邀功，立时间刀刃齐下，这位作威作福的大唐顺天皇后韦氏，如一口猪一样被杀死当场。

安乐公主此时尚在深宫中，外面闹翻了天，她还不知道呢，还在镜子前描眉呢，没等描完左右从人就冲进来了，拉起她就跑，快跑

吧，可了不得，再等会儿就没命了，安乐公主慌慌张张直跑到太极殿的右延明门，正遇一伙起事的羽林军，也不知是哪部分，迎面就是一刀，这位骄横跋扈的皇太女就此完蛋，活着的时候呼风唤雨，死时却悄无声息。

剩下的武延秀、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一干众人，一个没跑掉，都被兵变的军人捉住杀死，女军师上官婉儿也被捉住斩首，可怜一代红粉，化作南柯一梦。

再说相王李旦，他正在府中坐着呢，对于他家老三今晚上要干的事儿，他是一概不知，半夜三更的时候他就听见宫里人喊马嘶，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哆嗦个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就见一伙儿人马直奔自己的宅门，为首一将浑身戎装，也不知道是干啥来的，李旦以为自己大限要来了呢，嘴里差点念无量天尊，等那人到了他才看清，是李隆基，这才明白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把他乐得，偌大年纪，从府里就奔出来了，上前一把就把三儿子抱住了，那个哭哟，鼻涕一把泪一把怎么也揩不干净，嘴里呜呜噜噜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动了好久，才说明白一句话："全靠你呀！"

皆大欢喜。

韦后之乱，至此平定，武、韦两大门派的后人，不是被杀便是被流，一蹶不振，自武则天时代兴起的武氏家族到此画上了句号。

那么韦后完了，该由谁来作皇帝呢？要知道现在龙椅上，还坐着一个少帝李重茂呢，虽说他是韦后立的傀儡，但也是文武百官同意了的，虽然韦后的倒台意味着李重茂的皇位也即将不保，但重新洗牌之后该谁当政确实是个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

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两方面人士，公推李旦为帝。

唐隆元年六月，少帝李重茂怀着解脱的心情发表了一份诏书，大概意思是叔父李旦本是高宗之子，理应继承大统，我这小子该退位了。李旦自然按照程序，老着脸皮推让一番，说我闻听皇上要禅让与

我皇位，吓死我了，感动死我了，哽咽死我了等等，反正虚头巴脑谦让一下，李重茂便又不厌其烦地说你别推了，快遵旨吧。

就这样，李旦做了皇帝，史称唐睿宗。

下台的李重茂，不久死去，说是病死的。

唐睿宗李旦一上台，便大封功臣，李隆基手下那群幕僚个个封为公爵，头功者至少封了五百户，太平公主封了一万户！接着便是算老账，韦后等人虽死，但罪不可恕，韦后被削去皇后，成为庶人，安乐公主也被称为“悖逆庶人”，给武则天时代被害死的许多人平反，包括章怀太子李贤，给节愍太子李重俊也平了反，给张柬之等人也平了反，还把武则天时代改唐为周时取的一系列新地名全部恢复为旧的，武氏的各类宗庙也被废掉，武三思的坟头被平掉，他和武崇训都被挖出来戮尸，算是李旦报了二回仇。

狠狠折腾一番后，武则天、李显时代的烙印被基本抹去，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李治时代，从李治死后到李隆基入长安，绵绵二十余年后，权力终于又回到了李氏后人手中。

李旦，不当皇帝一身轻(1)

景云元年，七月，李旦任用了一个人做中书令，那人就是昔日李显麾下的六大高手之一，姚崇。

姚崇，实在是个聪明的人。

他没有如张柬之等人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为无谓的牺牲者，也没有像燕钦融一样对牛弹琴般地忠直死谏，而是选择了避让，直到发现值得效力的人才出头，正如《水浒》中的一句话：这一腔血要卖与识货的。姚崇，终于找到了识货的，但眼下他还要再经历一场风波。

羽林军是个很令人挠头的机构，这批军人，几次政变都有参与，保卫皇宫靠他们，争夺政权也靠他们，所以掌握羽林军是至关重要的。李旦令老四李隆范、老五李隆业分别担任羽林军左右卫大将军，以控制禁军，老三李隆基则被立为皇太子，总制禁军左右万骑。

老李家一门都掌握了军权，李旦本以为这样很安全，却怎么也未料到，朝中大臣们有意见了。大臣们认为，李旦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李旦能上台，无非倚仗二人，即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现在局面刚刚安定，公主和隆基兄的手下都在互相攀比功劳大小，如果两方发生争端，而李隆基的兄弟们都掌握着禁军，则可能会再次发生流血，大臣们这些年见的血太多了，见怕了。

于是大臣们就去见中书令姚崇，姚崇也觉得大臣们的话在理，便向李旦建议，让太平公主带着她的手下去洛阳，让李隆基的兄弟们去外地当刺史，没了权贵争霸，这世界就太平了，京师也就安全了。

李旦是个没主意的人，他也就糊里糊涂地把姚崇的话和李隆基、太平公主讲了，结果这俩人都炸了，说姚崇这不是在离间我李家众人的关系么？让他滚！

姚崇就这么地，又被贬为刺史，不过他以后还会回来。

那么姚崇和大臣们所担心的对不对呢?

还真对。

太平公主当初为什么要帮李旦？还不是因为和韦后、安乐公主争权么？那么现在韦后等人翘了，她太平公主却还是个公主，她不甘心，她知道李旦和李显一样，是个很容易对付的人，所以她想把握住李旦这个哥哥，进而慢慢地掌握大权，控制朝政，最后来个咸鱼翻身，成为女皇，说白了，她还是很想走武则天那条路的。

在刚刚胜利的时候，太平公主是高兴的，骄傲的，无敌的，她一跃成了当朝最尊贵的人，朝堂上的女人里，没了韦后，没了安乐公主，没了上官婉儿，只剩她太平公主一人，她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件军国大事，她推荐的人，必定当上三品大员，江南、四川、广东等地的特色古玩，只要她想要，都会络绎不绝、不远万里地送到她手里，仿佛进贡一般，她的田园资产更是不可胜数，全国州郡的官员都在巴结她，不断送来各种名贵的东西，使她富可敌国，至于男宠，更是想要就要，连西域的胡僧都给她做了面首。

但不久，她就不再那么高兴了，因为她发现自己除了身份显贵、财富应有尽有之外，竟很难再向前迈一步，她距离那个天下至尊的角色只差一步，但那一步却似乎遥不可及，想迈出去无比艰难，怎么会这样？

因为有李隆基。

这个皇太子，这个聪明的皇太子，果毅的皇太子，掌权的皇太子，在妨碍着她，在盯着她，在限制着她，使她十分不爽。

怎么办？干掉他。

晚辈李隆基，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妈，现在曾经慈祥的姑妈，要对小辈下手了。

她手下有几把刷子，分别是：

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中书令萧至忠、户部尚书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

这几把刷子里，最有能量的，就是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中书令萧至忠，都是大官，当朝二品，宰相。而最有实力的，则是左羽林大将

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掌握军队，有枪。有权又有枪，太平公主就准备对李隆基下手了。

可事情就是这么巧，还没等下手呢，又出事了——李旦不愿意做皇上了。

怎么呢?

李旦，不当皇帝一身轻(2)

他这辈子，见了太多的兄弟残杀、母子相食，他的小心灵承受不住了，他觉着皇位这个玩意，不是个好东西，凡是争夺皇位的，成功也罢，失败也好，都没好下场。皇帝这东西，他是越来越不稀罕，同时对帝位也越来越怕，他巴不得赶紧回到老家，高高兴兴安安静静做个富家翁算了，远离是非场所，远离血雨腥风，远离刀枪剑戟，远离AK47，他想退休。

于是他就下旨了，大概意思是，我老人家实在不是个当皇帝的料，我这江山，本来就是我儿子李隆基拿下来的，既然是他拿下的，就由他来坐好了，我光荣退居二线。

这才当皇上几年啊，就不干了，太极元年七月，李旦传位于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李隆基坐武德殿，处理朝政。其实李旦比李显要聪明，他至少还知道能吃几碗干饭，就因为这点聪明劲儿，他被后世尊为睿宗，睿智的睿。

李旦让位了，这一来，太平公主可就急了狗眼了。

如果是一个李旦，那很好对付，此人和他哥哥李显一样，都是不长进的，在性格上被武则天毁得不轻，但太平公主万万没料到，李旦颇有自知之明，竟突然让位了，换成李隆基登台了，这可坏了，完了，死了，李隆基做了皇帝，自己的女皇梦到哪里做去？那岂不是要郁闷一辈子？老娘我从武则天时代就开始盼，盼了一辈子了，最后狗咬尿泡子一场空？那能行么？坚决不答应！

于是太平公主找到窦怀贞等人，下令，我要马上政变，立刻开火，我不能等下去了，再等下去，等李隆基在皇位上把屁股坐热乎，什么都晚了，所以列位，立马给我准备干事儿。

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想那李隆基，本身就是干政变这一行的，能不明白军队的重要性么？人家连哥哥带弟弟都安排在羽林军中了，里面能没个眼线么？虽

然你太平公主也有亲信在军队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经过周密的计划和严格的保密措施，这么毛毛草草、急三火四地就想把李隆基搞下课？太小看李三郎了。

所以她这边刚一有动静，李隆基那边就得到消息了，有人密告：太平公主要反！

政变也好，兵变也罢，最要紧的，就是个快字，冷不丁地一发动，突然置对手于死地，这是兵变专家们常用的方法，只要速度快，有效率，哪怕是平日里威风八面的领导者，到那时候都没辙，只能束手待毙，如威风凛凛的赵武灵王，也就这么死在儿子手里，秦二世胡亥，也就这么死在赵高手里，南朝宋齐梁陈，也就是这么换朝代的，甚至后世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

所以“快”这个字至关重要，而李隆基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自然知道这把戏该怎么玩。

他毫不犹豫，秘密召集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集结亲兵三百余人，各骑快马，直奔长安城北门，羽林军见新登基的皇帝到了，都赶紧跪下接驾，李隆基并不多说，长驱直入北军，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正被堵在军中，他俩还没想好怎么应对，李三郎一声令下，二人被皇帝亲兵拿下，羽林军们不知怎么回事，面面相觑，李隆基痛数二人图谋不轨，俄顷斩之，枭首于军中，这场尚未发动的兵变，至此化为虚无。

太平公主的另两个亲信贾膺福、李猷当时还正在上班呢，李隆基率人直入其署，当场拿下，斩之，萧至忠、岑羲二人正去上朝，也被捉拿，斩首，窦怀贞得知，惊惧自杀。

太平公主打死也没想到，自己的人这么快就全了账了，还没等动手呢，手下这帮人就全被突突了，而且是那样迅速，她吓得直跑，跑到山里去了，可山里的条件实在是艰苦，她就逃进庙里，同和尚们住一起，然后呢，暗中派人潜入长安联系她哥哥李旦，说哥哥呀我知道你最疼我了，救我一命罢。

李旦都已经做了太上皇了，军国大事都交给李隆基了，他本来挺疼爱这个妹妹的，也挺感念这个妹妹的，要不是这太平妹妹以前一直护着，可能自己早被韦后一党给咔嚓了，可对比起来，他在立场上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儿子，毕竟，儿子是亲生的，儿子就算做了皇帝，那还是儿子，还是不会害自己，可太平公主做了皇帝就很难说了，况且李旦对武则天时期女性专权的局面也感到厌烦了，从骨子里讨厌那个令男人战战兢兢的时代，他也不愿再回到那个时代，因此，他面对太平公主的乞求，说："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

完蛋了，太平公主完蛋了。

太平公主得到这个答复，心也凉了，她走出和尚庙，回到自己的府中，既然已经死定了，还有何可怕？人就是这样，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就挣扎，一旦知道结果了，反倒平静。

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中，继武则天时代之后的，唐朝最后一个有希望执政的女性消失?。

明皇执政

窝里恶斗一番，韦后、武氏、太平等几股势力都完结了，李旦退休了，李隆基上台了，天下太平了，大唐朝将再一次屹立在世界之巅。

李隆基，就是唐玄宗，又称唐明皇，一提起他，大多数人就想到杨贵妃，就想到那首关于荔枝的诗，就想到安史之乱，就想到那些争风吃醋的乱七八糟的事儿。那么李隆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执政的前期又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他到了晚年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唐朝在他执政的这段时间内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问题太多了，我就挨着个儿地给大家说道说道。

这个李隆基啊，年轻的时候很有作为，挺厉害的。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开始正式执政，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当年李世民，把政变中帮助过他的那些个功臣们全部封侯裂土，一时间人心欢腾，一派热闹升平景象，从这一刻起，李隆基就下决心了，他要把唐王朝的荣光恢复到天可汗时代，他要让唐帝国重新焕发世界霸主的光彩。

有不少人喜欢拿李隆基和李世民比，实际上，他执政的时候，有个条件要比李世民当年好得多，就是——没人跟他抢皇位，他弟兄六个，除了老六李隆悌早丧之外，其余几个都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一说老三当皇上了，老大、老二、老四、老五都挺乐，都很高兴，哪像李世民当初阻力那么大，兄弟哥哥都争着做皇帝，打得乌眼青？从这点上说，他可比李世民幸福多了。

他大哥李成器，封宋王，为司空，二哥成义为司徒，李隆范、李隆业二人也是各安其职，由于李旦教育得好，这兄弟几人从小就互敬互爱，不打架，大了还是那么稳当，非但这兄弟几个和睦得很，还有一个宗亲和他们也异常和睦，他叫李守礼，此人是谁呢？竟是昔日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也就是李旦的侄儿，和李隆基几个，是堂兄弟，

封邠王，按法理来讲，他比李隆基更有资格做皇帝，可他也甘愿做绿草，佩唐玄宗这朵红花了，可以看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剧变之后，大家都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了，皇上还是让给能折腾的人去当吧，毕竟活着比做皇上更重要。

先天二年八月，意气风发的年轻皇帝李隆基提拔了一个人做尚书左仆射，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协助他诛灭韦后集团的大功臣——刘幽求。

人们都知道唐玄宗时代的两个著名宰相姚崇、宋璟，却很少有人知道刘幽求。

刘幽求这人呐，很聪明，很有见识，很有谋略，他的本事，绝不在姚崇、宋璟之下。

他是河北人，我说他有见识，绝非无的放矢，早在中宗李显刚登基时，此人就向张柬之、桓彦范说过："武三思还在，你们别高兴得太早。"结果当时张柬之等人不听，刘幽求见李显昏弱，便也没敢多提，就这点来讲，他和姚崇一样聪明。

然后他就躲在暗处，静静地看着朝廷里的变化，一会儿李重俊死了，一会儿李显死了，一会儿韦后上台，他也不吱声，自己闷个头寻找机会，终于找到了李隆基这棵大树，投靠过去出谋划策，入京策反羽林军，杀韦后，辅佐李旦上台。

成事后，刘幽求是个眼光很毒的人，他一眼就看出了太平公主这个人不地道，就暗地里对李隆基说主公啊，你姑妈人可不咋地，我看以后不是你咔嚓她，就是她咔嚓你，不如我们先动手把她做掉算了。李隆基焉能看不出太平公主的动向？便同意了刘幽求的主张，说你去做准备吧，时机一成熟，就动手。刘幽求去了。

他这人办事效率还挺快，不久就找了个禁军将领，把打算和对方说了，二人说好，一有动静就帮李隆基干掉太平，谁知那个将领不知怎么的，竟然和别人谈话时把这件事说漏了，这下坏了，李隆基大

怒，为了自保，他赶紧向当时的皇帝李旦说，刘幽求联合禁军意图谋害太平公主，请马上把他治罪！

这就叫本事，随机应变，丢车保帅。

刘幽求，这么着，被流放了，官职全丢。

如今李隆基上台了，胜利当上皇帝了，回头一想，刘幽求还在受苦，可就不忍心了，虽说他当初办坏了事，可还是自己的亲信呐，以前的功劳不能一笔抹杀，就这样，一道圣旨，刘幽求先生从流放地又回来了，他的流放地是广东，所以回到长安的时候脑袋上还带着蚊子咬的包呢，不过那也很高兴啊，老头乐颠颠地赴任来了，不久，他被封为尚书左仆射。

姚崇的第一个搭档，就是刘幽求。

和姚崇做搭档，这刘幽求的运气还真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后面说。

先天二年十一月，唐玄宗李隆基在升了一些人的官，组建了朝廷新格局之后，又狠狠整治了一下军队，他一狠心，还着实杀了几个治军不利的大臣，一时间宫廷清明，军队整肃，一改自武则天中后期以来的奢靡景象，整个大唐似乎都焕然一新，李世民时代的清新之气仿佛又回来了，人们都惊喜地看着这种变化，享受着它发生的过程，同时也猜测着玄宗皇帝是否又是一个旷世英主。

十二月，隆基兄改了年号了，改元为开元，意思是掀开新纪元，从这天起，大唐帝国果真走上了新纪元，走向王朝的顶峰。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1)

其实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最主要的意思还是重开李唐之元，毕竟朝政被武则天掌握了那么久，说起来这些李世民的子孙都不那么好意思，这个年号颇有点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味道。

既然要争口气，那就得有个新气象，首先隆基兄把太宗和武则天时代的三省名称给改了，太宗时代，三省名称基本上是沿用历史上的名字，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到了武则天时代，这武老太觉着三省的名字太男性化，便给改了，中书省改为凤阁，又称西台，尚书省改为文昌，又称中台，门下省改为鸾台，又称东台，改完了感觉很爽，三省的名字大大地女性化了，男性官员在女性化的衙门里打工，确实很爽。

可到了李隆基这辈儿，他不干了，男皇帝统治一帮女衙门，他不能接受，于是就又改了名字，新气象嘛，既要改名字，又不能沿用旧名字，所以他改中书省为紫微省，掌门人称为紫微令，门下省改为黄门省，掌门人称为黄门监，尚书省事关重大，名字不变，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

改完了，隆基兄心里高兴，又提拔了一个人，那就是姚崇，前面我说过，姚崇因为建议将太平公主及李氏亲王调离长安而被贬官，其实那只是李隆基的权宜之计罢了，因为当时如果听从姚崇的话，那就会和太平公主刺刀见红，而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李隆基只有忍痛割爱，让李旦把他贬走，这和当初贬斥刘幽求是一个道理，现在隆基兄作皇帝了，能耐了，本事了，牛皮了，自然要把这位姚大人再找回来，于是姚崇回来了。

姚崇一回来就被任命为紫微令，和尚书左丞相刘幽求老哥搭伴儿，二人一见，互诉衷肠，姚崇说我从张柬之那时候就盼着老李家后人回来啊，现如今可算是了了心愿了，刘幽求说咱老子也不容易啊，和当今皇上吃了多少苦才混到今天呐，说到伤心处二人还很有一番惺

惺相惜，按理说，这么个开头儿还是挺不错的，俩人似乎会成为工作上的好伙伴。

错了。

从小我们就听过很多评书，什么杨家将、呼家将、龙图公案、海瑞斗严嵩的，那里面都把朝廷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忠良，一派是奸臣，两者势不两立，往往是奸臣弄权，忠良们饱受其害，然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世界忠臣们联合起来和奸臣斗，最后终于斗倒奸臣结局完满大团圆，这类路子我们看得太多了，比如杨家将斗倒潘仁美，呼家将斗倒庞太师，包龙图一口气铡了无数贪官污吏，海瑞团结满朝忠良斗翻老严嵩等等，现在我告诉大家，很不幸，这全是杜撰，实际上，没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忠臣，也没有谁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是人就会有私心，就想往上爬，就想得到更多的好处，如评书里所说的那些大公无私的忠臣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姚崇也不是百分百的忠臣，当然他更不是奸臣，但他是个正常人，是个正常人就会陷入窝里斗，姚崇也不例外。

我刚才说了，姚崇一回来，就被任命为紫微令，那么他的紫微令是怎么来的呢？在此之前他又是什么职位呢？

在被任命为紫微令之前，他的职位，是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也算是国防部长了，但姚崇一向自负宰相之才，区区兵部尚书自然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要做总理，可当时的总理（即紫微令）是谁呢？此人叫张说。

张说这个紫微令可不是盖的，他年轻时便深为武则天所器重，文才出众，胆识过人，富有正义感，当年为了保护魏元忠，还曾和张易之兄弟狠斗过一番。

李旦继位后，张说被重新提拔为中书侍郎，当时谯王李重福（李显之子）谋反，余党数百人被捕，可审来审去却审不出个眉目，李旦知张说素有才名，便让他去审，果然，张说一去便审了个清清楚楚，一夜之间就抓到了主谋，其余的无辜人等全部释放，真高手也。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2)

唐明皇能顺利登基，张说功劳也不小，他当时已经看出来太平公主不是好鸟，迟早和李隆基有的一争，便私下里提醒玄宗要先下手为强，他提醒的方式很特别，因为当时宫中太平公主的耳目众多，所以话不能明说，更不能手写，那怎么办呢？张说有办法，他一见到李隆基，就说我要献东西给你，隆基兄就问你献给我什么？张说说我献给你一把刀！

刀者，凶器也，示警也，隆基兄立刻便明白了张大人的意思。

除了太平公主后，张说也作为功臣，被封为紫微令，实封两百户。

张说，是姚崇的前任，他做紫微令时，姚崇还在做兵部尚书，姚崇对张说的感觉就俩字：嫉妒。他不甘心自己一生就做这么个兵部尚书，他想做当朝大员，他想取得话事权，所以，他开始不断暗地里打听张说的各类言行，只要有点歧义的，他就添油加醋向李隆基汇报，姚大人非但工作能力很强，构陷人的本事也很不一般，不久，李隆基就开始对张说不满了，偏张说此人颇有些狂傲，不知韬晦，这就顺理成章地栽进了姚崇的套子里，冤哉枉也地被李隆基罢了官，调到地方上去了，姚崇当了紫微令。

按说做到紫微令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姚崇明白，自己这个紫微令，实际上是个受气的角色，因为他的搭档是刘幽求，虽说他们都是宰相一级的人物，可姚崇还真就拿这个刘幽求没办法，特别是当工作上有了分歧的时候，往往是刘幽求很强势，动不动还要拿出革命家底炫耀一番，连皇帝也很难不买他的老面子，搞得姚崇又无奈，又没脾气，时间久了，姚崇发现，刘幽求就像一堵墙般挡着自己的仕途，只要刘幽求还在，自己的抱负基本就无法实现，所以他又开始琢磨怎么把刘幽求搞下课。

我们再说刘幽求，此老自视功臣，资历又颇深，所以也就不那么约束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一张大嘴总管不住，日子久了，隆基兄对他可就有了点意见，可刘幽求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仍旧我行我素，好像没事儿人似的，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德行，李隆基就真看不过去了，于是这个年轻的皇帝找到了姚崇，说有些个功臣自以为功高，不断向我邀功请赏，且贪念无边，你看怎么办呢？

姚崇一听，机会来了，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就说，功臣正因为有功而难制，所以制约功臣的办法就是，既不否定他们的功勋，也不给他们真正的权力，让他们虚坐高位，以享天年就好。

玄宗一听正合我意，姚崇你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儿，就这么办了。

于是乎刘幽求老人家莫名其妙被换职了——太子少保，这少保是个啥玩意呢？太子的副保镖。太子一般有几个老师，一个是太师，太师是干吗的呢？是太子的第一教员，负责授文，什么吟诗作对，文章修辞的，这些是太师来教，然后是太傅，太傅是做啥的呢？太子的第二教员，负责传武，什么弓刀石马步箭，让他教，最后是太保，太保既不教文，也不授武，他干吗呢？他是太子的第一大保镖，负责太子安全。

那少保是干吗的呢？就是太保的下手，大保镖的协助者。

其实这是个闲职。

刘幽求当时都五六十岁了，老了老了却混了个副保镖，心里十分郁闷，一郁闷就烦躁，烦躁就发牢骚，于是一直竖着耳朵的姚崇就向唐玄宗报告，说刘幽求对您不满，怨言颇大。玄宗一听火冒三丈，说来呀，把刘幽求给我贬为睦州刺史！

结果刘大人再次走出京城，这次走出去可就没有回来的机会了。

老刘几乎是骂着走的，玄宗自然也更不客气，让你当睦州刺史还不满意？那好啊，去做杭州刺史吧，刘幽求气得哼哼，又被折腾到杭

州，最后又被调为桂阳刺史，老刘头儿实在窝火得不行，半路上气死了。

刘幽求这辈子除了当官就是受气，做功臣的时候不知韬晦，做大官的时候不知收敛，受委屈的时候不知屈伸，他曾写过一首诗，叫《书怀》：

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

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

名相姚崇的窝里斗(3)

看起来还真是一片想不开的样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颇浓，其实他这么聪明的人居然不知道如何做功臣，如何处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个败笔，从这点上说，他还不如太宗年间的尉迟恭（至少当年尉迟老黑是高高兴兴做刺史去了的），也没得半点西汉留侯之智慧，唐玄宗曾经赞扬他“精能贯日”，看来是言过其实。

刘幽求被干掉了，姚崇成了皇帝身边最受宠信的人，从此以后抖起来了，横起来了，猛起来了，有道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姚大紫微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清理的对象都是谁呢？自然是和刘幽求一样，过去帮助玄宗登基的那些个功臣。

这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个大功臣，那个人叫钟绍京。

如果说刘幽求是第一号功臣，那这个钟绍京就是老二，当初李隆基搞宫廷政变的时候，就是这位钟大人率领一帮子家奴冲在最前面的，策反羽林军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所以在隆基兄的要求下，当时的皇帝李旦给他的封赏也不少，仅次于刘幽求，封了他五百户（老刘六百），拜为中书侍郎，已经算很不错了。但钟绍京这人有个毛病，就是贪，这个人呢，很早就在宫廷里做事了，但一直不得志，武则天时代提拔了那么多有本事的人，唯独没他钟绍京，所以他心里不平，后来正好韦后作乱，他趁机投靠了李隆基，成了个政治上的暴发户，大捞了一笔，那么暴发户们捞完之后一般都会产生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还想捞！所以这位钟大人贪心不足，今儿要这个明儿要那个，没完没了，时间久了，李旦也烦他，一生气，把他撵到四川去做刺史了，于是这位钟大人屁股还没坐热乎，就跑西南支边去了。

李旦退休后，隆基兄上台，觉着这钟绍京似乎还没那么可恶，念及旧情，把他又从四川拉回来了，任命为太子詹事，这个职位，就和刘幽求那个太子少保差不多，主要工作是统率太子府内所有仆人卫士更夫家丁等，安排好府内日常一切事物，你想，这钟绍京本就是个官

迷，当初做中书侍郎时多威风，现在只做了个闲职，自然心里难受，所以他和刘幽求一样，靠发牢骚度日，这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以及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始终没有逃脱一个人的眼睛，那个人就是姚崇。

姚崇很聪明，对工作也很认真，他最讨厌的，就是刘幽求那类自以为功劳天大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他认为这类人自恃功高，如果不管管，迟早要出事儿，往大了说，搞不好要祸国殃民，往小了说，弄不好也会让自己下课，所以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及自己的官位，他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

不能容忍怎么办?

干掉他们。

干掉钟绍京的方法很简单，姚丞相只需跑到隆基兄那里，把钟绍京平日里对皇帝的怨言都学说一遍便是了，结果自然是皇帝很生气，很生气之后便是很暴力：既然你钟绍京不愿意在京城呆着，那还是去地方上凉快凉快的好。于是可怜的钟大人再次走出京城，去外地做小官儿，封户全部被剥夺。

又一个钉子被拔了。

顺带说一句，这位钟绍京的心态可比刘幽求强多了，刘老头儿因为被贬官而活活气死，钟绍京却一直活得挺紧绷，开元十五年竟又回到京城，时姚崇已死，再无人排挤他，钟老头子便放心大胆地向玄宗呜噜呜噜痛哭一番，大概意思是我当初帮你爹登基的事儿你都忘了吗？你咋就忍心把我扔到野外这么多年呢？当初帮助你的人都死了，只剩我老头子一个了，陛下你看我不可怜么？鼻涕一把泪一把，说得李隆基也羞愧不已，当场就封了他光禄大夫、右谕德，其实还是虚职，但总可以慰藉一下这位老臣的小心灵儿了。

好了这是后话，现在的情形是：刘幽求走了，张说走了，钟绍京走了，姚崇来了，他开始正式发挥一个名相的作用，他一发挥作用您就会发现，这人虽不是个百分百的好人，但确实是个能臣。

文攻武卫（一）(1)

文攻武卫，一提个词儿，大家的脑袋就“嗖”一下子想到了那个激情呼呼燃烧的年代，当然，四十年前的文攻武卫主要是窝里斗，攻的是自己人，打的是自家兄弟，你是“红色革命老虎团”，我是“刺刀见红司令部”，你枪我炮地混打，那个要不得。唐玄宗开元初年也有文攻武卫，但这个文攻武卫却是文对内，武对外，一方面肃清内部坏风气，一方面击退外部顽敌，很值得夸耀一番的，所以洒家我也在此处书上一笔，但愿我国今后也多一点这样的文攻武卫才好。

首先我们看文攻。

文攻的主角，自然是姚崇先生，姚先生通过一场PK，将刘幽求、张说、钟绍京等人一个一个地全KO了，自己做了当朝老大，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威风八面，脑袋发光，自然要大显身手一番才能爽透，那怎么显身手呢？姚老人家认为，他作为紫微令，目前的第一要著，就是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就是着眼于三农问题。

唐玄宗时代，唐代由于社会经济一再发展，官僚队伍不断壮大，导致了财富阶层的迅速扩大，社会开始走向哑铃化，有钱的越来越多，没钱的也越来越多，贫富差距开始拉开，官僚和地主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土地，占为私有，如前面我说过的太平公主，同时就是一个特大的大地主，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十分恶劣，就是破坏了均田制，进而破坏了府兵制，所以唐政府也一直在同这种做法作斗争，限制官员或者皇族抢占农田，但这帮子特权阶层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不让我占土地么？好办，我想修佛，这总没错儿吧？于是他们就纷纷说自己想一心向佛，要修炼修炼，武则天在位时，对官宦大族们这类要求那真是有多少满足多少，为啥呢，因为老武自己就是“弥勒佛降世”，既然是弥勒佛再世，那有什么理由阻止别人修佛呢？所以她只有同意，等到了中宗李显这辈儿，就更甭提了，李显本就是糊涂孩子，一天到晚糊里八涂的，被老婆、女儿、妹妹闹

得团团转，真正的大权掌握在韦后手里，政局比武则天时期还不如，那么对于这些个要求修佛养性的贵族大官就越加放纵，这一来可热闹了，京城四周全是和尚庙、尼姑庵，念佛的一群群的，嘴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成年念叨经文，这些个全是达官贵族的私庙、私家和尚、私家尼姑，人数成千上万，数不清楚。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了，这些贵族老爷真的那么虔诚吗？真的一心向佛吗？

当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变相地占有土地。

修佛就得建庙，建庙就得占地，建庙就得有僧人，有僧人就得吃饭，想吃饭必须要拿出大量的土地去养活他们，所以，僧人越多，占地越多，到最后终于达到了抢占农田的目的。

如今，有个人就要成为这种做法的终结者，他就是姚崇。

开元二年一月，姚崇给唐玄宗上疏一道，大概意思是说：修佛，修的是心，养的是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你把心修炼好了，也就达到目的了，修那么多庙做啥子？况且我就没看出来信佛对国家有啥好处，五胡十六国时有个和尚叫图澄，石虎那么尊重他，最后不还是灭国了？后秦的高僧鸠摩罗什那么牛，姚兴不也完蛋了？历史上那信佛的何充、苻坚个个死翘，梁武帝信佛信得最瓷实，结果饿死了，信佛到底有什么用乜？再说了，信佛也不是不可以，你只要心底慈悲，多做好事，多造福于苍生，未尝不是佛意吧？可如今这么大修庙宇，只顾超度自己，或者超度和自己认识的人（也许还是个坏人），那是真信佛吗？

这一番滔滔宏论，把唐玄宗看得还真是头晕目眩，看完了就问姚崇啥意思？姚崇说意思很简单，就是干掉这些个和尚庙。皇帝同意了。

于是大量的庙宇被铲平，耕地被归还民间，那么那些个和尚呢？很简单——还俗。

这一还俗倒好，一家伙还了有一两万人，这个数字可不得了，打一个庙里五十个和尚，那就得拆除三四百个庙。那时的姚崇，真是贤

相，那时的李隆基，也是相当英明，他如果总那么年轻该多好。

这是姚崇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好事儿，人民感谢他。

人未必是善良人，但做的事儿却可以是善良事儿。

文攻武卫（一）(2)

值得称道的是，两年后，也就是开元四年，这位姚紫微令又做了一件很好很强大的好事，那就是帮助百姓抵抗蝗灾。

当时山东闹蝗灾，那时候人都迷信，眼看着铺天盖地的大蚂蚱都傻眼了，老百姓就说这是恶神在作怪，就连当官的也相信这套胡勒，带头点香磕头，祈求神仙调走蝗虫，这简直是乱整，消息传到京城，姚崇气得胡子都扎起来了，他是大知识分子，绝不信什么神仙降罪之类的鬼话，蝗灾在他眼里，那就是一群虫子在搞怪，于是乎他马上上疏，说蝗虫来了很简单，虫子都喜欢亮的东西，你在田边地头挖个坑，坑里点上柴火不就行了么？蚂蚱夜里一见亮光儿，肯定往里飞，一飞到坑里就烧死了，蝗灾自然消除啊，可现在山东农民可好，天天求神祷告，眼看着蝗虫吃苗子，就是不敢杀除，到最后有个屁用！自古天灾不可抗者，必是人不用命，只要人心齐，泰山也可移！

皇帝一听，有理！立刻派出几路御史前往山东各处，亲自监督当地官吏组织民力杀蝗，一时间蝗灾大减，收效显著，可偏就有个汴州刺史，他就拒不奉诏，偏不听话，就是不动手灭蝗，此人的名字也很有意境，叫倪若水，事实证明他人如其名，做事确实很拖泥带水，他眼看着御史杀蝗来了，就赶紧向朝廷上奏，说蝗虫是天灾，天灾怎么能是人力消除得了的呢？所以我们只能修炼自己的德行，感动上帝、佛祖、安拉、玉皇大帝等等，天灾自然就没了。随后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后汉的刘聪也曾抵抗蝗灾，最后不还是没扛住么？

他这道奏折到了姚崇那里，把姚崇看了个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就给倪先生下了最后通牒，说是通牒好听，其实几乎就是破口大骂，他说：刘聪乃是匈奴伪帝，自然德不胜妖，如今皇帝圣明，乃是妖不胜德！这是其一，其二，你倪若水要是觉着修满了德行蝗虫就不来的话，那么按照现在的灾害情形来看，你小子的德行亏得可不是一点半点，我看你就快没德行了，否则蝗虫怎么来那么多？你小子本来就快

没德了，如今眼看着蝗虫吃麦苗却不做任何补救措施，你那德行岂不是损得更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灭蝗，小心我整治你！

倪若水被臭骂一顿，不敢怠慢，赶紧找人灭蝗，还真别说，一口气烧死了十四万石蝗虫（恐怖！），全扔到河里去了，一时间满河都是死蝗，可惜那时候的饭馆没去收购，否则搞个全蝗宴也不是不可以，其实最成灾的不是蝗虫，是人，扯远了。

这边倪若水刚一听话，那边长安城里又闹开了，不少老学究向皇帝上疏，论调和倪若水一样，蝗灾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于是隆基兄就问姚崇，对老学究们的研究成果，你怎么看？姚崇气得就差骂奶奶了，张口就说这群蠢人不知通变！当着皇帝面骂出口，这也确实是急了，接着姚崇道，魏时山东蝗灾，政府不敢除，最后庄稼没了，人相食，后秦时蝗灾，牛马饿得相互毛儿都啃光，现在山东蝗灾如果不除，粮食肯定没了，而河南河北本就粮少，山东再没粮，那岂不是要出大乱？就算杀不完那些蝗虫，也总比养着它们要强吧？我知道陛下你心善，不杀生，这件事不用你管，我管就行了，要是我管不好，你再撤我的职也不晚。

话音刚落，旁边黄门监卢怀慎又放了一炮，他说蝗虫乃是天灾，人力岂能制止？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哟？！

姚崇倔劲一下就上来了，立马回话：杀蝗有伤和气，饿死人就不伤和气了是吧？你就少废话了，要是损了阳寿，我独自承担！

一番话，愣是把卢怀慎噎得答不上来，要说卢怀慎那也是黄门省掌门，和姚崇的身份相当，可在姚崇的威严之下，他硬是不敢再说话了。

你还别说，开元四年山东大蝗灾，就是在姚崇的一力倡导之下，从官到民齐心杀虫，最后还真就成功保住了大部分庄稼，没有发生逃荒的惨剧。

姚崇，是个干练的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是个心中有百姓的人，是个有良心的人。

好了，文攻就先写到这里，这是文的，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武的。

文攻武卫（二）(1)

文攻完了，说说武卫。

武卫，那就是保卫，保卫谁呢？保卫国家，保卫主权，保卫领土。

文攻的领头人是姚崇，武卫的领头人一个叫薛讷，一个叫郭虔瓘。

说薛讷您可能不知道，说他爹您一定知道，就是薛仁贵。

俗话说将门虎子，这句话应在老薛家身上是再好不过，薛讷年轻时为官就刚正不阿，为人甚至比他老子薛仁贵还正派，当年酷吏来俊臣为图私利要强占救济粮，被薛讷严词拒绝，那年月敢得罪来俊臣，还要很要一点胆量的。

薛讷不但不畏权贵，对外敌也丝毫不惧，武则天后期，他开始镇守边关，契丹也好突厥也好，谁都怕他，都知道有个刁人，叫薛讷，不好惹，真不愧为薛氏后代，我为薛仁贵欣慰。

薛讷镇守边关多年，他有个老对手，此人就是此次武卫的对象，他也大大的有名，他叫默啜。

默啜这个人，我在第一部里提到过他，他是东突厥的首领，当初曾经帮助武则天平灭了契丹人李尽灭、孙万斩之乱，后来又主动攻打武周，逼武则天和亲，收他的女儿，杀边境汉民，十分嚣张，那这位仁兄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这要说到突厥。

突厥政权，本来在李世民时代就被灭了的，首领颉利可汗也被捉，后来死在唐帝国，颉利政权被灭后，突厥由统一的政权变成了分化的部落政权，统一的大突厥国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个个突厥部落，唐朝对外作战时，不断征用这些部落的人去做炮灰，而突厥作为战败民族，也确实老老实实地跟着唐朝做了好多年的炮灰，从李世民时代一直做到李治时代，李治时代后期，由于经年的休养，突厥各部

又逐步恢复了元气，恢复元气之后，就开始想逐步脱离唐朝控制了，特别是吐蕃占领唐朝安西四镇后，突厥人的公开叛乱越来越常见。

李治和武则天对突厥的动向有所察觉，便派裴行俭平息了几次突厥人的叛乱，裴行俭死后，突厥叛乱又起，其首领名叫骨咄禄，甚是厉害，百战百胜，老武还真就干不过他，后来他终于败给了一名武周大将，那员大将名叫黑齿常之，籍贯：百济。

这位黑齿兄可了不得，当年在百济曾打败苏定方，后来投降唐朝，很会用兵，可惜，最后死于来俊臣等人手中。

黑齿兄一死，骨咄禄又来劲了，接连几次打败武周，最后壮志未酬，他病死了。

默啜，就是这位骨咄禄的弟弟。

骨咄禄死了，他做了可汗，他更厉害，几次出兵打得武则天一点脾气没有，甚至主动将过去迁入内地的突厥人再给他迁回去，并送上种子农具等，这一来默啜可就还阳了，愈加无礼，猛攻武周边境，掠地杀官，活埋百姓，抢掠财物，无恶不作，从武则天时期一路闹到唐玄宗时代，闹到什么程度呢？闹得武则天、李显都束手无策，李显执政时甚至许愿，能杀默啜者，封为国王。

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武则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黑齿常之还在，默啜绝不可能这样疯狂。

就这么一直闹到李隆基当皇上，默啜也老了，他闹了一辈子，老的时候突厥兵力达到四十万，契丹、奚等部落经常受其奴役，俨然成了颉利可汗第二，如今李三郎当皇帝了，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和大唐闹了几十年的老家伙，便打算趁此重振国威、开创纪元之际，狠狠教训他一顿，洗洗武则天时代的耻辱。

薛讷立刻请战，他说突厥之所以难制，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奚等协助它，如果我们把契丹人拉过来，突厥就孤立了，就好打了。李隆基说十分正确，你去打吧。

薛讷领兵去了。

薛讷什么时候走的呢？开元二年一月。

二月，他的军队还正在路上走着呢，坏了，默啜主动进攻来了。

他进攻哪里呢？大唐的北庭都护府。

当时的情景很有意思，这边薛讷由西向东，去打契丹，那边默啜，由东往西，去打北庭，北庭都护府当时在何处呢？在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那里，控制了北庭都护府，就等于控制了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地区，默啜，这次想玩个大的。

文攻武卫（二）(2)

那么防守北庭都护府的是谁呢?

此人叫郭虔瓘，之前没什么名声，史书上对他的介绍也很简单："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看来是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但接下来，他就不再是个小人物了，因为默啜来了。

默啜这次是咬着牙来的，一付"吃定你了"的样子，带着大量骑兵，还有他的儿子移江、同俄特勤和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等，优势兵力，父子亲征，看来北庭要不保。

郭虔瓘也知道北庭可能要不保，可他没打算投降，他很男人很男人地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他命令，全城进入临战状态，紧闭大门，固守待援，换句话说，准备死磕。

默啜来了，首先到的是他的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和儿子同俄特勤。

突厥军包围了全城，水泄不通，郭虔瓘固守不出，于是突厥人就以为唐军很怕，就很轻视唐军，最后，所有的突厥人都变得很狂傲，狂得很，但是狂没好处。

最狂的是谁呢？就是默啜的儿子同俄特勤，这小子简直就觉着天底下放不下他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呐，自己这么大本事，能不炫耀炫耀么？能不给你城里的唐军见识见识么？能不比划两下子吓唬吓唬你们么？要不这么做那不是白活了么？那能对得起自己这身绝世武功么？

所以他就像个孩子似的，整个一人来疯，没事儿骑着马往北庭都护府的城根下跑，可劲儿耀武扬威一番，这个举动，被郭虔瓘看在眼里，他一问，原来这个人是默啜的儿子，于是他有了个计划。

他找来几个人，这些人武功都很高，力气也很大，动作也很快，一句话，都是杀手。他向他们交待了几句，然后这几个人就离开了城

头。

一会儿，人来疯同俄特勤又骑着马往城根下跑来了，他乐不颠地刚跑到城墙下，猛然路边蹿起来几个唐军，一把把他从马上拽下去，可怜的同俄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就被按在地上割了头颅。

默啜督大军到后，久等同俄不回，一打听，说是去了城墙下，还没回来，他脑袋嗡一声，就知道出事儿了，赶紧派人去找，去了一看，没人！人呢？一定是给抓到城里去了，赶紧要人！

要说默啜也不简单，他知道，儿子在人家手里，强横不得，便有史以来第一次装孙子，他派人向郭虔瓘说，请把儿子还给我，我不但会撤兵，而且会把军中所有的器械衣甲等等都送给你，以作报答。

郭虔瓘说很好，拿去吧，说着让人把同俄特勤的脑袋和身子抬出来了。

默啜一看，马上疼得一声儿啊，肉啊，肝儿啊，天旋地转，三军闻听同俄死，一片大哭，这简直没法打仗了，突厥人向来没有同仇敌忾之说，一向是以强凌弱，气势一失，什么都没了，事到如今，气势全失，撤兵吧，全军撤退。

郭虔瓘没想到，杀一同俄特勤，默啜竟全军退走，大喜，北庭都护府自此保全。

这一战之后，郭虔瓘升官赛过火箭，累任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

名不见经传的郭虔瓘一跃成了名人，而名将之后薛讷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也到了契丹，却一战而败，全军覆没。

失败，成功之母(1)

薛讷怎么败了呢?

他是开元二年一月份出发的，出发的时候手下有个将军，叫杜宾客，就劝他，说等我们走到契丹大概要半年，等走到了，天气也热了，自古用兵都是趁凉爽时候打，如果正当炎热时候，将士们披着厚甲，汗流浃背的，可能难以取胜哦。

这番话呢，也不怎么的，让姚崇知道了，姚先生是个聪明人，一琢磨这话对呀，便也赶来劝薛讷，说别打了，以后再说吧，薛讷呢，不听，他求战心切，一心报国，恨不能一举灭了契丹，对天气热这个问题，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你别看天儿热，但是草也长得高啊，牛羊也肥啊，我就是要选择这个时候出兵，到时候我军就可以拿敌人的牛羊解决粮食问题了，这不挺好?

是啊，这理由似乎挺好，可纸上谈兵一厢情愿的事情是做不得的。

薛讷去了。

他带了六万人，走了五个多月，六月份出河北，一直走到滦河流域，这基本上就到了契丹人的辖区了，天气果然很热，三军疲惫不堪，顶盔贯甲，好似蒸笼，这还没等打仗呢，热都热得差不多了，突然间契丹人从山上就冲下来了，唐军本来就是劳师远征，再加上天气炎热，个个体力大损，反应也慢了不少，猛可里见到契丹人冲下来，都傻了，还没闹明白呢，契丹人到了眼前了，二话不说就下家伙，唐军可惨了，糊里糊涂被杀得大败，六万人马顷刻间大乱，被契丹人分段包围，逐个歼灭，薛讷在亲兵的护卫下拼命冲出重围，算是捡了一条命，灰头土脸地回长安去了，这是他第一次打败仗，败得真惨。

回到长安一看，李隆基的脸，沉得跟国画似的，薛讷你走的时候说什么来着?如今又是怎么回事?薛讷这人呢，心气儿还挺高，名将之后嘛，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那没问题你怎么败了呢?薛讷就

说是手下人的问题，张三不肯用命，李四见死不救等等，把罪责都推到人家身上去了，其实人就是这样，分功劳都是自己争先，扛责任全是别人上阵，李隆基实际上很明白这一套，但表面上，他不能说穿，因为薛讷到底是名门之后，颇有战斗经验，那么以后痛定思痛，还指着他出成绩呢，所以还得给他留个面子，但败仗总得处理吧？所以隆基兄咬咬牙，大手一挥，把薛讷手下的将官一个不剩，全宰了，唯独留下了当初那个提议不出兵的杜宾客。

薛讷也被处理得不轻，官职全撸，成了白丁，回老家去了。

确实够丢脸的，整个儿把薛仁贵的牌子砸了，薛讷这次丢人丢大了，都丢到国外去了，契丹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薛婆，意思不用讲大家也知道。

但李隆基对薛讷其实是相当器重，虽说薛讷打了败仗，但李隆基一直认为，这一仗没体现出薛讷的真本事，薛讷呢，也十分不服气，觉得这仗败得糊涂，没发挥出自己的水准，所以他也憋着劲要翻牌，可现在是一介白丁，想翻牌也得有机会啊，薛讷就一个人在家里郁闷，要说人的运气真是扯不清，他郁闷了一个月不到，开元二年八月，突然间机会来了，吐蕃军进犯临洮、兰州、渭州之渭源县，边关告急！

李隆基这个人呢，登基之后最想教训的就是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一个是突厥，一个是吐蕃，一想到这两个政权在武则天时代如此撒野，他就火冲脑门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恢复李世民时代的荣光，他一想到四夷畏服，称自己为天可汗的情形，心里就激动，就按捺不住，就想和人动刀子，所以他上台之后一方面加强鼓励农桑，另一方面对军队的训练也抓得很紧，而且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特别是军队这块，李隆基抓得尤其硬，硬到动辄杀人的地步，他登基以来，军队的高级将领被他杀了好几个了，理由就是治军不严，他着急啊，急着想把唐军训练成李世民那时候的铁血雄师，好去替他威震八荒啊，可还没训练成呢，吐蕃就来找事儿了。

李三郎可就毛了，吐蕃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呢？十万。

论起战斗力，基本上是这样的，吐蕃＞突厥＞契丹，也就是说，吐蕃最强，那可是钦陵留下的部队啊，虽说钦陵死了，但灵魂尤在，吐蕃军仍有一股不可一世的气魄。

那么唐军怎么办呢？唐军可是刚打了大败仗，败给契丹，败给了少数民族中战斗力相对最差的契丹，现在吐蕃来了，能打胜么？而且，谁去领兵？

思来想去，没概念，隆基兄眼下没有将领拿得出手啊，最后一咬牙，嘿，死活就是你了，传旨：薛讷，你小子再给我出马一次！

大白丁儿薛讷都傻了，还让我出马？真的吗？然后是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妈妈咪唉，皇上还这么信任我，我这次不打赢我不回来了！

薛讷就又去了。

失败，成功之母(2)

先不说他这一去又怎样，我们先说吐蕃为什么又打来了，不是金城公主都嫁过去了么？怎么又打起来了呢？

当初中宗李显把金城公主嫁过去和亲，唐蕃关系一度又恢复了正常，这本挺好的，但是这种“好”是表面上的，其实无论是唐还是吐蕃，都见不得对方坐大西域，这对难兄难弟干了几十年了，嘴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早就习以为常了。

金城公主和亲本是好事，孰知不嫁过去还好，一嫁过去，反倒出事了，先是唐朝这边有个官，叫李知古，官职是摄监察御史，他看吐蕃就不顺眼，吐蕃经营西域多年，自然有好多的少数民族都依附了它，于是这位李大人就很生气，说既然我们和吐蕃关系好了，那么这些依附于吐蕃的蛮族就得重归大唐！可你说重归就重归么？人家不干，于是李知古就调四川兵去西北，准备开打，这些个少数民族酋长们一看了不得了，唐朝要对我们杀鸡地给给，便赶紧求助于吐蕃，吐蕃人一听就火儿了，敢打我兄弟们的主意？叫你小日子没得过！就引兵打来了，结果李知古还没等调兵呢，自己先玩完了，被吐蕃人抓住杀死，砍成两半祭天。

李知古好心办坏事，自己先死了不说，把吐蕃人也重新惹毛了，毛了之后，吐蕃人就打算和唐朝再次决裂，他们派人找到唐朝鄯州都督杨矩，拿了好多好多的金银财宝，说金城公主十分喜欢黄河九曲这块地方，我们赞普打算把这块地买下来，作为给金城公主的礼物，请大唐皇帝恩准。这位杨矩是个粪叉，也没多想，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当时的皇帝唐睿宗李旦，李旦呢，更是白活了一把年纪，竟然就同意了，真个把黄河九曲给了吐蕃，这下大坏特坏，吐蕃人占领土地肥沃的黄河九曲之后，立刻囤粮种地，放牧牛马，修筑城防，随后一把扯破脸皮，去你的吧，爷爷反了！

就这么着，又干起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把金城公主和亲同当年的文成公主和亲看成一路，当年文成公主和亲，那是好买卖，赢来了几十年和平日子，这个金城公主和亲可是个糟透了的赔钱买卖，又丢了人，又丢了土地，又失去了屏障，又壮大了敌人，整个亏惨了。

李旦办了这么一件大蠢事儿，完了他没事人似的下台了，可苦了那位杨矩，这老先生迂腐惯了，一看酿成大祸，怕得要命，一琢磨算了，我别等皇上派人来收拾我了，先自我了断吧，他喝了毒药了。

他死了倒是一了百了，吐蕃军可是又打来了，唐玄宗李隆基被搞得很紧张，再派薛讷出战，这就是原因。

薛讷领着兵就去了西北，直扑临洮，他还有个下手，叫王晙，时任太仆少卿。这王晙，也是个猛人，军旅经验丰富，文武兼备，此人是个人才，文治武功，无一不通，这次作战，多亏了他。

当时吐蕃军屯兵于大来谷口，这种屯兵方式进可攻，退可守，十分专业，所以呢，也就不怕唐军来，晚上，安然睡觉。薛讷一见这个形势，就有点犯愁，毕竟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人家在谷口屯兵，怎么打呢？王晙到底是文官出身的武将，智计颇多，他说没事儿，我有个主意，我啊，领着人，偷偷袭击贼人营寨，你呢，就听我消息，一听见我这边得手了，你就开打，猛打，贼人可破。

薛讷说嗯，先这么办吧。两人分头准备去了。

到了半夜，王晙带了七百人，穿着吐蕃人的衣服，就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守营的吐蕃军一看是自己人，没理会，王晙他们就走到了离吐蕃大营五里远的地方，要知道他只带了七百人，如果用这七百人去夜袭十万人的大营，那王晙肯定是疯了，所以他这七百人根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那用来干嘛呢？既然不打仗，如何夜袭呢？

嘿，王晙就有这本事，不抡刀片子，一样可以搞夜袭！

我们就看看他怎么搞，很有趣的。

他们走到离吐蕃大营五里地那么远的时候，突然间王晙一声令下，队伍分成前后两批，前一批磬着眼珠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样子，闷个脑袋就往吐蕃大营方向上冲，后一批呢，迅速拿出家伙事儿，什么家伙？不是刀枪，而是锣鼓、喇叭、大话筒！跟着前一批就往前跑，眼看着越跑越近，不少巡营的吐蕃军都被惊呆了，怎么回事儿？自己的同胞往这头儿跑个什么跑？哪儿出事儿了？

失败，成功之母(3)

还没搞明白呢，就见王晙的前一批人就跑到眼前了，这帮人一不打，二不杀，而是一个个把大嘴丫子张开了“哇呀呀呀呀”就吼上了，可着劲儿的吼，这哪是人呐，分明是一群猩猩，要么就是一群疯子，可把巡营的吐蕃人吓坏了，虽说大家都见惯了刀枪，可没见过这个阵势，这要干吗呀这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前面这群人咧开大嘴这一吼，后面那批人就开始叮咣叮咣的猛擂大鼓，接着噹噹噹噹的锣声，呜哩哇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同志哥，如果有一群疯子突然冲到你眼前冲你大声狂吼，同时又有人在后面豁出老命的敲锣打鼓，你怕不怕？你不被吓出心脏病才怪。

吐蕃人也是人，心脏也是肉做的，他们也知道怕，巡营的被吓得就往营里跑，营里的兵看见有人往里跑，同时听到外面锣鼓喧天，他们可并不知道有一群疯子堵着营门口乱吼，而是凭经验作出判断——唐军偷营了！

是啊，不偷营，巡营的兵往里跑什么？肯定是唐军来了嘛，而且还是大批唐军。

这便以讹传讹，越传越邪乎，最后满营都是“唐军来了”的叫声，十万吐蕃军大乱。

好厉害的王晙，大家记住他，这是唐朝声波战的第一人。

再说吐蕃大军，黑夜里本来就看不清楚，这一乱坏了，摸着黑就去抓刀枪，黑夜里谁认得谁啊，黑里马糊的你看我也是唐军，我看你也是唐军，这就窝里斗上了，噼吃扑哧这个痛快，你给我一刀我扎你一枪，自相残杀了好一阵，等明白过来，已经死了有一万多口了，赶紧别打了，都是自家兄弟，我们肯定中计了，快走吧……慌里慌张就要走，猛可里就听见喊杀震天，要了亲命了，这回唐军真来了，薛讷到了。

薛讷的军队来了就没好气，没别的，薛大将军心里憋的那股火还没过去呢，本来是给契丹人烧的，现在提前给吐蕃人烧了，吐蕃军队大败而逃，薛讷率军在后面猛追，追了二十多里，追到了一个叫武阶谷的地方，要说这群吐蕃军真不简单，毕竟还有数万之众，死而不僵，在打斗过程中，他们竟然慢慢地又把队形调整过来了，闹了一夜，这些吐蕃人都明白过来了，知道自己吃亏了，但也更清楚，如今只有死战到底，否则都得玩完，所以他们自发地调整战斗队形，败而不溃，渐渐地，竟与薛讷的军队陷入了相持状态，和唐军耗住了。

这就难办了，所谓攻其不备，一旦敌人重新调整好了心态，可就没那么好打了，薛讷就有些犯难，现在怎么办呢？先扎营吧，就扎营，扎好了营一看，吐蕃人也扎营了，这时候天也亮了，薛讷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吐蕃人虽败，但仍旧数万人马，浩浩荡荡扎营好几里地，看样子已经从昨夜的惊恐中走出来了，又恢复了状态。

不提薛讷犯难，再说王晙，他领着人装疯卖傻地把吐蕃人吓得不轻，薛讷军队来了之后，他便返回本军，也率军开始追击，薛讷从这边追，他从那边追，追着追着，天亮了，这时候王晙也发现了，吐蕃军好似恢复了战斗力，又把大营扎起来了，他把地图展开一看，好嘛，闹了半天，吐蕃人的大营就扎在他和薛讷的军队中间。

王晙略一思索，有办法了，他暗地里派人给薛讷送信，告诉他今晚的计划，然后一天没动静，又到了晚上，王晙悄悄领着人就出动了，突然对吐蕃人发动偷袭，要说着吐蕃人也够粪叉的，吃一百个豆儿不知道豆味儿，昨晚刚中了敌人的计，今晚竟然还不吸取教训，这次又被端了老窝，全营大溃，好不容易蓄积起来的那点战斗力，至此全失，薛讷趁机挥军大杀，吐蕃全军大败，狼赶兔子似的跑，死伤无数，尸首多得“洮水为之不流”，这次吐蕃来犯被彻底击败。

隆基兄在长安得到消息，高兴得差点掉下床去，没想到竟能如此大胜，立刻下旨，王晙封银青光禄大夫，清源县男爵，就连他儿子王

班都被封为朝散大夫，荣耀。薛讷也少不了，将功补过，封左羽林大将军，平阳郡公，他儿子薛畅也被封朝散大夫。

本来呢，李隆基还有个打算，只是他没说，那就是万一这次薛讷再败了，他就想自己上了，没想到还胜了，帮他取消了这次西部游。

吐蕃暂时灭火了，下一个轮到默啜。

巨獠伏诛(1)

李隆基和默啜，一少一老的两个对手，表现截然不同。

李隆基初登皇位，一切都很谨慎小心，勤于内政外事，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非常重视军队建设，虽然实施了一系列很严格的措施，但是严而不苛。

默啜则不然，这是个老强盗，老油条，老酋长，西北草原上的一条老狼，自武则天时代开始，他就纵横塞外，无往不胜，契丹怕他，奚族怕他，武周怕他，他还开创了嫁女中原大国的首例，想起这些，这老头儿就乐，就高兴，就得意，就觉着天下除了他之外，谁都是白痴，他最无敌，最曼波尔万，智商抠出来都比人家多二斤，虽然不久以前在北庭都护府失去了爱子同俄特勤，但悲痛过后，他就又继续沉浸在自大自满的状态中了。

与此同时，李隆基的大唐朝，却是政治清明，风气良好，兵备日渐充实，开元二年九月，隆基兄规定，要节俭，不要奢靡，要艰苦朴素，不要铺张浪费，不许大搞红白喜事，陪葬物品不许用真金白银，谁要是违抗，打他一百棍子，地方长官如果失察，贬官流放。

此令一出，顿有重归贞观之感，奢靡之风顿刹，整个唐帝国一片清凉之气，善哉。

这就叫励精图治。

励精图治有个很好的效果，那就是发达之余，国家的形象也不断高大起来，成了周边国家的人们都很向往的圣地，于是，开始有因被排挤而不得意或者寻求政治避难的少数民族的贵族前来投奔。

首先来的人，就是默啜的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

默啜不是挺厉害的嘛，这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干吗放着好日子不过，往唐朝这边跑呢？因为上次默啜攻打北庭都护府的时候，就是这位火拔兄和默啜的儿子同俄，率军先到的，结果同俄死了，火拔兄知道，默啜丧子之痛，痛不可言，既然是自己和同俄一起出来的，那么

同俄死了，按默啜的性格，他很可能会怪自己没保护好他的儿子，进而杀了自己泄愤，左思右想，不敢去见默啜，最后一瞪眼一咬牙一跺脚，索性投了唐。

他不但自己跑来了，把他老婆——默啜的妹妹，也给拐来了，李隆基大喜，没想到老对手的家里人来了，这对今后作战可是大有裨益，一高兴，重赏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封左卫大将军，燕北郡王，默啜的妹妹，封金山公主，给了一所房子，奴婢十个，马十匹，让他过好日子去了。

火拔兄屁颠屁颠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暂且不提，可他投降唐朝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一时间传遍大漠东西，东到高丽，西到回鹘，全知道了，单说到了开元三年二月，热闹了，默啜治下两千余帐来投（一说万余帐）。

这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默啜，本是个草头王出身，没读过书，打仗还行，但对内不知道治理，他是个粗人。粗人创业，一旦成功以后，很容易变得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暴发户面孔暴露无遗，谁稍有不敬，便严刑苛法处置，对内残暴，对外扩张，这种日子，谁也受不了，久而久之，人心思变，只是有一点，虽说想走人的人不少，但是大多数人不敢轻易走，这和我们跳槽一个道理，跳槽的目的，就是得到更好的职位，更多的薪水，更有些人味儿的上级，更舒适的环境，那么如果这些都难以把握，你跳槽的举动很可能就是盲目的，盲目跳槽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纯粹碰大运，所以默啜手下的一些人虽然很想跳槽，但不知道往哪里跳，而对他们而言，随便跳槽碰大运是万万不可的，因为他们不是打工的，你这里不行再去别处，他们可是一方酋主，一旦要是跳错了，那可能就把命丢了，因此都在观望。

巧了，这节骨眼上火拔兄投靠了唐朝，待遇还不错，消息传到突厥，这伙儿受够了默啜老儿的酋长们可就坐不住了，走哇，还愣着干嘛，去吧，就呼噜噜都往唐朝跑去了，为首的，是突厥十姓部落首领

五咄六啜、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鴳跌思泰，怎么高丽人也来了？因为突厥势力太大，东到高丽，高丽为了同突厥“和谐”些，便由莫离支娶了突厥部落酋长之女，所以呢，这高文简乃是五弩失毕五俟斤的女婿，就这个关系，好了不多说了。

来了两千帐，可不是两千人，这么多人一家伙都跑到唐帝国，隆基兄喜出望外，大鼻涕泡儿都喜出来了，吩咐，将他们迁往黄河以南，授高文简左卫员外大将军，封辽西郡王，睟跌思泰为特进、右卫员外大将军兼睟跌都督，封楼烦郡公。

过了不久，默啜的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投唐。

这默啜老了之后，混得很差，很不人性化，连女婿都跑了，都说婆媳不和，他却造了个翁婿不和。

突厥贵族大批投唐，隆基兄心里高兴，意气风发，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大国的非同凡响，用现在话说，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国家很好很强大。

与此同时，默啜却很黄很暴力。

巨獠伏诛(2)

他发现部下那么多人投唐，他就很生气，他就领着兵马到处打，但是投唐的太多，他打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就拣大的打，刚好西突厥又有三个大部落（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投靠了唐朝，默啜就准备打他们，偏唐玄宗也得到了消息，就赶紧命北庭都护府派兵去支援那三个部落，同时，屯集大军于凉州、并州，准备讨伐默啜，这次领兵的还是薛讷，就在薛讷率领大军要和默啜好好PK一场的时候，忽然消息传来，默啜暂时不来打了。

默啜为什么不来了呢？倒不是他知道唐军云集凉并二州而不敢来，他这辈子，没怕过谁，不敢干的事儿还真不多，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投靠唐朝的部落太多了，他还没等打这个呢，那个又投唐了，就在他秣马厉兵要进军西北时，又得到消息，突厥拔曳固部落（铁勒部的一支）又反叛了，也投靠了唐朝，把他气得，按东北话讲那叫气得武了嚎疯，我老爷子啥地方对不住你们，你们全跑了，这还了得，打，赶紧去打，他忙得晕头胀脑，把征伐西突厥三部的步伐停下来，转而攻打拔曳固部。

就这么着，唐军在西部边境布下了口袋等待默啜，默啜却挥军去攻打拔曳固，两边整个儿岔了道儿。单说默啜，率军浩浩荡荡到了拔曳固，要说还真不含糊，一家伙就把拔曳固部给干灭火儿了，这老东西纵横大漠几十年，果然不是盖的，率领突厥大军把拔曳固部打得是屁滚尿流，其首领阿布思投降，于是默啜高高兴兴，他押着俘虏抱着掳掠的财宝走了，本以为天下太平，可走了没几个月，拔曳固部就又反了，又要投唐，这默啜快疯了，没别的，打，再打！

就这样，那边薛讷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这边默啜却忙得跟头把式的，再次兴兵拔曳固，这次也毫无悬念，两军战于独乐河畔，拔曳固部还是接仗就败，很不禁打，不一会儿就让默啜军队杀得尸横遍野，全军大溃，这次独立运动又失败了。

默啜二次打败拔曳固部，再次征服这个铁勒九姓部落，这次他放心了，踏实了，拔曳固部不会再反叛了，然后他就班师回家，准备下一步和唐军PK。

谁也没料到，可能连老天爷都没料到，默啜班师回家的路上，出事儿了。

这件事，史书上写得非常简单，寥寥数字，几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在我看来，简直是传奇至极。

是这样的，默啜再次打败了拔曳固部之后，他就高高兴兴往回走，他觉着已经没有敌人了，安全了，所以呢，就走得大摇大摆，也不设防，全军在回师的途中，也没保持战斗队形，警惕性全失，可是在塞外，没有警惕性是很危险的。

而危险就潜伏在回师之路上。

要知道，拔曳固部虽然失败了，但是还有少数漏网的极顽固分子在抵抗，他们藏在草棵里，大树下，河流中，他们亡默啜之心不死，他们危险至极，他们是亡命徒，按照现在话讲，他们就是恐怖分子。

而现在就有这么一位恐怖分子，藏在默啜回师的路上，他埋伏在一处树林里，静静地望着远处走来的默啜大军。

这个人叫颉质略，身份：拔曳固部溃卒。他发现默啜的亲兵们极其懒散，警惕性极其差，根本就不设防，而默啜本人作为全军首领，竟然也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本队，几乎是独自一人在走着，早已游离出大军之外，好机会，绝好的机会，眼看着默啜离树林越来越近了，颉质略盯紧了这头千金难买的猎物，突然跃马扬刀，豹子一样窜出，挥刀就劈，默啜万没料到此时此地，还有敌人潜伏，措手不及，被一刀劈在颈部，登时人头落地，后面的亲兵全部吓傻，颉质略飞快地拾起人头，打马飞奔而去，转眼不见。

那一刻太传奇，太刺激了，那一刻的颉质略，很黄，很暴力，那一刻的默啜，很傻，很天真。

像默啜这位纵横寰宇的人物，一位连武则天都怕的人物，一位几乎战无不胜的人物，竟阴沟里翻了船，而且还是轮船，真令人唏嘘不已，我想起那句话：人生无常。

在此，我为那位有胆有识有功夫的小兵颉质略鼓掌，为他的精神叫好，他是好样的，是个英雄，大英雄，他证明了那句话：小人物一样可以扭转乾坤，记住他的名字：颉质略。同时，我也确实为默啜惋惜，这么一位大人物，如果死在薛讷手里，倒还好想些，这么个死法儿，未免太令人哭笑不得了。

颉质略拿着默啜的脑袋跑了，当时正好有个唐使在突厥，颉质略就把人头献给了他，那位唐使赶紧拿着脑袋回长安报喜，当时是开元四年，李隆基一见默啜的脑袋，乐得找不到北，数十年忧患，竟于一夕灰飞烟灭，隆基兄宣布，举国同庆，悬挂默啜人头于闹市，大家一起开心。

默啜死后，突厥大乱，内部残杀不断，不久又有五个大部落投唐，李隆基将他们安置于山西省马邑，至此，对突厥霸主默啜的作战，以唐朝的间接胜利而告?，好了，唐朝北部最大的边患终于剪除了，大家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惩恶扬善

李隆基执政之初，刻意效仿李世民，对整顿吏治，尤其重视，开元四年正月，也就是默啜被杀半年前，隆基兄也干了一件很有戏剧色彩的事儿，这件事充分证明了他整顿吏治的决心。

是这么回事儿，有个官儿，叫长孙昕，什么官职呢？尚衣奉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官职很有点陌生，是干吗的呢？就是专门给皇上提供衣服的。自秦代开始，宫廷供奉之官有六尚之说，即尚冠 、尚衣 、尚食 、尚沐 、尚席 、尚书，到了隋唐两代，改为尚食 、尚药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辇，这些官职都是肥缺，专门负责供奉宫廷用度，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呢，如果没有点亲戚关系，这个六尚之官你是当不了的，这次我要说的这个长孙昕，就是皇亲，是皇后的妹夫，也算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吧，就是这个长孙昕，惹祸了。

惹什么祸呢？

他啊，和当朝御史大夫李杰，合不来，俩人总是闹别扭，这李杰呢，为人十分公正，非常勤于政事，口碑很好，由于他是御史大夫，所以总有人找他告状，这李杰十分勤政爱民，只要有来告状的，哪怕是他正吃着饭，也放下筷子去处理，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有个清官叫李杰，老百姓对他也不害怕，甚至经常有人在他上班的路上，拦他的车驾喊冤，他也不恼，立马就开始办理，但由于他为人太方正了，也就与那些个奢靡惯了的皇亲国戚不和，比如时不常地吵个架啦，拌个嘴啦之类的，无形中也得罪不少人。

这一天呢，李杰休息，就去万年县他姨母家探望老人，他是御史大夫，大小也是个官，所以也就带着一群家人，到了门口，他进去了，家人留在外面，就在这个当口，皇亲国戚长孙昕，带着他的妹夫杨仙玉来了，长孙昕是皇后的妹夫，杨仙玉是皇后的妹夫的妹夫，这俩妹夫排场都不小，都跨着高头大马，带着二十多个奴仆，也都骑着马，经过这里，一看，看到了李杰的家人，这长孙昕，和李杰素来不

睦，属于那种相互看见就来气的关系，所以呢，他一见李杰的家人，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命令手下奴仆，给我找茬子，给我揍他们，我要出口气。

仆人们一听，主人让打，能不打么，打！上去就打，你还别说，还真能打，李杰的家人还真就打不过他们，想来也是欺行霸市惯了的，个个都是打混架的高手，一时间板砖凳子全来了，把李杰的人打得哭爹叫娘，李杰正在屋里坐着，一听外面怎么了这是，出来一看，嗬，自己的人被打成猪头了，赶紧叫住手，他还打算用自己当朝御史的身份去压制一下众人，结果不出来还好，一出来，被长孙昕看见了，这小子大叫一声李杰你往哪里走，指挥着这群恶奴，就奔李杰来了，李杰威严惯了，哪见过这架势，更没有街斗的本事，让人家一把按倒，一顿拳头脚尖，也给打成猪头，这期间，长孙昕不顾皇亲国戚的身份，也上去露了一把身手，他妹夫杨仙玉更是不怠慢，也没少抡老拳。

当街斗殴，这还了得，本地片儿警赶紧上报县衙，县长兼县警察局长万年县官赶紧领着人到了，一看，我的天，都惹不起，一个是皇后的妹夫，一个是御史大夫，这怎么办，没别的，都给我看起来，带回县衙，待我奏明圣上处置。

这就都给带走了，带到了衙门里，县官一面好吃好喝好招待，一面琢磨怎么报告皇帝，这犯人来头实在太大，他养不起啊。还没等他琢磨过来呢，坏了，有人来报，听说长孙昕被押在万年县衙，皇后的妹妹的父亲，领人来劫衙门来了，要劫走长孙昕，现在正在路上，据说有二百骑兵！

老苍天，县官的汗就下来了，高干们都惹不起啊，皇后的妹妹的父亲，也就是皇后的父亲，也就是皇帝的老岳丈，那是国丈哦，国丈亲自领着人来劫县衙？这老家伙太传奇了，县太爷思前想后，算了，我啊，赶紧把这几个烫手山芋扔掉，扔给谁呢？扔给皇上。

他当下就命人带着长孙昕、杨仙玉、李杰，避开大道，从另一条路直奔长安城，直接面见李隆基，到了太极宫，李隆基一看李杰，嚯，差点认不出来了，帽子也瘪了，脸也肿了，衣服一条条的，头发一绺绺的，一个字儿——惨，这哪是当朝御史，分明是长胡子的灭绝师太。

李隆基就问，谁打的?

回答：长孙昕、杨仙玉。

皇帝就问了事情经过，问完之后，隆基兄问：你是挨打的，你怎么看?

李杰说：抓烂我头发，打掉我下巴，这都没什么，谁叫我惹了他们呢，可我是穿着御史大夫的官服被打的，这不是在打我，这是在辱没国家！

本来李隆基听了事情经过后就火冒三丈，只是一直在压制着，一听李杰这么说，他这火儿可就再也压不住了，立刻下令，把长孙昕、杨仙玉给我推出去处斩。

皇帝亲自下令杀人，很少见，也很严重，所以就有大臣劝说，说让他们认个错就算了，毕竟是皇后那边的人，杀不得，再?，现在是“阳和之月”，不宜刀兵。

什么叫“阳和之月”? 我也不清楚，可能就是万物生长的时令吧，一片祥和之气，故古人以为不宜杀人。

但李隆基此时气得不得了，你要让他不杀人，那他非憋闷死不可，无论如何也要杀个人泄愤，因此隆基兄说了，长孙昕、杨仙玉狗仗人势，凌辱大臣，死罪难逃，但今时乃阳和之节，不宜动刀，所以我老人家决定，不把他们处斩了！

此话一处，长孙昕等长出一口气，暗自念佛，谁知隆基兄还没说完呢，跟着最后一句：改为杖毙！

长孙昕、杨仙玉哭爹喊娘地被拉下去了，武士们把大棒子抡起来，兄弟哥们儿把打人的号子唱起来，开打，长孙昕他们一辈子光打

别人了，这也算是报应循环，不一时打了几百棍子，活活毙于杖下。

打完了，李隆基写了一道旨给李杰，说我的亲戚冒犯了您，是我没管教好，虽已打死，但不足谢罪，望爱卿你不要计较这类无赖，还是像过去那样疾恶如仇才好。

多好的皇帝啊，李杰差点感动死。

每每看到这里我都孩子似的想，如果唐明皇能一直这么英明该多好，如果他一直都是那个神武的李三郎，该多好，人要是不老，该多好。

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出事儿了。

姚崇升官(1)

姚崇，开元初的大红人，红得发紫，紫得发黑，黑得发亮，自打他用一系列手段干掉刘幽求、张说等人之后，朝堂上他是一言九鼎，只要是姚大人说是的，没人敢说否，姚大人说大蒜好吃，没人敢说大蒜冲鼻子，姚大人说羊是一个犄角，没人敢说俩，姚大人说大海啊全是水，大家立马跟着说骏马啊四条腿，姚大人，牛人，权臣。

唐代的所谓的宰相，其实就是指三省掌门人而言的，比如紫微令（中书令）、黄门监（门下侍中）、尚书左右丞相（左右仆射），这些人，在唐代统称为宰相，这么说吧，只要是在皇帝身边参与重大机要的二品大员，几乎都称为宰相，姚崇也被人称为宰相。

姚宰相自打开元初年为紫微令，到开元四年，也干了三年多了，政绩还不错，是个贤臣，治国手段也非常独到，且姚崇治国有个特点，就是政策善变，当然不是乱变，而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调整，姚大人宏观调控的能力十分之强，他当政的这几年里，政策变了好几次，但却越变越好，这点尤其值得称道。

唐玄宗对姚崇的评价是很高的，年轻时的李隆基比较威严，对人对己都很严格，许多人都怕他，他也一般不说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反正你干好干坏，都在他心里，该升你官就升你官，该撤你职就撤你职，大臣们都挺紧张的，对姚崇，李三郎一样不怎么公开夸奖，但是他有个习惯，这个习惯告诉人们，姚崇对他有多重要，什么习惯呢？就是凡是有大臣上疏，他都会问一句：和姚崇商量过没有？

你要回答没有，那对不起，去和姚崇商量了再来。

有的大臣呢，就很不服，凭什么啥事都要和姚崇商量呢？所谓术业有专攻，姚崇就什么都懂？所以就有那脾气比较倔的，偏要自己写上疏，不找姚崇商量，还别说，有的人呢，确实也很有几把刷子，写的上疏也很不错，皇帝看了也很赞成，但是赞成完了，还没等那些个大臣得意呢，皇帝就来了这么一句：此必是和姚崇商议的结果。

真是气死人。

姚崇自己呢，也挺得意的，觉着自己很不错，有一次，他儿子死了一个，他很悲痛，请了假办丧事，一连十天没上班，等上班后，到了衙门他一看，嚯，壮观，各地的上奏都积累成山了，把他办公桌都快压塌了，他就问当时的黄门监卢怀慎，说我办丧事这十天里，你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解决呢？卢怀慎诚惶诚恐，不敢回答，其实呢，就是能力问题，他不具备姚崇的本事，自然处理不了这么多政务，姚宠自然也就很瞧不起他，卢怀慎这个人，是个老实人，他看姚崇瞧不上他，也知道自己的本事不济，倒也不恼，而是直进宫面见皇帝，说陛下，我能力不高，您还是把我撤职吧。这卢怀慎，倒也是个好人，李隆基知道卢怀慎能力不行，但也知道此人道德水准不错，便也没怪他，反倒安慰他说："我以天下事委托给姚崇，你呢，坐在那里充充门面就好。"这卢怀慎的运气还真不错，拿着高薪，做着高官，工作就是充门面，这还真应了现在打工者的一个极大幻想——位高权重责任轻。

卢怀慎是充门面的，姚崇自然就是办实事的，他的本事可真厉害，一回来，片刻了之间，就把积压的公务全部处理完毕，属下莫不挑大指称赞。

姚崇自己也很是得意，一得意，就忘形，他便问自己的下属，说我当宰相，你看我，可比何人？那个下属叫齐澣，偏为人也十分耿直，是个老实头，他想了半天，竟答不上来，多么好的一个溜须的机会，让他给放弃了。

姚崇看他发傻，就很不高兴，说你看我比管仲、晏婴如何？

他还真不谦虚，齐澣一听，来劲了，说你呀，比不了。

姚崇被泼了盆冷水，就有点恼了，说我哪里比不了？

齐澣说管仲晏婴当政时，他们的政策有始有终，从执政到退休，政策贯彻得很好，哪像你，一会儿一个变化！

姚崇一听可真恼了，说那你对我又是如何评价呢？

齐澣一看姚崇脑筋都蹦起来了，他虽然老实，但并非白痴，这点儿脸色还是看得出来的，无来由地得罪领导，这种傻事儿他还是不愿意做的，何况姚崇确实有几把刷子，所以他话锋一转，道："您虽然政策多变，但每个政策都能解当务之急，可谓'救时之相'也。"

姚崇升官(2)

这马屁拍得，高，实在是高！

姚崇没料到齐澣这么回答，当时就咧开大嘴乐了，乐得把笔都扔了，说就算是“救时之相”，那也很不容易当啊，哈哈哈。

从此人们给姚崇取了个绰号——救时之相，一下就叫响了，而那位卢怀慎，也得了个绰号——伴食宰相，跟着姚崇混饭吃的。

值得提一句的是，虽然卢怀慎能力泛泛，但为官十分清廉，死时家无余财，甚至连办丧事的钱都不够。

就是这么个姚崇，在开元四年十二月，升官了——开府仪同三司，位列三公，当朝一品，大多人看到这里，都觉得这是必然，这么厉害的人物，升官不是很正常么？

其实不正常。

姚崇这个人乜，虽然能力超群，深通为官之道，也懂得讨皇帝欢心，但他有个地方没做好，就是没管好自己的子女，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做了大官，给他送礼办事的自然不少，姚崇自己当然明白，不敢轻易涉足贿赂，但是他的儿子们却没这个眼光，他们倚仗老子的势力，广交宾客，结党营私，收受贿赂，什么都干，时间久了，对姚崇的名声就有了损害。

看来高干子弟如果不洁身自好，那是绝对祸国殃民的。

其中就有个宾客，叫赵诲，这个人也算是姚崇的一个亲信，但喜欢贪污，因为是姚大人的亲信，给他送礼求他办事的肯定不少，这赵诲就来者不拒，你敢送，他就敢收，收来收去，最后竟收了外国人的贿赂，结果被人揭发，这老兄进了号子。

偏姚崇还就挺喜欢这个赵诲的，听说他进了号子，姚崇便左右活动，到底把这个赵诲给弄出来了，本事真不小。可弄出来了，麻烦事也来了，怎么呢？原来赵诲受贿这个案子，背后有个大人物在主抓，

这个大人物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连姚崇这个只手遮天的家伙都惹不起，谁呢？

皇帝本人。

皇帝亲自抓的案子，姚崇竟把犯人给放了，这姚崇果然很牛。

隆基兄还在抓呢，突然发现唉？这赵诲哪去了？一查，给放了？谁放的？姚崇？

奶奶个熊的，隆基兄可就怒了，二话不说，把赵诲给我逮回来，打他一百棍子，流放岭南！

这赵诲就这么着，去开发东南去了。

姚崇是什么人，他一看赵诲又被逮回去了，可就傻了，他知道，李三郎不好惹，这回皇帝可毛了，伴君如伴虎，皇帝能把你捧上天，自然也能把你踩到地上，姚大人坐卧不宁，开始琢磨怎么办，想啊想啊，有了。

第二天上朝，他说了，自己老了，身体不好，请求退休。

这话暗含自贬，亦有自罚之意，李隆基焉能听不出？

隆基兄就问，你不当宰相，谁当呢？

答曰：宋璟。

玄宗想了想，姚崇为相，政绩斐然，若是贸然更换，不太安全，一是缺乏交接，二是不知宋璟究竟怎样，思考一阵，便以姚崇功高盖世为名，升了他的官，让他做了三公，三公是虚职，往往是帝王明升暗降的一种手段，姚崇便接受了，从此，罢了宰相，几个月后，宋璟上任，但姚崇的能力实在是太强，玄宗实在不愿意就此便将姚崇搁置起来，便规定，虽说宋璟为相，但姚崇依旧可参与政事，只是，没了决定权。

自此，姚宋共政的局面出现，宋代司马光对此评价很高，他说，唐代前有房杜，后有姚宋，整个唐代，无人可比。

有了贤臣，有了贤君，于是开元盛世，就这么出现了。

宋璟驾到(1)

唐玄宗年轻的时候，对大臣是很严厉的，先天二年，他刚一执政，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整顿军队风气，当时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滑，由于武则天当权时主要精力都耗在内斗上，对军队抓得很松，所以唐军的战斗力和贞观年间比，那可真有点天上地下的意思，所以李隆基一开始便以铁腕治军，他搞了个骊山大阅兵，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在骊山脚下，统一检阅，结果一看，军容不整，李三郎立马痛下杀手，当场斩了摄太常少卿唐绍，把兵部尚书郭元振流放新州，这一举动，令满朝文武震惊，可以说，在开元时期，大臣们对皇帝是很敬畏的，这种敬畏源于李隆基的严厉作风和清正廉明的治国态度，这和武则天时代，那种有点变态的君臣关系不一样。

但是宋璟来了之后，大臣们发现，原来李隆基也有怕的人，就是这位宋先生。

宋璟，河北邢台人，祖上在南北朝时期做过官，生于官宦门第，宋大人自幼没少读书，成年后，他考中了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官，到了武则天时代，他进了中书省，做了舍人，这官儿并不大，做的主要是文笔工作，但是宋璟为人极其刚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就这么个不大的官，也被他当得有声有色，最后连武则天都知道，中书省有个忘我工作的好同志叫宋璟。

在张易之兄弟一手遮天的日子里，宋璟以一介小官之身（六品），也没少和他们对着干，当时张易之诬蔑魏元忠谋逆，宋璟也曾下大力气营救了一番，和被姚崇搞掉的那位前紫微令张说也是同一阵营的呢。

我刚说了，宋璟为人极其刚正，在他当六品官的日子里，为了和张易之兄弟俩斗，没少恶心武则天，只要一发现张氏兄弟有不好的迹象，他就向武老太太告状，武则天一开始还有点耐心，后来逼急了，是真想整治他，但就是抓不到这位宋大人的把柄，没别的，只因他太

刚正了，找不到错儿，小辫子一条没有，你说把老武整得，最后不但不能治罪，反倒还要听宋璟的，不断告诫张氏兄弟收敛些，再收敛些，武老太太也明白，既然拿宋璟没法，那还不如给自己博得个好名声。

这一来张易之兄弟也没辙了，抓宋同志的把柄，抓不到，他还总是告你状，这多烦，没别的，惹不起，哄得起，张氏兄弟当时是三品大员，居然还得给六品小官宋璟溜须，罕见，偏这宋璟油盐不进，不吃这套，给钱不要，色情不搞，三温暖也不受，整个儿不食人间烟火，这乃是一圣人，把张易之搞得没一点辙，没脾气。

有一次，武则天大宴群臣，宋璟也来了，张易之一看他来，赶紧跑过去奉承，宋璟小官不大，自然坐在下首，张易之就没话找话地闲扯，说宋公乃是当朝第一人，何故坐下首？这就是套近乎来了，谁知宋璟不买账，说我无才无德，张卿何故称我为第一人？

我前面说过，张易之是武则天的男宠，当时达官显贵为了讨好他，都亲切地叫他“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宋璟却一张口“张卿”，这是同事间的一种称呼，对听惯了奉承话的张易之而言，算是极不尊重，登时就有那拍马屁的见缝插针，赶紧讨好张易之，谁呢？此人是天官侍郎郑善果，也是个小官，见状马上站在张易之一边，责怪宋璟说，你怎能称五郎为卿呢？

看看多亲切，五郎，听着就暖和。

宋璟本来就想寒碜一下张易之，一看，哦，你郑善果也来凑热闹，那就连你一勺烩吧，他是毫不客气，张口就喷：“因为我俩是同事，所以我叫他张卿，如果我和他是亲戚，按年纪，我就得叫他‘张五’！你郑善果一不是他亲戚，二不是他家奴，你叫他‘郎’做什么？想不到郑大人懦弱至此！”

张易之恨得，恨不能咬他几口，可就是拿他没法，最后连武三思都受不了他，宋璟的脾气来了，谁都不尿，见到武三思也不客气：“大王应呆在府中，何故干政？你忘了西汉时候的吕禄、吕产么？”你说把

武三思气得，最后还是他有办法，到底找了个茬子，把宋璟贬到地方上做刺史去了。

老宋到了地方上，也不消停，几下子就把鸡飞狗跳的地方衙门管得服服帖帖，谁见他都怕，唐代本来是官场相对比较民主的一个朝代，不像明清那么家长制，但在宋璟管理的衙门里，谁也不敢逆着他，这老兄实在太过威严。

姚崇对宋璟的为人十分赞叹，他知道宋璟能力强，人也好，让他接班，肯定不会亏着自己，因为宋璟的品德实在太高尚了，没那些个弯弯绕，不会过河拆桥，所以呢，他在下台自保之际，强烈推荐宋璟接班，李隆基心里明白姚崇的用意，而提拔宋璟对他也没坏处，便答应了。

宋璟驾到(2)

宋璟于开元四年年底当了宰相，接卢怀慎的位置，做了黄门监，开元五年，李隆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三省的名字又改回来了，依旧叫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宋璟的官职也就由黄门监又变为了门下省侍中，这老宋上台后，作风依旧，强硬无比，一来劲，谁的账也不买，连李隆基对他都头疼，却又抓不到他错处，姚崇执政的时候，凡事还得看皇帝的脸色，虽然不是曲意奉承，但那也算尊重领导，宋璟不是，该说就说，该干就干，不合原则的事儿坚决抵制，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满朝文武被他治得没脾气。姚崇当相时，政策多变，善于因地制宜，宋璟一来了，只要制定的政策，很少变化，就这么办，贯彻始终，有条件也要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且吏治极严，办不好还要挨处分。

时间久了，大家对宋璟就一个字儿：怕。

谁都怕他，李隆基都怕他，这么个刚正不阿的品种，千年难遇，焉能不怕。

举个例子，比如李隆基对某个大臣不满意，想治罪，事情到了宋璟那儿，只要皇帝拿不出治罪的正当理由，就会被宋璟给打回来，坚决不干，但宋璟也不是愣头青，打回去了，还要亲自去解释，解释得条条在理，李隆基听了还得点头，一点脾气都没。

那姚崇呢?

姚崇成了坐台的了，凡事宋璟处理，姚崇建议，姚崇很聪明，既然我退居二线，自然不能再把握一线的事儿，何苦来自找麻烦？所以他凡事都让宋璟做主，自己顶多充当顾问，这么做的结果是，二人配合得非常之好，宋璟那么严厉的一个人，和姚崇从未红过脸，我们都知道唐朝有“房谋杜断”之说，而在玄宗一朝，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姚崇建议，宋璟决定，黄金搭档。

姚崇，老领导，辈分大，资格深，宋璟，经验多，效率高，一身正气，这二人搭伙，朝政没个不清明，李隆基对他两个不但恩宠，而且尊重。得到皇帝的恩宠可能不是很难，但要赢得皇帝的尊重是很不容易的，唐代自太宗始，能得到这份殊荣的，也就是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狄仁杰几个，可见姚宋之能。李隆基但凡与这二人议事，必然起身迎接，二人离去时，必要送到门口，后来权奸李林甫接替相位，虽然隆基兄对他也恩宠有加，甚至超过了姚宋，但却再也没有这份礼仪了。

新一代牛人张嘉贞

牛人就是牛人，开元六年，宋璟又得了一份殊荣，但这份殊荣不是皇帝给他的，是老百姓给他的，哪里的百姓呢，广州。

唐代的时候，广州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那时候没有夜生活，没有美食街，没有客家菜，虽说是口岸，但和内地比起来，就有点鸟不屙屎的味道了，生产力多少有点儿低。宋璟在李隆基没正式登基的时候，曾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官到广州，结果这一贬，贬出一段佳话。宋璟是河北人，没去过南方，到了广州之后，好像去了外国，什么都新鲜，粤语也听不懂，他左顾右看，看了一段时间，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广州人不太会盖房子。

当时的广州人由于接触中原文化不多，生活还比较原始，盖房子主要用茅草和竹子，一间房子，实际上就是一大草棚，这种房子的好处是凉快、好盖、就地取材，当然也招蚊子，但坏处就太明显了——容易失火，而且着了就灭不了，烧得呼呼的，还挺快，一转眼就烧没了一间，还容易蔓延，动不动就火烧连营，可把广州人苦坏了，宋璟身为一方父母官，不能不管。别说，他还挺多才多艺的，不但会当官，还会做土建，他找来当地老百姓，教他们如何烧制瓦片，如何改造房子才能避火，一来二去，广州人在他的教导下会做瓦片了，会修大楼了，会防火了，那时候广州人都挺实在，觉着宋璟这人太好了，

怎么感谢他呢？就给他立了一个碑，碑上大概是说，宋大人教我们盖房子，好人。

等碑立起来，宋璟早离开广州了，后来消息传到长安，宋璟就有点紧张了，因为刻碑立传这种事，如果皇帝不同意，私下里让老百姓这么做是很不妥的，虽说是广州人自发的，但万一有人拿此事做文章，一向清廉的宋璟也怕说不清，人就是这样，越是做坏事的，越不怕事，越是当了一辈子好人的，反倒顾忌越多，宋璟左思右想，最后还是跑去找到玄宗，主动表示，这种风气不好，要禁止百姓为官吏立碑，当然也包括自己这块碑。玄宗心想碑立起来了，总不能敲了吧？便下旨，自宋璟始，无论哪个官员，无论你为民做了什么好事，哪怕你是济公活佛爷再世，也不许百姓再给你立碑！

这件事，皇帝不大高兴，在皇帝的观念里，大臣就是大臣，百姓是皇帝的，不是大臣的，不能抢风头。

此时又出了个事儿，就是恶钱事件，什么叫恶钱呢？

恶钱，就是质量低劣的钱币。

宋璟驾到(3)

唐代实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也就是铜钱和丝织品，都可以用作货币，你拿钱买也可以，你拿丝织品换也可以，所以我以前经常说某个皇帝又赏了某大臣多少匹绢，那不是皇帝小气，舍不得给钱，而是绢也算货币，也是钱，也能花，我还记得学习《卖炭翁》的时候，说皇宫里的人拿了炭不给钱，只是“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当时还挺气愤呢，怎么能拿布当钱呢？其实唐代就是拿布当钱，当然，一车炭给半匹红绡，这是强买强卖。

那年月丝织品当然很金贵，要命的是，铜也很金贵，唐政府规定，铜钱必须重二铢四分以上才可以通行，轻于这个数的，就是劣质钱，也就是恶钱。

但是铜很金贵啊，金贵，就少，货币少，币值就高，币值高，那么如果谁要是铸造铜钱，谁就赚大发了，所以私自造钱的越来越多，分量也就越来越低，恶钱满天飞，恶到什么程度呢？恶到那钱有的都不是铜的，而是铁的，要么就是锡的，或者五金杂烩，什么都有，这种情况自高宗李治显庆年间就很严重了，一直得不到解决，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钱多了就不值钱了，物价当然猛涨，宋璟上台后，就准备狠抓恶钱问题，首先，他规定，硬性收缴恶钱，回炉另造，全部溶掉，化为足量铜钱，再出炉流通，此令一出，京城哗然，全乱套了。

怎么呢？

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就是恶钱，这种劣质钱比正常的钱流通得还广，老百姓手里花的，也是这个钱，你现在要收了重铸？开玩笑，那可是钱啊，你说收就收了，那我交上去的钱，谁给我补回来呢？商人更不干了，闹了半天我做买卖收的钱都不算数啊？算了，我啥也不敢卖了，一时间你不买我不卖，全罢市了，宋璟一见闹大了，赶紧想办法，从国库中调拨五万贯足量铜钱，于长安、洛阳流通，由官府亲自

出面，以好钱换劣钱，平价购买商人的货物，这才慢慢把这场钱荒平息。

宋璟从开元四年到开元八年，在他执政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在与恶钱作斗争，手段严酷，雷厉风行，他是个好领导，是个做实事的好官，他一上任，就着手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堪称勇敢。

但是勇敢者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治理恶钱，实际上是在动摇一些人的根本利益，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有官僚，有商人，有地主，有贵族，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体，他们是穷人的对立面，他们是哑铃的另一端。

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唐政府就规定，擅自铸钱者，杀，家口籍没，这种处罚是相当严酷的，但即便这样，盗铸铜钱的还是越来越多，屡禁不止，甚至恶钱多过官钱，若非背后有极庞大的势力支持，焉能有这种场面?

所以宋璟治理恶钱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着既得利益群体开炮，那么这个群体自然不甘失败，要予以反击，所以各类对宋璟不满的奏章、匿名信等雪片似的飞往长安，对宋璟持抵触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宋璟那是有名的狗脾气，皇帝的账都不买，还怕你这个?登时下令御史台，给我查，都是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

御史们本来就成天没事干，整天就琢磨该骂谁该弹劾谁，宋璟这道命令一下，他们跟打了鸡血似的都来劲了，立刻就开始查，一番侦破工作，还真不赖，基本上都查到了，马上汇报给宋璟，宋璟说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好嘛，一口气抓了好几百号，全进了号子，这帮纨绔子弟哪经历过这个，一时间哭爹喊妈，好不热闹，宋璟只当鸟叫，全不理会。

闹得这么厉害，李隆基在干嘛呢?

他在观望，他呢，知道宋璟治理恶钱是对的，也知道被抓的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玩意，但对宋璟这种做法，他可有意见，他觉着这个

做法太粗暴了，特别是连累到了许多官员，有的官员给他的印象还不错，所以李隆基对宋璟其实很有意见，但他不能说，因为宋璟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你还不好责骂他，否则他狗脾气一上来，反驳你几句，你还真就没理，因此李隆基就这么看着，不知如何是好。

恰恰这时候，又出了个事，陕西大旱。

按说陕西这个地界，不旱是不可能的，天灾嘛，经历了也不是一次了，从唐朝到今日，陕西旱灾就没停过，可这次天灾，却成了利益阶层攻击宋璟的最佳武器。

一次玄宗看歌舞，其中有个节目，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小品或者相声，就是两个演员，各演一个角色，再搞一些幽默的对话，博得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个，结果这次出来的是两个小丑，一个做百姓打扮，一个做怪物打扮，这个怪物被称为“魃”，是什么呢？是传说中造成旱灾的恶鬼，古人迷信，认为旱灾都是这东西带来的，现在这两个小丑，其中一个就扮演这个“魃”，开演了，演百姓的那个小丑就问，说魃啊，你?在自己家里呆着，出来做甚（魃一出来就造成旱灾）？魃说：因为宋大人造成数百人的大冤狱，所以我不得不出！

小小伶人，如此明目张胆，可见背后势力何等猖狂！

宋璟驾到(4)

可玄宗皇帝却没有任何反应，面对这样公开的诋毁，他甚至连斥责也没一句，这太奇怪了，也太可怕了，宋璟这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股势力。

也许这场戏，就是玄宗本人安排的。

宋璟至此全明白了，他这才知道什么叫力不从心，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立，一种壮志难酬的无可奈何。

开元八年春，一代名相宋璟，结束了四年的执政生涯，被罢免中书侍郎，当然，李隆基很清楚，宋璟没犯什么错，所以拿出了最常用的手段——明升暗降，将宋璟提拔为开府仪同三司，当朝一品，和姚崇一路享福去了。

从此，恶钱再次充斥市场，宋璟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白费。

那么谁来接替宋璟呢?

那个人叫张嘉贞。

张嘉贞，山西蒲州人，早年做过小官，后被罢免，武则天时期提倡推荐和自荐，张嘉贞就是推荐的受益者之一，由一介平民，被荐入京城，此人有什么本事呢?

他很会说话。

他第一次见武则天的时候，老武太太坐在帘子后面和他谈话，他说这是“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一句话就把老太太哄乐了，当场点为监察御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一路做过来，直到开元年间。

前面我说过，默啜死后，突厥部落分裂，有五个大部落跑到唐帝国，玄宗将他们安置在山西马邑，突厥这个民族，很有狼性，什么意思呢? 就是养不熟，你对它再好，搞不好什么时候，它就翻脸咬你，需要你了，跑你这里找食，吃完了，搞不好它就打砸抢，这么个民

族，谁不忌惮？但它要投靠你，你又不能不接纳，这就好比一个流氓，你把抓进号子，他至少还能消停点儿，要是放到大街上，还指不定闹出什么来，所以唐帝国对这些死皮赖脸的突厥人也挺头疼。

这个当口上，张嘉贞主动请缨，要在并州建立天兵军，监督突厥人的一举一动，玄宗皇帝大喜，求之不得，去吧，张嘉贞去了，从此成了一方封疆大吏，由于治军有方，突厥人被他管得服服帖帖，为了制住这帮外来人口，张嘉贞很花了一番心思。

他命令，蔚州横野军三万，驻扎突厥人之北，拔曳固、回纥、同罗等少数民族皆驻军附近，无事则生产，有事立刻集结，听从他的调遣，他自己领天兵军，驻扎并州。

这么一布置，这伙儿突厥人别说闹事，上街买个菜都在张嘉贞眼皮子底下。

开元六年，有个人帮了他的大忙，就是这个人，让他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为以后走上宰相之路打下基础，这个人，就是前番帮助薛讷打败吐蕃的王晙。

好笑的是，那时候王晙根本没想帮他，而是想整他，当时有人告发张嘉贞贪污军费，身为御史大夫的王晙就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于是玄宗皇帝就让张嘉贞来京城对峙，结果一对，他是清白的，没贪污，皇帝就生气了，就要治王晙的罪，结果让张嘉贞阻止了，嘉贞兄说不能这么干，否则便是阻塞言路。

隆基兄大受感动，从此便对张嘉贞有了新看法，觉得此人可大用。

好印象打下了，后面的路就顺畅了，开元八年，宋璟光荣升官，张嘉贞作了中书令，从此张宰相上台。

等上了台才知道，这位张相爷比起宋相爷来，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能比那位八面玲珑心通百窍的姚相爷了。

张嘉贞这人，之所以能做宰相，在于他很喜欢对李隆基表忠心，凡事口不离“臣”字，动辄就表决心，什么“效命之秋”、“死且不惮”之

类的甜言蜜语总挂着，皇帝听得爽，认为他忠，就提拔他了，实际上呢，他的能力比较搞笑。

他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前两任宰相都太优秀了，所以他也不敢怠慢，一上任，就火辣辣地开始处理政务，处理得比谁都快，遗留的问题也是一大把，好多事情敷衍了事，只要能马上处理完就行，办的速度比姚崇还快，捅的娄子比宋璟还大，然后，他开始在朝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共计有四人：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这人火辣辣地处理政务，又火辣辣地安插亲信，连个缓冲过程都没，这么干的后果就是，满朝文武都拿他当稀奇看，没见过这么搞笑的，大家一起给他取了个饶有意味的雅号——令公，随后给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静、崔训四人也取了个绰号，叫“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看来这个张宰相还是挺能带来快乐的。

但随后大家发现，张相爷带来的不仅是快乐了，还有大棒子。

也许出身军旅，部队里混得久了，张相爷行事作风也很有点军爷的遗风，朝堂上谁犯了法，只要落到他手里，?别的，杖之，打，洛阳主簿王均犯法，张嘉贞说给我杖之！结果打死了，秘书监姜皎犯法，张嘉贞说杖之！又打死了，广州都督裴伽先下狱，张嘉贞说杖之！这次让隆基兄拦住了，你还有完没完了？该流放就流放，该贬职就贬职，你总是杖之杖之的干吗？打人很好玩儿是吧？

兵部尚书张说也忍不住了，跑出来狠狠奚落张嘉贞一顿，他说士可杀不可辱，有什么罪，判什么罪，老是打屁股做什么？前者姜皎被打死，已是不妥，今者只能依法论罪，不能再轻易打杀！

这张说就是当初被姚崇挤兑出中央的那位前任中书令，由于在地方上表现好，又回到中央了，当了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他这一句话彻底驳了张相爷的老面皮，从此二人不睦。

开元初期，大唐帝国仍旧走在姚宋创造的盛世上，人口在增加，农业商业在发展，唐朝的鼎盛时期来到了，国势达到了自李世民以来

的最高峰，但盛世不代表就不出事，开元九年四月，有人造反了。

二士争功(1)

所谓开元盛世，就是文化、经济、农工商业全面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内战，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政治相对来说比较清明，大臣们相对来说都很恪尽职守，老百姓生活比较安定，虽然恶钱很多，虽然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整体来讲，社会是向前走的。

这就是发展的惯性。

李隆基将利用这个惯性，使唐帝国走向最高峰，达到鼎盛。

眼下到了开元九年，帝国还没达到最高峰，便出事了，有人造反了。

山西有兰池州，距离灵州、夏州不远，离兰池州最近的，叫做六胡州，所谓六胡州，由六个羁縻州组成，这些地方居住的，都是被历代唐政府安置的胡人，以突厥人为主体，既然归唐政府管辖，那么不管你什么族的，都是大唐子民，是唐朝子民，就要服徭役，纳税，那时候的少数民族政策可不像现在这么宽松，汉官对边塞民族的压制和各类苛赋还是很重的，民族歧视更是家常便饭，时间久了，胡人的生活就有些困难了，也就有意见了，有意见又没处提，意见就越来越大，最后积少成多，成了累世积怨，积到开元九年四月，终于爆发。

爆发地点——兰池州，人种——胡人，首领——康待宾，他下属的名字都挺怵人——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从本质上来说，此次造反属于反抗民族压迫的大起义。

民族起义也好，农民起义也好，如果放在一个王朝的衰落时期，很可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但不幸的是，这次起义正好是在唐王朝全面上升时期，所以立刻遭到了唐政府的大力摧残。

李隆基首先站出来，发表了一席话，这席话的名字叫《讨康待宾等敕》，这个年轻的封建统治阶层的代言人可谓说瞎话不打草稿，他说兰池州胡人是“无端构孽”，也就是没事找事，又说人家“敢忘恩

化”，这就是纯粹胡扯了，徭役赋役逼得人家造反，还谈什么恩化？骂了一阵，李三郎开始出赏格，军将以下，战士以上，若生擒或斩获叛乱者一人，注意啊，仅一人，白丁，可以授予五品，五品，可升作三品，这是下了血本了，这还不算呢，如果谁要是身先士卒，带头袭破敌人的营寨，则所获牛马猪羊，全归个人所有，朝廷一概不要，不但如此，此人还要另外加官进爵。

这简直是跳楼价，这个价码一开出来，不但士兵们群情汹涌，连当官的都坐不住了，谁不想升官发财，谁不想子孙荣光，登时人人都恨不能变成超级赛亚人，去敌营大显身手。

其中最着急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郭知运，一个叫王晙，王晙我们都知道了，前者和薛讷一起大破吐蕃的就是他，郭知运是谁呢？此人本是一员边将，因屡立军功，官至羽林将军、陇右节度使，作战极其勇敢，曾在黄河九曲大败吐蕃，他身负勇力，相貌奇特，嘴长得特大，大嘴叉子咧到耳根，被人称为“虎口”，胳膊粗壮，臂力过人，人称“猿臂”，这是个猛人，这次兰池州胡人起义，他很想独自领军平乱，立个大功，封妻荫子，可朝廷猛人不止他一个，还有个王晙呢。

王晙当时已经是朔方道大总管了，此人绝不是个省油的灯，那也是刀枪丛里走过来的，这次兰池州叛乱对他来说，同样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也很想借机狠赚一把，便也积极请战。

李隆基一看两个人都请战，那就都去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多一路兵马不嫌多。

结果诏书下来后，王晙有意见了，他立马去见皇帝，说不用郭知运，我自己就能搞定。李隆基一看他这么大决心，就有点犹豫，可还没考虑好是否要郭知运去呢，却得到禀报：郭知运的兵马到了。

郭知运也不傻，他一接到诏书就星夜疾驰往长安赶，恨不能马上见到皇帝，立刻出兵，他心里明镜似的，想立功的人多了，去晚了指不定出什么变故呢。

隆基皇帝一看郭知运到了，就对王晙说那就算了吧，你们还是一起去吧。到了这步，王晙也只好答应了。但后来不知道谁，把这件事告诉郭知运了，说王晙这个人很坏，他不想你和他争功，背后打你小报告，皇帝差点没让你去。

郭知运就急眼了，咧开大嘴叉子就开骂：好你个王晙，孙子你等着。

就这么着，两个人别别扭扭上路了，李隆基也知道二人不和，怕出闪失，又命太仆卿王毛仲、节度使张说协助讨伐，当时张说任天兵军节度使。

二士争功(2)

这几位还在路上走着呢，突然消息传来，六胡州失陷，康待宾等声势大显，胡人纷纷归附，王晙就火了，他自己领着人马急驰猛进，直扑六胡州，一听说王晙走得快，郭知运也火燎屁股似的，赶紧急三火四的领着人马就去赶王晙，不能落下一步，这两位算是铆上了。

再说王晙，他走得快，先到了六胡州，二话不说，发起猛攻，胡人都有个特点，就是没人管的时候，闹腾起来比谁都凶，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有人来管，立马就草鸡了，打也打不过，跑得像兔子，纯粹的乌合之众，所以王晙兵马一到，胡人顿时大乱，被唐军杀得尸横遍野，斩首一万五千（一说三万五千），一番大战下来，康待宾等大败，逃逸而去，等可怜的郭知运兵马赶到的时候，王晙已经打完了。

把郭知运气得，恨不能抱着王晙啃几口。

不久，康待宾的余部又被张说所败，这次民族起义算是失败，康待宾被俘。

在这里说一句，本来西北的党项人是支持胡人的，但是张说并没有对党项族进行屠杀，而是安抚为主，党项遂不再叛（直到北宋出了个李元昊）。张说真是好人，姚崇当初整他，是个污点。

仗打完了，整个好像没郭知运什么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郭大人千里迢迢领着兵凑热闹来了，郁闷。但请放心，郭大人郁闷不了多久，就该轮到王晙郁闷了。

王晙、张说打了胜仗，高兴，押着俘虏回到长安，李隆基大喜，当即召集各路胡族酋长，当着他们的面，将康待宾腰斩于西市，然后封赏了王、张二人，王晙还被封了爵位，挺高兴，但不久，隆基兄就下令，把王晙这小子给我贬黜梓州！

王晙懵了，皇上你犯什么病？你吃错药了？我招你了？

没吃错，隆基兄清醒着呢，为什么突然把王晙从天上摔到地下呢，因为，六胡州的胡人兄弟们又叛乱了。

李隆基很生气，王晙你做什么吃的？让你平叛，你去得倒快，回来得也快，我还以为真就完事了呢，闹了半天你糊弄我呢？前脚刚走，后脚又叛，你这叫平叛吗？你这不是逗我玩吗？敢拿皇帝开涮？好大胆子，行了，你也别在这烦我了，去梓州任刺史去吧。

王晙糊涂啊，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我走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一眨眼又叛乱了？

他带着一腔迷糊，茫茫然去了梓州。

他不知道，问题就出在郭知运身上。

郭知运恨死了王晙，本来想立一大功，被王晙抢了风头，自己领着几万大兵，闹了半天跑西北来旅游一圈，几乎什么都没干，功劳全是王晙的，自己连个陪衬都不算，不平衡，太不平衡，所以，他就冒虚火，口臭，牙疼，难受，因此王晙撤兵之后，他呆在六胡州没走，看着这帮胡人，这小子天天在那儿运气。

王晙临走之前，对战后的安抚工作是很下了一番力气的，他苦口婆心费尽唇舌，说服教育，劝那些胡人不要再反抗朝廷，说朝廷知道他们的苦衷，会照顾他们的，胡人兄弟也挺忌惮他的，毕竟这家伙打仗不含糊，也就乐于听他的，就答应他，我们再也不反了，您放心吧。

谁知王晙走后，郭知运来了，郭知运一看，这帮胡人挺老实的嘛，怎么不闹了？怎么不继续造反了？他越看越来气，觉着胡人都该死，留着是祸害，就命令手下人马，来呀，给我继续打！

这是个浑人。

王晙本来已经安抚好了，他来了又打，这一打打出大问题了，胡人们猝不及防，被滥杀了不少，自此民心大变，被彻底激怒，他们可不管是谁下的杀手，他们只知道，汉人前番说了，只要我们不反，朝

廷会照顾我们的，现在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明明我们已经放下武器，为何又来对我们动手？还有天理么？

没啥说的，反了！

就又反了。

郭知运闯的祸，王晙背黑锅。

奇怪的是，事后郭知运反倒没什么事儿，还被玄宗升为左武卫大将军，儿子也当了官，看来郭知运在朝中，还是很有后台的。

倒霉的王晙却去了梓州，梓州，位于川北，重镇。

一年后，二人的境遇又发生了变化，王晙浸淫官场多年，哪能没几个朋友？他被冤枉后，不少人找李隆基奏明实情，时间久了，李三郎也就回过神来了，于是王晙被重新召回长安，做了太子詹事，又被封爵，其实皇帝还是很喜欢他的，同时，由于他的申诉，皇帝也开始调查六胡州又反的真正原因，开元十一年，王晙终于彻底平反，隆基兄勇于改正错误，追加王晙为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让他继续任朔方军节度使，王晙感动得要死要活。

而那位郭知运呢，很不幸，他搞倒王晙，欢乐了一年后，竟病?身亡。

看来，人不能太坏。

山大王进宫(1)

开元九年十月，姚崇病逝，这位八面玲珑的前宰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姚崇能力过人，善于通变，唐帝国失去他是个很大的损失。

姚崇去了，帝国还要继续走下去，粗人张嘉贞还是继续当他的中书令，张说同志也还在继续做他的国防部长，宋璟大人也还在开府仪同三司的高位上坐着，似乎一切都那么正常，但实际上，帝国的隐性危机正在不断加重。

首先就是贪污问题，没别的，发展了，富裕了，有钱了，社会风气自然有腐化的成分，要说官员不贪污，那谁也不信，虽说早在李治时代就出现了李义府这种大贪官，但那还算比较凤毛麟角，等到了唐玄宗时代，贪污的风气已经弥漫得相当严重，而且要命的是，李义府时代的贪污，主要是卖官，你如果不想当官，他也不能追着你要钱，但经过李治、武则天一代，再到李隆基的时候，贪污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老百姓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呢？难道说还有追着百姓要钱的贪污犯么？

答案是：有，而且，很多。

听我快快道来。

隋唐有个很可笑的制度，就是公廨钱制度，这是个什么制度呢？

这要涉及到朝廷官员的俸禄问题。

当官的也得活，也要吃饭，也要生孩子买房子，而唐高祖李渊时期京官的工资，其实还是挺高的，他们的工资主要由三类构成：

第一类就是禄米，发给你大米，隋末唐初那时候不时兴给货币，也不给银票，要给就给大米，很实在，很直接，既然你活着要吃饭，那我就直接给你吃饭的家伙算了，这大米是一年发一次，一品官，七百石，从一品，六百，二品，五百，以此类推，到从九品，三十石，唐代一石差不多是一百二十斤，按照这个计量，以从九品为例，他们

所得到的米就是三千六百斤，那么他一家人，一年，就吃这三千六百斤大米了，打他一家五口人，每人一年就能吃七百二十斤，每个月，就能吃六十斤，每天，就能吃二斤，三顿饭的话每顿六两半，还不错，按照现在的碗的大小，能吃两三碗呢，但要是人口多了，可能不够吃了，何况小官的数量永远比大官多呢，那不够吃怎么办呢？还有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第二类工资形式——土地。

当官，给你地种。

给官员的地，有两种，一种叫做职分田，一种叫做永业田。

职分田，一品大员，十二顷，从一品，十一顷，以此类推到九品，两顷，那么永业田是干吗的呢？专门给那些个王爷、国公的，亲王一百顷，郡王五十顷，等等等等，不细说了，这种俸禄方式，是唐代官员最大的收入来源。

还有第三类，就是俸料，这一类最杂，也最难说清楚，其实就是官员府里的一概杂用，什么油盐酱醋肉禽蛋奶之类的，甚至还包括仆人的配给，给你几个仆人，也算是付工资了，比如一品大员九十六个仆人，这也叫工资哦，可这类工资和钱不同，这类工资他会吃饭，所以呢，俸料里也包括了仆人的食料、用度等等，反正就是一大笔，算下来，这个俸料所付出的，恐怕不比禄米少。

后来到了唐太宗时期，改了，不直接发大米了，改发钱了，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杂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杂用一千……以此类推，发工资，这种改革，是把李渊时代的“禄米”改成了金钱，同时罢了职分田，但食料、杂用依旧在，等同于李渊时代的“俸料”，这类工资发放方式，一直贯彻到了开元年间。

那么如食料、杂用，这么庞大的一笔开支，从哪里出呢？

工资可以从税收那里出，但这个食料杂用，就得花钱买了，也就是说，你政府得花钱买，买完了，再配给官员，按照现在直接发工资

的方式来看，唐代的俸料制度就是脱裤子放屁——费二遍事。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既然花钱买食料杂用，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国库？

No，靠做买卖来。

有意思吧？政府发工资的钱，不靠税收，而是要靠做生意来获取。

做什么生意呢？自然是最赚钱的生意，有人说是垄断国家能源？非也，我告诉大家，唐初的盐铁茶酒，是不征税的！也不垄断的！幸福吧？这样说来，当时什么是最赚钱的生意呢？

答案是：放高利贷。

山大王进宫(2)

政府带头放高利贷，你要做生意吗？好，我借给你本钱，但回头来，驴打滚的利息你要还。

这就是食料杂用的资金来源，这个制度，就叫公廨钱制度，放高利贷所盈的利，就是公廨钱。

政府的钱，有那么好借？借了就得还，你要是不还，那坏了，怎么呢？你不还，负责的官员就完不成收账指标，那就要威胁到他的仕途，所以你砸锅卖铁也要还，实在还不起，那就逼得你卖儿卖女。

够残酷吧？

公廨钱由朝廷各司掌管，每个司都有专门管公廨钱的一帮职员，一共九个，这帮人的职位名称十分可怕——捉钱令史，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绝对是劳苦大众的对立面，事实上的确也是，既然是为政府放高利贷，那么追债也是替政府追，没什么抹不开的，所以这群人做起事来如狼似虎，对小民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为了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唐政府还立了个规矩，那就是为了保持剥削阶级的纯洁性，捉钱令史决不能从劳苦大众里面选拔，统一由六品官以下的官员子孙充当，这下子这群人就有了个雅号——品子（六品以下官员的儿子、孙子），又称捉钱品子。

食料杂用钱，全由这些个捉钱品子讨来，这些个品子，虽然官阶很低，但绝对属于特权阶层，唐政府规定，他们可以不服徭役，犯罪了，州县可以捉拿，但不得审问，由谁来审？他属于哪个司，就由哪个司的长官审，有道是熟人好办事，大家都是同事，也就网开一面了，如此一来，到了开元年间，这批品子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越来越不像话，闹得越来越凶，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私钱也放到债务里面，一并讨还，比如张三是个品子，李四找他借钱，本来借的是政府高利贷，但是张三借给他的，却是自己的私钱，李四不知，用了，之后张三便以还政府贷款的名义，逼着李四还钱，李四本来没钱还，但张三

是打着给政府还贷的幌子来的，由不得他不还，李四便只好卖掉家产，按照政府贷款的利息还了张三，张三却放回了自己的腰包，如此这般，开元年间品子们真是赚得脑满肠肥，可谓是肥了我一个，苦了千万人。

就这样，田，让当官的或者他们的亲戚占去了，钱，也让他们赚去了，唐帝国在辉煌的外表下，其实是危机四伏，许多农民被逼得无田可种，转而去做了悲惨的佃户，许多小资产者也被品子们搞得家破人亡，无处申冤。

李隆基作为统治阶级的总头头，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些，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开元十年正月，他硬性规定，停公廨钱，以后不准再搞这种昧良心的事儿，那么食料杂用钱怎么办呢?

收税。

唐太宗时虽然就开始收税，但和李隆基时代的收税不同，一来，那时候收税的对象是富人，二来，不是各行各业都收税，可李隆基时代的税，是所有人都要交，所有行业都要收。

似乎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和现在一样，我赚钱政府收税，税钱上缴国库，我不欠税务局，税务局也不欠国家。但是别忘了，那时是唐代，我刚说过，唐代国有资源原本是不收税的，盐铁茶酒，都没税，甭提多幸福了，现在要收税，老百姓可不干了，更何况公廨钱这玩意，不是说废除就一下子废除的，还有很多没还完贷款的，还得接着还，而土地还在继续兼并，官员巨额俸禄还得给，因此开元盛世下的老百姓，其实过得不是那么幸福无比。

不幸福，就要闹事，所以农民起义也不少，但基本是小打小闹，政府军一来，立马消停。

老百姓闹事也就罢了，李隆基还是坐在长安城，只要动动嘴，就有人替他办事，领着兵去PK，完了向他汇报战果，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开元十年九月，竟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起事了，那个人叫权楚璧。

这老兄还真有点梁山好汉的架势，特点就是胆子大，不怕死，说走咱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牛皮烘烘，他一看老百姓有意见，就琢磨了，这皇帝，姓李的做得，偏我做不得？此人是个不服管的，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是个见风就点火的主儿，想推翻皇帝。

那么他有什么资本呢？

他一没有自己的武装，二没有根据地，三没有大量的钱财去招募兵勇，这种情况下还想造反，他不是起义热情过分高涨，就是疯了。

山大王进宫(3)

可他没疯，他确实有一个资源可用，那就是，只要他想，他就很有可能冲进皇宫。

因为他在羽林军左大营工作，职位：左领军兵曹参军，因为工作性质，他确实有可能冲进皇宫。但是凭他一个，冲进皇宫也是不可能的，即便冲进去了也没什么用，于是他便网罗了几百号人，这几百号人，竟全是禁军屯营兵，不得不说，权楚璧的本事还算不小，因为他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个兵曹，兵曹，按现在来说，也就是个连排级干部，这个级别的人能蛊惑几百号人造反，而且这几百号人也都和他一样是当兵的，看来他的个人魅力确实很大。

不得不说，唐代的禁军，是支很难调教的部队，也许是当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开了个坏头，自武德末年开始，禁军便积极参与改朝换代的事，玄武门之变有他们，中宗复辟有他们，节愍太子杀武三思有他们，李隆基杀韦后有他们，杀太平公主也有他们，似乎政变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嗜好，只要有人煽动，禁军们往往很主动地参与进来。

这次也不例外。

好了，有了几百号人了，权兵曹天真地认为，只要占领了长安，就可以当皇帝，可惜中国不是法国，不是巴黎革命了全法国就跟着走的，中国的心脏决不是它的首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当年小日本占领南京都没把中国灭火，何况这个孤家寡人的权兵曹，仅仅领着几百人，要占领的只是皇宫呢?

开元九年，李隆基去洛阳疗养，洛阳是当时的东都，皇帝经常去走走，这次也不例外，只是隆基兄没料到，他走了不到一年就出事了。

开元十年九月，因为皇帝走了，没人了，权楚璧开始淘气，他告诉那几百号人，皇帝无道，我打算立襄王之子为帝，你们和我干事儿，成了一定封王封侯，怎么样？大家就问，那襄王之子呢？权楚璧

就拉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说这个就是，他是日后的皇帝。于是大家就拜倒在地，这个少年也摆出一派帝王架子，鼓励他们好好造反，争取改天换地，这群人听了也很激动，就自发组成队伍，边高叫万岁，边往皇宫冲去。

这个少年不是什么宗室的儿子，他叫权梁山，是权楚璧的侄子。

乱军冲向皇宫，一直冲到景风门，我就很纳闷，长安城里那么多禁军，怎么都看热闹？就算是大家平常老见面吧，现在人家造反了，其他各部怎么都看着？莫不是都跟着皇帝去了东都？

没有答案，反正是这伙人冲到了景风门下，然后搭梯子，爬墙，进了皇城。

就这么进去了，太简单了，但他们进去之后，并没有立刻拥立那位冒牌宗室权梁山为帝，而是首先寻找一个人，那就是长安城的留守王志愔。

王志愔，当时的刑部尚书，长安城留守，这个人平时很威严，威严到什么程度呢？他那眼神只要一环顾众人，没有不惊慌的，看谁谁紧张，瞅谁谁害怕，大伙儿给他取了个绰号——皂雕，皂，黑色，雕，大鹰，黑色大鹰也，王志愔得了这么个绰号，他还不明白呢，就问下属，为啥叫我皂雕啊？答案是：大人您眼神太凌厉了，俺们在您面前，就好比家雀，您就好比老鹰啊！

威严至此，境界不一般。

他出任地方官时，法令森严，令行禁止，谁都怕他，颇有点宋璟之风，所以玄宗把他留在长安做总负责，还是很相信他的，相信他这个严厉之人，能在皇帝不在的日子里，把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错了。

王志愔威严不假，那要看对谁，对下级，对老婆，对犯人，那当然威严，因为这种威严是不需要担风险的，大可以狂过官瘾，不必承担任何后果，所以说威严，有时候只是跋扈的代名词而已，可现在叛军来了，他威严不起来了，因为王大人知道，威严要拣软柿子捏，现

在绝不是威严的时候，保命要紧，所以他想也不想，就跑，那边叛军翻墙进来找他，这边他从另一面墙上翻出去了，够利索的。

叛军找了一晚，找不到他，就急了，因为他是长安城总负责，找他的目的，就是擒贼先擒王，现在王跑了，很可能会调集重兵回来，大家都不傻，凭这几百号人，想抵抗大军，痴人说梦。所以大家都很急，越急越找不到，就不免相互埋怨起来，最后就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权楚璧，你说的，造反肯定成，现在王志愔却跑了，你又怎么说？权楚璧也火了，这时候埋怨我做什么？大家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么？就这样，他们就吵架了，叛军中有向着权楚璧的，就帮着他吵，最后，终于演变成动武，权楚璧想劝解，已经晚了，窝里斗起来了，黑夜里还是好兄弟，天亮了却成为仇敌，互相抄家伙，你砍我我擂你，那位一身是胆的好汉爷权楚璧兵曹，稀里糊涂死于乱军之中，包括他的侄子权梁山也玩完了。

兵变，此时已经成了一出闹剧。

打了一阵，死了好些人，剩下的叛军终于清醒了，我们这是在?吗？要拥戴的人，让我们自己杀死了，而此时我们头上，还顶着叛军的牌子，这算怎么回事？他们反应也够快，立刻不打了，转而开始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从仇敌一下子又变回了好兄弟，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把权楚璧叔侄的脑袋送往洛阳，并向皇帝表示，我们错了，请皇帝接受我们的忏悔。

挺聪明的。

很快，叛军的使者把权兵曹的脑袋瓜子送到了洛阳，李三郎没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让河南尹王怡回长安去处理此事而已，一场叛乱，就这么平息了。

可笑的是那位以“皂雕”著称的刑部尚书王志愔，他怕皇帝回来追查他失职的责任，竟然活活吓死了，我估计是心脏病突发，看来真正的老鹰不是他，而是皇帝。

危机乍现(1)

权楚璧之乱平了，河南尹王怡受命处理此事，这王怡啊，是个神秘主义者，怎么呢，他的信条是怀疑一切，看谁都有问题，这一点很像《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既然谁都怀疑，那就得审问，于是把这些个闹事的禁军都抓了，挨个审，事情本来没他想的那么复杂，但他一定要很主观地让犯人们按照他的思路去认罪，否则就是撒谎，结果审了个把月也没个结果，玄宗派人来问，他也只好说没审完，隆基兄不高兴了，这么点事办这么久，行了，你回来吧，还是得派个老辣的去，谁呢？宋璟。

这算是找对人了，老宋自打开元八年被明升暗降，一直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这次又可以显身手，他去了。

他一去，首先就找犯人，挨个问事情经过，主要打听一点：谁是带头人？权楚璧、权梁山煽动叛乱时，都有谁最响应他们？

犯人们自然想早日脱离苦海，就一一指出了当初和权楚璧一起闹得最凶的几个，宋璟说好，按法律，把他们全部斩首，家人流放或族诛。完了之后，其余人等，释放。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

这就叫干练。

隆基兄自然很高兴，老宋办事既然如此快当，索性就做了长安留守吧。

这宋璟终于在闲置了两年之后，又开始放光。

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此话没错，老宋是金子，但开元年间能称为金子的可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张说同志。

张说，曾经的中书令，被姚崇搞下课后，做了国防部长，我从一开始，就对此人一直很褒扬，实际上，此人也确实很厉害，能力十分出众，李隆基信赖的目光迟早会落到他身上。

张说本是文官，从武则天时代开始步入仕途，从此磕磕绊绊走过了好些春秋，和张易之兄弟也斗过，和姚崇也斗过，也被贬过官，也曾复起过，可谓几起几落，在被贬黜的过程中，他做官的地方离京城越来越远，官职也渐渐由文官向武将转化，后来，竟文武兼作，又当天兵军大使，又当御史大夫，还要兼修国史，全能。

李隆基也逐渐发现，这张说是个人才，可谓是放到哪里哪里亮，在哪儿都能干，文的也行，武的也可，整个是个铁人三项赛的料，不由得对他越来越喜欢。

张说也很争气。

开元八年，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王晙不断对少数民族用兵，弄得边境各族都很紧张，有的已经投靠了唐帝国的部落，甚至又想脱离，在这种情况下，张说一身是胆，准备亲自去各部落面见酋长，劝慰他们不要离去，并以人格保证他们部落的安全，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怕遭不测，张说道，黄羊怕被人吃掉，我不怕，野马怕被人喝血，我也不怕，眼下形势危急，正是我效死之时。

结果他非但没死，且交涉成功，能臣也。

前面我说过，王晙在讨伐康待宾时，和郭知运闹翻了，结果是郭知运滥杀胡人，王晙被贬职四川，而胡人又反，那么胡人又反之后怎样了呢？被张说镇压了，杀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再次平乱，不但如此，为防止胡人再反，他把六胡州的胡人尽数迁入内地，和汉人通婚，改变他们的血统和生活习惯，于是胡人们身处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逐渐被同化。

李隆基对他这个做法十分赞赏，一高兴，给了他二百户。

接着，久在边关的张说，回到京城，面见皇帝，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也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头。

他的主张是，裁减边兵。

当时唐朝的边兵，全部算起来，已经达到六十多万，而在开元年间，除了镇压几个部落叛乱和少数民族起义之外，没有大的战役可

打。李世民时代由于是开国不久，为了树威和国家安全而大杀四方，到了李隆基这一辈，国土基本定了，四邻基本都打过了，打得过的，早打灭火了，打不过的，也保持僵持状态，双方都避免再爆发大的冲突，如吐蕃，因此边境上再养着六十多万人马，对国家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所以张说奏请裁军。

玄宗认为，这倒也是个办法，思考再三，同意了，裁减了二十多万人，回家务农。

其实张说的本意是减轻国家负担，这个主张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第一步实现了，张说开始实施第二步。

危机乍现(2)

第二步就是，兵农分家。

唐代前期，兵农是不分家的，府兵制本身就是兵农一体的制度，战时为府兵，闲时为农民，但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差，还要服兵役，服兵役的同时，其家人还要交税服徭役，这就顶不住了，久了，就开始出现了逃亡现象，也就是流民出现，那么张说为了改善这种现象，就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兵民分家，当兵的，全家都是军户，不服杂役，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政府照顾你，兵是兵，民是民，这样一来，减轻了百姓负担，二来，逃亡的人必将回来当兵。

果然，这个计划一实施，流民纷纷跑回来了，要当兵，唐政府一口气招募了十三万人，全部征为京师宿卫，号“长征健儿”。

张说的两个方案，减轻了两个负担，一是国家负担，二是百姓负担，在当时，不失为好办法，但是，它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府兵制被严重破坏，本来府兵亦兵亦农，现在出现了专门的雇佣兵，以当兵为职业，而府兵的待遇不如佣兵，自然大家都想当佣兵，而且，上行下效，你皇帝都主动招募佣兵了，我边关大员就招不得？从此募兵制开始抬头，有趣的是，玄宗并不抵制这股募兵的风气，反而大力倡导，原因很简单，均田制破坏严重，府兵负担沉重，逃亡者众多，一句话，府兵制撑不下去了，再不推广募兵制，国家将无精兵可用。

募兵制抬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私家兵日重，这种隐性危机，在开元初期，还没显露出来，在当时来看，张说办了件大好事，直到一个叫安禄山的人出现，这种隐性危机才变为显性灾难。

办了好事，皇帝就高兴，一高兴就表扬张说，同时，看那位张嘉贞同志，就不大顺眼了。

这两年张嘉贞在干嘛呢？

他比较郁闷。

自打做了中书令，人们发现，他性格不是很好，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喜欢打人、吵架，比较浮躁，久了，李隆基也不是很喜欢他，当然，一开始是很信任他的。张嘉贞有个弟弟，此人由于哥哥的缘故，也做了高官，然后就老实不客气地开始贪污，张嘉贞明知弟弟不检点，也不报告，最后东窗事发，他弟弟被拘了，他也有连带责任，所以呢，也被拘了，鉴于他认罪态度较好，皇帝没怎么他，让他做幽州刺史去了，张嘉贞，走人了，经年后，这老头子想不开，得了青光眼，盲了。

张嘉贞走人之后，张说上。

开元十一年，张说复为中书令，自开元元年被姚崇逼走后，历经十年，终于再次为相，其能力与韧性着实令人钦佩。

张说当了宰相，兵部尚书谁来做呢？自然是打了不少胜仗的王晙，王晙当时是兵部尚书兼朔方节度大使，手中可用之兵遍布北方，甘肃、青海、山西、河北之兵，皆为所用，如果他想造反，绝对是惊天动地，而他手下任何一个节度使想造反，也一定是气势磅礴，仅山西大同军节度使，手下就有十州兵马可用，十分骇人，而这些兵马，十几年间就会由府兵变为佣兵。

唐代由此出现了一个很不安全的局面——边兵日益变为边将的私兵，兵力外重内轻的形势就此开始，而造成这一切的初衷，不过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罢了。

谋逆大案(1)

张说当了几年中书令，政绩还行，但当时官场风气已经是无官不贪，张宰相虽然能力很强，但也不能免俗，有钱赚的事儿他并不拒绝，要说玄宗时代真正的清官，恐怕只有宋璟，姚崇都不算。

到了开元十三年，张说为了邀宠，对李隆基大肆吹捧，吹捧的目的——保住官位，从刘幽求到姚崇，再到宋璟、张嘉贞，到自己，这个相位实在是不好坐，不跟老板搞好关系怎么能行。

但和老板搞好关系没那么简单，小企业里面至少都得吃个饭，何况这老板是皇帝，请吃饭是绝对搞不定的，那怎么办，张说有办法，他对李隆基说，您，伟大！经天纬地，能耐人，您不表示一下自己的伟大太可惜了，所以臣我建议，您去泰山封禅。

李隆基在皇帝这一行上，也干了十几年了，对内，还算是歌舞升平，虽说流民多了点，但帝国总体上还是发展的，而且超越了前代，对外，吐蕃基本上闹不起大浪了，突厥也算是消停了，契丹么，也没怎么胡闹了，这十几年里唐军打了几仗，都还行，打赢了的多，颇有点兵强马壮的意思，所以呢，自己感觉也不错，觉着，也该折腾下一下了，显示显示伟大也好。

于是他同意了，去封禅。

封禅是个什么举动呢?

封禅，就是一种祭祀，登上山顶，祭天拜地，祈求老天保佑，自己多子多孙，国家兴旺发达，百姓不闹事，有衣穿有饭吃，早日进入小康社会，等等。既然是登山祭祀，就得找个高山来登，当然，你要是建议古代帝王去登珠穆朗玛峰，他非把你灭族不可，所以就要找个高点儿的，还能爬到顶的去登，这么一找，泰山最合适，因此帝王们都往那里跑，玄宗也不例外，要封禅，去泰山。

这边玄宗要去封禅，那边张说就伺候着，皇帝出门自然是大张旗鼓，车水马龙，花钱如流水，海陆空三军护驾，张说为准备这些忙个

不了，还没等忙出个头绪，有人来填堵了，这个人叫源乾曜，当时的官职——尚书左丞相兼侍中。

这个职位基本上是总理大臣，级别和张说不相上下，他不同意皇帝去封禅，跑那么远干吗，劳民伤财。于是他就把观点和张说谈了，想和张相爷交交心，咱不去好不好？谁知张说立刻不悦，愠怒，说就要去！听语气，没得商量。

源乾曜，和张说不同，张说，是靠本事干上来的，阅历丰富，官也做过，仗也打过，几起几伏，什么没见过？所以为人很强势，而源乾曜是被人推荐才当上高官的，底气不那么足，见到张说，总有点怕，张说语气强硬，他也就不敢当面争了，也就随了张说，但虽说表面上不敢争，他心里可别扭，怎么大家都是宰相，你就那么横呢？他就想找机会整整张说。

张说可不知道源乾曜心里怎么想的，他也没工夫去琢磨，忙着搞封禅呢，忙了好一阵，终于全部准备好，李隆基可以出发了，开元十三年十月，李老三离开洛阳，奔泰山去了。

一路上果然劳民伤财，走到哪里哪里就得提供大量的食品用具，各地方官发动老百姓供给，竟达到车拽牛拉几百里络绎不绝的盛况，皇帝出趟门真的地动山摇。

终于到了泰山脚下，开始往上爬，这一来泰山地区的景象可不得了，唐军环绕山脚上百里，旌旗遮天蔽日，吓人道怪，不知道的以为要打仗呢，其实是保护皇帝爬山。

张说聪明一世，这时候却犯了个大错误，他下令，只能是自己和一些省市官员还有皇帝的亲随上山，其余官员，山外候着。此令一出，百官大哗，骂张说的比比皆是，怎么呢？难道办公室坐久了非要登山？不登山气成这样？

不是的。

原因是，跟着皇帝登山的人，按制度，都该升官，且升官的幅度很大，至少升到五品。

你张说把自己的亲信带上去了，我们大伙儿都在下面没机会，好不容易熬到这天了，等的就是爬趟山，升个职，顺带锻炼身体，如今倒好，都窝在山脚下候着，可以说，张说把大多数人的升官梦给断了，由此犯了众怒。

有人就劝张说，说你这么干也太露骨了，想提拔自己亲信也不能这么明摆着吧？你不怕日后难收拾？但张说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压根不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们不高兴？随便，老爷我不伺候。那个劝他的人摇头走了，此人叫张九龄。

谋逆大案(2)

自打这件事后，张说的名声臭了。

然后，他又得罪了一个很不该得罪的人——宇文融。

宇文融，当时任御史中丞，他和张说可以说是前世的冤家，俩人见面就打。

为什么打呢？因为能力都很强。

先是张说提出裁军，让军人回家务农，宇文融立马就提出来查访天下流亡农民，给他们户口，收他们轻税，张说又提出让流民回来当兵，宇文融马上就往农村跑，亲自采访农民，关注三农问题，解决一线事务，久了，老农们都很感念他，称他民之父母。

这张说哪能受得了？！宇文融你这是给我上眼药啊，我干什么你干什么，还处处想干得比我好，美得你！

他就开始对付宇文融。

想对付太容易了，从此以后，只要是宇文融的奏章，到了张说这里，就俩字：不准。

张说是中书令，那是有奏章审核权的，如果他说不准，别说是宇文融的奏折，就是李隆基的圣旨，也不可能执行得了。宇文融就急了，他一连给皇帝上了无数道奏折，连个响动都没，全在张说那儿压着呢，把宇文融气得，但还真就拿张说没办法，因为人家是按章办事，你能说他办事不公？

宇文融也不是吃素的，张说你这么做可就过分了，既然如此，老子和你拼了。

他就开始找罪名对付张说，要说他管理农业的本事还可以，但罗织罪名搞别人，他还真是玩不转，不过他有两个朋友，这二人在这方面可谓精明干练，就是这两个人，此番断了张说的仕途，他们二人，一个叫崔隐甫，另一个名声实在太大，他叫李林甫。

这两个都是御史，专门负责督察大臣，别的本事没有，整人的本事尤其大，一上来就给张说定了两条大罪：贪赃、结交术士。

贪赃，这没什么，谁都贪，张说贪点儿也不意外，这个罪名，仅仅是个辅助，后面的结交术士，可就是大罪了，大到什么程度？谋逆。

唐代帝王是非常反感大臣结交术士的，当初李义府找术士望气，被李治干掉了，太宗时代张亮被杀，罪名也是结交术士，结交术士给自己看相、预测，在当时被认为是造反的前兆，崔、李等人一上来就给张说定了这么大的一条罪，下手果然霸道，由此可知李林甫日后为人。

张说做梦也没想到宇文融手下还有这么俩猛人，立马就傻了，李隆基也有些惊讶，他虽然不信张说会结交术士，但既然有人举报了，总得查一查，万一有呢？再说你不查也没法服众啊，于是就派人查，但他还怕有人故意冤枉张说，便想了个招儿，来个三堂会审，命大理寺、御史、刑部联合审案，由尚书省带头审理。

李隆基的本意是好的，他认为人越多，就越公平，因为互相监督嘛，但他不知道，这下可要了张说的命了，为什么呢，抛开大理派来的人——少卿胡珪不说，也抛开刑部来的人——尚书韦抗不谈，单说审查此案的御史，正是崔隐甫，而尚书省派来的负责人，正是尚书省的老大源乾曜。

这二人全和张说有别扭，特别是源乾曜，还是此案的总负责，太可怕了。

果然，案件一开审，几个审案的就往一边倒，把张说的哥哥先捉了，因为张说还没被撤职，级别还在，所以先抓他家人审问，还别说，张说他哥骨头还真硬，到了堂上，大喊冤枉，死不认账，最后为了表示抗议，他把耳朵割下一块来，这是突厥风俗，割耳明志，以示清白。

这案子就很难审了，人家不认账，你怎么办？

但只要人心齐，泰山也可移，这么多人一起调理张说，就不信整不倒他，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另找突破口，派人日夜监视张说的亲信大臣，总能找出把柄来，果然，在悉心侦破和耐心监视之下，张说有两个亲信还真就被抓住了，当时他们正在收受贿赂，还找了个和尚给他们算卦，被抓个现行，太好了，给张说定的罪名，先被他两个手下给摊上了。

这还有什么说的？你手下还不是看着你的眼色行事？他们都这么肆无忌惮，你张说那还不得上房揭瓦？所以几个人最后下了定义：张说定有反意！

结论送到了李隆基那里，张说被双规了。

李隆基就琢磨，这张说，真的要反？受贿，那是肯定有，不过话说回来，又有谁没有？这个罪可大可小，可后面的结交术士就麻烦了，这是真的？

思来想去，他叫来一个人，让此人去张说家里，看看这位被双规的宰相爷在干嘛，他想通过张说的表现来判断事情的真假。

被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太监高力士。

李隆基有个特点，就是每逢关键时刻，他总是更相信身边的人。

高力士去了，不久回来了，对李老三说：张说坐在草席上，吃饭用的是瓦盆，蓬头垢面，十分忧惧。

李三郎就犹豫了。

首先，张说这么害怕，看来是确有其事，那现在怎么办呢？杀他？流放他？张说自任宰相以来，兢兢业业，功劳甚大，奇谋良策屡出，说他要谋反，绝对不可能，而眼看着从前意气风发的张大人如今这个样子，李隆基的恻隐之心不禁翻动，思考再三，若不处罚张说，给这些个大臣交待不过去，那还得处罚，且处罚得还要重，但又不能伤害他，这实在是个技术活儿。

最后皇帝下旨，张说回家致仕。

什么叫致仕，就是退休，张说被勒令提前退休，但皇帝又规定，退休后，在家中继续修国史。说到底，李隆基是真不想让他走，不过处分的手段还真是非常艺术化，看来李老三搞管理还真有一套。

就这么着，张大人三年中书令的生涯宣告结束，回家过年。

那么他走了，谁来当?

答案是：根本没人。

李隆基本就不愿张说走，迫于无奈让他退休了，之后越想越别扭，干脆一赌气，不招人了，你们不是死活都要赶他走吗? 那好，现在这个位置，他走了，你们谁也坐不了！

太监上阵(1)

太监是个特殊人群。

说他们的性别是男人，但他们却没有男人最引以为荣的东西，说他们是女人，恐怕全体女性都不答应，我觉着最难以想象的太监，就是自己净身入宫的那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那一刀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痛楚和期望。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谁也不会无故让自己挨一刀，更不会拿子孙根开玩笑，所以当太监的人，必然有个极大的梦想以及实现它的巨大渴望。

太监还有个名字，叫宦官，名虽为官，实则不是官，帝王家奴而已，他们没文化，没地位，被大臣们瞧不起，但他们不甘心，守着帝王还被人欺负这也太冤枉了，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控制皇帝、排除异己、把持朝政，以求富贵，比如秦代赵高，汉代张让，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唐代也有这种产物，在玄宗时代，太监参政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为首的两个人，一个叫高力士，一个叫杨思勖。

由于不是真男人，做太监的滋味并不好受，总让人作践，他们有个很难听的名字，叫阉人，知识分子骂他们时甚至用个更难以入耳的词儿——竖阉，高力士就是个阉人，且自幼被阉，在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之后，他就打算这辈子要做个人上人。

他被送去宫里不久，因为犯了个小错，让武则天赶出宫廷，如果他就此被逐出京师，也许不是冻死就是饿死，那么历史上有名的大太监高力士也就不存在了，但有句话叫吉人自有天相，此时灵验了，高力士在宫中拜了个老干爹，当然也是太监，叫高延福，这个高公公原本是武三思家的，因为表现好，被送进宫，和武三思十分熟稔，现在干儿子有难了，自然要拉一把，便走了武三思的门子，把高力士送到了三思府内。

武三思府中自然是达官显贵来往不绝，久了，聪明伶俐的高力士也就都熟悉了，也认识了当时还是临淄王的隆基兄，后来因为他表现实在太好，人情世故无不通达，武则天又把他要了回去。高力士的眼光是很独到的，武周末期，他凭一个宦官的身份，便已看出宫廷行将大乱，辗转反侧，他终于投到了李隆基门下，成了辅佐玄宗上台的两大太监之一，至此，投机完全成功。

虽说投机成功，但他还是个太监，而太监有两类，一类是终老于后宫，另一类则是张让、刘瑾之辈，高力士自然想做后者，但苦于没机会深入政务，这时，一个叫王毛仲的人，成全了他。

王毛仲，高丽人，自少年起，便服侍李隆基，主要工作是当保镖，就是成天拿张弓，看谁像坏人就射谁。

如果照这样发展，到后来李隆基诛杀韦后时，他本来是可以进入羽林军的，但是关键时刻，他却跑了，李隆基发动政变时，他不在，不知道躲哪里去了，政变完了之后，他又出现了，李隆基就不是很高兴，但李老三还很重情义，也没怪他，反倒让他做了将军，王毛仲于是非常感念，但皇帝也不傻，基于情义，自然不加罪于你，但说到实干，你也不行，便让王毛仲顶着个将军的职衔，却专门负责饲养宠物，你还别说，这老兄心里有愧，也真没怨言，不多久，养得是鸡肥狗胖骆驼壮，玄宗一高兴，又给他加官了，最后这王毛仲凭着饲养员的本事，竟然官至三品将军。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闹别扭那段时间，王毛仲可没闲着，因为实在不好意思，前番杀韦后他躲了，如今再不表现，未免太对不住皇帝，所以剿灭公主党他是冲在前面的，事后李老三一高兴，封了他五百户，霍国公，最关键的一点，让他进了禁军，左武卫大将军。

毛仲兄从此就抖起来了，看谁都不顺眼，对谁都唧唧歪歪，搞得大家都烦他。

俗话说树大招风，王毛仲如此招摇，不怕招嫉么？答案是一点也不怕，因为他和皇帝关系特好、特铁，这老兄想方设法讨李隆基欢

心，甚是下了苦功，他每次入宫见皇帝，皇帝没来之前，他就跟猴子似的，抓耳挠腮东找西找，好似丢了几百万支票，但只要皇帝一出现，哇他立刻见了亲娘似的，能闹一晚上。

铁哥们自然不能亏待，所以王毛仲一门显贵，他生的孩子，还没睁眼呢，就是五品官，这类人实在得罪不起，所以当时的高力士对他很敬畏，但王毛仲却不识相，高力士那边跟孙子似的，他却半眼都不看，左一个瞧不起右一个看不上，一句话，拿阉人根本不当人。时间长了，高力士可就火儿了，咱大小也是随皇帝一齐起家的，你当初有功，咱当初也不差，凭什么这么三孙子似的哄着你，走着瞧。

太监上阵(2)

所以说宦官可得罪不得，王毛仲无意间严重伤害了高力士的自尊，他即将倒霉。

过了不久，毛仲兄开始得陇望蜀，他说我啊，不想当左武卫大将军了，我想当兵部尚书。隆基兄可就犹豫了，为什么呢，左武卫大将军，那是军职，也就在部队里管管事儿，你想混也混得下去，可兵部尚书那是国防部长，那可是国家重要机构，没两把刷子是做不来的，历任兵部尚书，如张说、王晙，哪个不是独当一面之辈？你，王毛仲？你行么？左思右想，没同意。

看来玄宗还是挺清醒的，铁哥们，那也得看才干，关系好归关系好，养着你可以，但你想做关键职位，没门。

王毛仲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就发牢骚，然后就被高力士的人听去了，于是高力士就在李隆基面前狂说他的坏话。这一切王毛仲可不知道，依旧我行我素，自我感觉良好，一不小心还把老婆的肚子搞大了，又生了一个男孩，机会终于来了，这个孩子将葬送王毛仲的一切。

李隆基听说毛仲兄又生了，便按照常例，仍封这个新生儿为五品官，并派高力士去传达旨意。高力士去了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他是哭丧着脸回来了，一见李隆基就老大不开心，李老三就问他王毛仲的孩子什么样啊，多少斤啊，胖不胖啊之类的，最后问道：我封他儿子为五品官，他高兴吗？

高力士面无表情道："王毛仲接旨后说'此儿难道不可以做三品么？'"

这话一出口，李隆基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三品？你刚生下的孩子就要做三品？我给你五品还不满意，你还想他做三品？

接下来皇帝彻底愤怒了，破口大骂，意思是王毛仲你个狗贼，昔日杀韦后，你首鼠两端，我都没追究，今天你还不满意，竟敢怨我?

皇上怒了，高力士赶紧点火：此人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

这剂猛药终于灌进去了。

不久，李隆基下旨，王毛仲本是我的家臣，一不老实二不听话，贬之，家里亲戚朋友，朋比为奸，全贬之。

王毛仲时代就此完结，此人后被李老三派人追杀，和皇帝斗气最要不得。

王毛仲无意间成全了高力士，这件事后，李隆基觉着，还是宦官最安全，又听话，又忠心，还时不时给自己汇报大臣动向，贴心小棉袄一样，由此，大用高力士。

几乎是一瞬间，高力士便大权在手，宫中一切事宜，皆先过高力士，再至玄宗，所有侍卫，均由高力士掌管，各地奏章，都要先呈高力士，再给玄宗，而且如是小事，则高力士当时便可批复，不必递交皇帝。

又有军权，又有批复权，这叫什么?

这叫站着的皇帝。

但高力士不是奥特曼，他手握大权，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所以他下面有十一大太监，分管各项工作，他们是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其中边令诚便是后来冤杀高仙芝的主谋。

凡事有主内，有主外，高力士主内，谁主外呢?

杨思勖。

这个人，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他：恶魔。

不得不说，他是个很有本事的太监，因为他不但是太监，还是个统帅，他很会打仗，也很会治军。

不过他虽然会打仗，但从不参与抵抗外虏，其主要工作就是——镇压起义。

这是个专打内战的。

从开元初年到开元十六年，他镇压过四次大的起义，有民族起义，有农民起义，每次都斩首数万而还，有两次，还积尸为京观，可见其为人残忍好杀，但有他在，李隆基才睡得安稳，这是一条真正的恶犬。

他早年曾追随李显，很难想象的是，他虽然是太监，武艺竟相当高强，虽然没练过葵花宝典，但出手却十分凌厉。

当年节愍太子李重俊联合李多祚闹事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个插曲，李多祚率军到了玄武门楼，韦后调兵防御，随军御敌的将领里，就有杨思勖，当时李多祚手下先锋野呼利领军先到，杨思勖立刻请命出战，李显同意后，他一马冲出，一个回合，仅仅一个回合，就砍飞了野呼利的头！

能一个回合斩下羽林军先锋脑袋的太监，那绝对是精品太监，而且是精品中的极品。

这就是杨思勖，可怕的杨思勖。

有趣的是，杨思勖虽然杀人无数，但最后杀的那个人，竟是高力士下面的十一大太监之一牛仙童。当时有朝廷大将不法，玄宗派牛仙童查案，结果牛太监却受了贿，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面东窗事发，皇帝大?，要处死牛仙童，又觉得一刀杀了不解恨，思来想去有了，把这事交给以残忍闻名的杨思勖去办。

杨思勖趁机大过手瘾，先是把牛仙童捆猪似的在架子上捆了好几天，然后用类似于凌迟的刑罚杀了他，并同时吃了不少牛太监身上的肉。

老杨打了一辈子仗，总体来说，用兵不错，打法果断，但手段残酷，不值得效仿。

自此，李隆基外有杨思勖，内有高力士，宦官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唐帝国太监专权的局面，自玄宗始。

美男子，大丈夫(1)

开元时期，朝廷里面大概分为这两伙势力，朝堂上，是宰相的天下，皇帝身边，是宦官的地头，一般来讲，只要大臣不得罪太监，太监也不会随意找不痛快，大致上处于两不相犯的状态，甚至，大家还相互提携，一团和气，所以如东汉或明朝时期的宦官弄权，在开元年间还没有出现。

张说下台了，从开元十四年到开元十七年，三年间，没有中书令，中书省一切大事，都给中书侍郎处理，第一宰相的位置，就那么空着，谁要是想做，没门，李隆基心里憋着气呢，好不容易找到个张说，却被你们这帮人给踢下去了，他下去了，你们也上不来，你们谁也别想当这个职务！

一赌气，就赌了三年多，到了开元十七年，局面终于扭转。

扭转局面的这个人，叫萧嵩。

萧嵩，名字很好听，人长得也很好看，有个绰号叫美髯公，关羽是不是真的美髯我不知道，但萧嵩却是真的很美，长得帅气，人也高大，胡子也漂亮，还有一点，就是名门之后，他是梁武帝萧衍的后代，他的祖上，就是太宗年间那位总是和皇帝顶牛的萧瑀。

长得好看又大方，加上身份显贵，无论哪个时代，萧嵩都是美眉们追逐的对象，但他却没时间拈花惹草，因为他一直在忙着当官。

也难怪，像他这么个出身，想不做官都难，更何况他还被一个大人物看上了，这个大人物认定他有经天纬地之才，拼命用他，使得他在几年内就升为尚书左丞、兵部侍郎，进了中央，这个大人物就是开元初年的掌权者姚崇。

但入京之后，萧嵩并未如他人想象那样平步青云，而是被皇帝冷落了，起因也很简单，李隆基看不上他。萧嵩外貌如此魁伟，李三郎嫉妒他么？当然不是，正因为他长得很帅，所以皇帝一开始也很喜欢他，领导喜欢的人一般都会压力较大，因为领导总习惯让自己喜欢的

人多做点事情，萧嵩也是这个命运，不久隆基兄就让萧嵩起草个诏书给他看，萧嵩刚进中央，就有些紧张，怕干不好影响前途，谁知越怕干不好，越干不好，最后压力太大，自然没发挥出正常水平，就交上去了。

李隆基自然很不满意，看了一眼就还给萧嵩，说你把这里、这里、还有那里等等给我改一下。说完，就坐着喝茶去了，等着萧嵩改完，最后茶都喝了一壶了，再看萧嵩手里的草稿——一个字没改。

为什么呢？可不是萧嵩很固执，惜墨如金，就是不改，他还没那个风骨，他之所以不改，因为他被吓着了。

皇帝的诏书岂敢怠慢？一旦出错如何了得？改？怎么改？改错了怎么办？这一壶茶时间里，萧嵩光琢磨这些了，越琢磨越紧张，越不敢下笔，所以皇帝拿到手里一看，根本没改。李隆基就火儿了，火儿了怎么办？一份诏书，还是草稿，总不能为这个抓人坐牢吧？李三郎也没办法，无奈之下挥挥手——你去吧。

萧嵩逃命似的走出了皇宫。

大殿里，李隆基把草稿狠狠摔在地上，张嘴就骂："此人真是虚有其表！"

既然是虚有其表，那就别在皇帝面前碍眼，开元十五年，萧嵩被皇帝大人一脚踹出京城，往边境上去了。

去边境干什么？

去当炮灰。这就是领导的一贯手段，对于自己看不上的人，换个环境给他"锻炼"，如果他炼得好，那就继续用，如果还是那德行，那就彻底失望，给个闲职养着算了。

于是萧嵩去了西部边境。

当时西部边境很热闹，吐蕃和回纥都在折腾，先是吐蕃一鼓作气攻陷了唐朝的瓜州，接着回纥又把唐朝的军队伏击了，还杀死唐朝大将一名，局面十分混乱，萧嵩就被派到了这个地界，此时他的前途不太光明，颇有点不成功则成仁的味道，一不小心脑袋就没了。

看来皇帝确实很对得起他，萧嵩当时的表情一定是苦笑为主。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那就应了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萧嵩此时没了退路，只有搏命，此时他反倒冷静了，反正皇帝不在身边，这里他说了算，他是最大的官，所以倒不紧张了，安顿下来之后，他仔细琢磨一阵，觉得不行，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地混，得解决问题，只有解决问题，自己才有出路，于是他就向朝廷写了封信，主要是要兵要将，准备打仗。

美男子，大丈夫(2)

唐玄宗没想到这么个“虚有其表”的萧大美男居然还知道要兵将，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水，就批了，调了三员大将给他：裴宽、郭虚己、牛仙客。

萧嵩一看能打仗的来了，很高兴，便又提了一个要求，请朝廷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

张守珪，唐朝边将，常年在外作战，勇猛而多谋，当初北廷都护府斩同俄特勤，就有他一个。

萧嵩的法眼看中了他，皇帝也爽快，你要我就给你，条件只有一个——打胜仗。

于是张守珪也来到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

萧嵩没有看错，张守珪是个人才。

瓜州这个地方经常挨吐蕃的打，被攻陷过几次，每次吐蕃人都是连杀带抢大包小包地走了，瓜州人被彻底打怕了，只要看见吐蕃人，也不管对方几个人，看见就跑，没命地跑，吓破胆了。张守珪到任之后，一开始还安慰居民，说我朝廷大将来了，大家不要慌，只要修缮城池，恢复生产，一定会战胜吐蕃人的。

大家一听，心里有底气了，朝廷大将，那还了得，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都老老实实修城、种地，张守珪心里高兴，看来民气尚可用。可还没高兴完，突然就见老百姓疯了似的跑，城墙也不修了，买卖也不做了，怎么了这是？登高一望，差点气歪鼻子，原来是一小撮吐蕃军跑来虚张声势，转眼又跑远了。

张守珪这才知道瓜州的实际状况，原来这个刺史不好当啊。

不好当也得当啊，上了贼船想下来那是没门，于是张大人想了个办法对付吐蕃人——空城计。

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谁让城里的人根本不敢打仗呢？不是没人可用，张大人也不会走这步险棋。

很快，吐蕃军又来了，这次是正规部队，人数较多，因为打瓜州打得次数多了，这帮人也没什么忌讳，到瓜州就跟回自己家似的，肆无忌惮就往城下冲，这时候就听城头鼓乐喧天，抬头一看，张守珪坐在那里面带微笑，又吃又喝又跳舞，无比开心。

那年头没有三国演义，就是有估计吐蕃人也不会看，所以根本不知道这位爷唱得是哪一出，据他们质朴的判断，敌军到城下的时候，城里的人如果还在吃喝玩乐，那不是疯了就是有埋伏，眼下看张守珪的样子，不像疯了，那就是有埋伏，有埋伏？不好！有埋伏！

吐蕃人是很敦厚的，脑袋没怎么拐过弯，既然有埋伏，那还等什么，快走！

于是没人和他们打，他们自己跑了。

张守珪一看吐蕃人跑了，马上召集百姓上城，让他们看看，吐蕃人也是人，也会害怕，也会打败仗，看看，跑了吧？有那么可怕吗？现在还不赶紧给我追！

城门大开，唐军追出来了，终于打了个胜仗。

消息传到萧嵩那里，萧嵩乐了，一个美妙的计划在他胸中形成。

自从来到了西部边境，萧嵩一直很头疼一件事，那就是在军事上，他无法战胜他的对手——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悉诺逻恭禄这个人很会用兵，勇猛好斗，简直就是钦陵的继承者，自从西部有他在，唐朝就没安宁过，打也打不过，甩也甩不掉，头疼至极，萧嵩面对这样一位强大的对手，一样也头大，他曾几次试图在军事上占据先机，可在悉诺逻恭禄面前，完全无法达到目的。

而这次在瓜州打了败仗的，正是悉诺逻恭禄部下的人马，败得竟如此莫名其妙，一枪没放就跑，让唐军在屁股后猛打一顿，萧嵩借此事件立刻大做文章，且手段十分阴险——造谣，谣言主要内容是：悉诺逻恭禄已经被唐军收买，所以瓜州一战故意让部下打败，一枪不放就逃走了。

谣言传播起来的速度比互联网还快，没多久悉诺逻恭禄被唐军收买的消息满天乱飞，一直飞到拉萨，飞到赞普耳朵里，这赞普头晕眼花的还真就相信了，竟然把悉诺逻恭禄招了回去，严加斥责，悉诺逻恭禄平白受此冤屈心里委屈，就不服气，认罪态度不好，于是赞普本着坦白从严、抗拒也从严的信条，把他处死了。

大将无故被杀，吐蕃军士气大减，打仗也就没那么玩命了，张守珪一看有门儿，赶紧反击，吐蕃军大败，就此进入挨打阶段，没多久，又被唐节度使张忠亮打败，且败得很惨，连他们在青海建筑的据点——大莫门城都丢了，没几个月，再次被萧嵩派兵打败，此次领兵的就是那位杜宾客，这老兄和契丹、突厥、吐蕃都打全了，从东到西，打遍边境线，也够牛，这次他带着四千名弓弩手在祁连城和吐蕃军铆上了，从早打到晚干了十几个钟头，唐军是越打越精神，士气高涨如虎，一口气斩敌六千余人，俘虏吐蕃大将一名，吐蕃败军往山里跑了，到了晚上，山中哭声四起，嚎啕大号之声不断，看来的确被打疼了。

至此，西部边境的?题算是解决，入侵之敌悉数败亡，敌首被反间计所杀，唐军大胜，萧嵩扬名立万了，唐玄宗得到消息乐得冒鼻涕泡，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这么一个打发到边境坐冷板凳的萧大美男，居然真有两把刷子，真就把敌军解决了，太好了，人才啊，回来，赶紧回来，回来做官！

开元十七年，“虚有其表”的萧嵩回到京师，接过张说放下的枪，被任命为中书令。

人才鼎盛的年代(1)

萧嵩回来了，回来做高官，这一仗所捞回来的政治资本可谓无比巨大，姚崇当年把他当个人才，还是没看错。玄宗拿他当个活宝贝，不仅封他为中书令，还加封河西节度使、集贤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徐国公，这下把官儿当全了，儿子也成了驸马，娶新昌公主为妻，至于萧嵩的老婆，更是无比荣耀，玄宗金口一张，就是一句“亲家母”，喜得这女人抓耳挠腮，从此一门富贵，再不似当初那个“虚有其表”的老萧家了。

开元十七年是个好年景，这一年萧嵩富贵了，还有一位老兄也东山再起，那就是张说，张说，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相，再次进入中央，这老兄一生，算上这次，已经三次为相，可谓政治不倒翁，着实厉害。

萧嵩、张说，两大猛人执政，朝廷里立马一派繁盛气象，整个国家也一片欣欣向荣，这时的唐朝，这时的玄宗，这时的中国老百姓，表面上看是无比幸福的，开元盛世逐步走向鼎盛，浮华的泡沫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但不久出问题了，这个问题说小也不小，那就是——张说身体不好，玄宗把他重新召回，本想大用，怎奈此时张说老了，身体扛不住，这怎么办？好在开元年间人才众多，不至于少了张屠户吃不到没毛猪，玄宗大手一挥，宋璟跟上。

于是乎，宋璟这个前任宰相，如今又回来了，老革命焕发新光彩，接过张说手中的枪，继续发挥余热，反正开元年间最能耐的就这些人，不是你就是他。

这段时间的唐朝很有趣，台上坐的是宋璟，台下坐的是张说，两个都是左丞相，前所未有，过了这么多年，宋璟的脾气一点没改，为官仍旧那么严厉，他一上来，好多人都变得静悄悄，没别的，怕他。

萧嵩则不然，此人颇有姚崇风范，对人客客气气，做事尽职尽责，不苛求他人，也不苛求自己，所以他这个官做得比宋璟要轻松些。

开元十八年，张说病重，玄宗大惊失色。

要说这几个人里面，玄宗最喜欢的，就是张说，能力最强的，也是张说，此人能两次下台又再上来，和皇帝的恩宠以及自身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张说知文晓武，又会拉拢君臣感情，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玄宗太舍不得他了，至于萧嵩，只能说是玄宗的新宠，要和张说相比，他资格还差得远，而宋璟为人刚直，疾恶如仇，若抛去政治才能，玄宗在性格上和他距离最远。

张说吭吭哧哧病了一年，李隆基也跟着担心了一年，这一年里，无论是对张说还是对皇帝，都是煎熬，张说难受，皇帝也不舒服，天天派人去探望病情，甚至亲自抓药、写药方，直折腾到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六十四岁的张说终于撒手西去，玄宗大恸，吩咐举朝哀悼，将原定于开元十九年初举办的朝会取消。

丧张说之痛，尤似丧父。

开元年间的唐帝国是强大的，强大到无与伦比，强大到虽然损失了一员重要干臣，却不能对帝国隆隆的战车产生丝毫影响，它仍旧在向前行进，没有人可以阻止，同时帝国的各类人才仍旧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绵绵不绝。

开元十八年五月，也就是张说已经卧床不起，就要奔赴西方极乐的七个月前，北部边境出了大事，这件事要从契丹说起。

契丹自武则天时代，大大小小和唐帝国干了数十仗，虽说到底打不过，但也给河北等地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突厥默啜强大之后，契丹和奚族又归附了突厥，成了突厥在唐朝北部的排头兵，玄宗曾派薛讷征讨，结果几乎全军覆没，自此，再未派大军伐过，面对北面的巨大威胁，玄宗也十分头疼。

后来默啜残暴，突厥内部自相倾轧，契丹一看这棵大树靠不住了，又开始投靠唐朝，反正当时的大树就这两棵，不是南边就是北

边，就这么着，开元三年，也就是薛讷在契丹全局覆没的后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内附。

要说中原王朝其实比较冤，数万大军刚被人家干掉，转眼间人家又投诚了，你还得笑脸相迎，端出一个大国的架子来，还要给人家大把好东西拉拢人心，划不来，实在划不来。

李失活投唐，这契丹也就成了唐的属国，太太平平到了开元六年，李失活死了，他堂弟李娑固即位，旋即被权臣可突干所杀，可突干又立李娑固堂弟郁干为主，郁干死后，又立其弟吐干为主，后吐干与可突干不睦，怕受其害，奔唐朝不敢回，可突干又立李邵固为主，而这个李邵固，就是当初武周年间叛乱的那位李尽忠的弟弟。

虽说李尽忠当初叛乱，可他弟弟还是很老实的，做了首领后，老老实实按时朝拜进贡，一直老实到开元十八年，又被那位可突干杀了。

人才鼎盛的年代(2)

可突干杀李邵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叛唐投突厥，而李邵固不同意。

玄宗可不干了，但他还没等作出反应，可突干已经裹挟着契丹、奚族各部，投突厥而去，奚王李鲁苏拼了老命逃出生天，奔唐朝来了，哭诉不已，求唐皇出兵报仇，玄宗自然责无旁贷，命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兵征剿，这么着又打起来了。

赵含章出兵的结果，四个字——毫无结果。

也不赢，也不输，也不进，也不退，就这么耗着，玄宗一看这哪行，估计是兵力不够，他心里也清楚，打契丹，仅靠一个幽州的兵马是不行的，于是命忠王李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率大军出幽州征讨，结果李浚不去，不去就不去吧，金枝玉叶伤了不得了，那就让信安王李祎去吧。

李祎倒是痛快，立刻率领八总管集合大军直奔幽州，赵含章一看朝廷主力来了，心说这才是打仗的样子嘛，便也立刻率领幽州本部人马，随大军出塞，直取可突干。

可突干万未料到唐朝竟以如此雄厚的兵力来对付他，先胜后败，一不留神被打了个手忙脚乱，契丹兵大溃，奚族人更是怨声载道，最后一生气，都投降了唐军，剩下可突干带着契丹人跑了。这一仗大胜，奚族算是回来了，可契丹人还没被降伏，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契丹人又来了，修养一年，养足了精气，接茬再打。

玄宗还没高兴完，一听说契丹又回来了，便让幽州长史再讨之，那时的幽州长史已经不是赵含章了，此公因贪污被流放，现任长史叫薛楚玉，名字十分好听，他来负责抵御可突干。

唐军可是刚打了胜仗的，冲这一点，薛楚玉也要加把劲，因为属下都看着呢，信安王李祎可是光光彩彩走了的，你薛楚玉这个刚上任的怎样啊?

他不能掉份儿。

于是乎，他派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四员大将，率军万人进击可突干，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还令奚族助战，结果此战唐军一万为中军，奚族两翼，敌住可突干，大战一场，最后唐军全军覆没。

怎么败得那么惨?

怪就怪薛楚玉自作聪明，令奚人助战，奚人同契丹人本是邻居，世代相好，让他们帮唐军死战？梦话！战斗一打响，奚族便溜了，留下唐军四面被围，苦战多时，终于失败，一万人被杀六千，郭英杰战死。

消息传到洛阳，李隆基气得屁股蛋子直抖，看来这薛楚玉，名虽楚玉，实则粪叉，那么还能派谁去讨平契丹呢？宋璟是文官，萧嵩？几年前还行，现在么，岁数大了点，最后他脑门一亮，终于想到一个人，此人出马定能破可突干，那就是当初在瓜州城上大唱空城计的那位边廷名将——张守珪。

于是张守珪又去了北边，这位也是个救火的角色，大唐朝的一块砖，哪里有事哪里搬，没办法，人才嘛，太有能力了。

还别说，张守珪真不是盖的，此公到了幽州之后，一反常态，天天训练，练兵不辍，积极备战，左右人等一看这位和以前的历任领导都不太一样，就问将军您这是耍得哪出啊？您到底是要守城，还是要出征啊？张守珪眼睛一瞪把他们骂了一通，意思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进攻能打胜仗么？我自然是要出征！

底下人都不说话了，心说你新来的懂个屁，待会儿你见到可突干就知道厉害了，看你还神气不。

张守珪也不多话，仍旧积极备战，终于，可突干来了。

来了就打！

人才鼎盛的年代(3)

这张将军是真不含糊，天不怕地不怕，谁来跟谁玩儿，可突干算老几，天王老子来了也照打，出兵！就出兵了。

经常打乒乓球的人都知道，乒乓球运动有种现象叫“克制”，甲能打赢乙，乙能打赢丙，而丙却能打赢甲，因为丙的打法虽赢不了乙，却偏能克制甲的打法，这种现象，就叫做“克制”，在战场上也一样，可突干虽然纵横北方，屡战屡胜，却偏就不能战胜这个张守珪，偏就被他克制住了，怎么打，怎么输，就这么邪乎，就是打不胜，来来回回好几仗，仗仗输，愣是被张守珪打得没脾气，更吓人的是这位张大人得理不让人，丝毫不留情，只要打胜一仗，就往前推进一些，最后逼得契丹人连做饭的地方都快找不到了，进入窘境。

事到如今，可突干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完全投靠突厥，连人都进入突厥境内，兵力武装全不要了，与突厥融为一体。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一面派人通知张守珪说我要投降，一面暗暗移营西去，往突厥方向走。

张守珪是什么人？那是和突厥、吐蕃都玩过命的，岂能让他蒙蔽？

要说玩阴的，可突干这个一直在牛羊群里扎堆的孩子，可比张守珪这位吃大米面粉长大的家伙差远了，绝非一个级数。这张守珪看看可突干拿来的降书，也不挑明，还真就派了个人去受降，这个人叫王悔，部将身份，临走前，张守珪授以密计，王悔领命去了。

到了契丹人那里，王悔见到了契丹人名义上的首领——屈刺，王悔和屈刺谈了一阵，感觉屈刺的诚意很低，根本不想投降，也就不多说了，自己独自溜达去了，屈刺呢，也不管他，心说反正你在我手里，怕什么。可他就没想到，这位王悔看似闲溜达，实则去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叫李过折，此人是什么角色呢？如果说可突干掌握着契丹

全军的百分之八十，那么还有百分之二十，就掌握在此人手里，这是个实力派人物。

王悔找到了李过折，他问：你愿意可突干居于你之上么？

答：不愿意。

问：你愿意和唐朝作对么？

答：不愿意。

问：那现在你还等什么呢？

答：……

可突干绝未料到一场内讧即将出现，他和屈刺驱赶着部众尽快向西北行进，同时还准备杀掉唐使，那位王悔，作为给突厥首领的见面礼。

但来不及了。

晚上，月黑风高，一声呐喊，一伙儿契丹人反了，他们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屈刺和可突干的营帐，二话不说咔嚓咔嚓几刀结果了这二人，随后李过折大呼：我投唐了，谁敢不服？

头儿都死了，谁还敢不服？

于是契丹再次归唐。

张守珪大喜，李隆基大喜，满朝文武大喜，全国人民大喜，终于胜利了。

胜利了，就得庆贺，张守珪被加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御史大夫，并立碑刻传，铭记功勋。

开元时代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正是这些人才，终于将唐帝国推向了政治、经济、军事的至高点，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强盛无匹的大国，我们真该感谢他们，感谢这群时代精英。

奸臣（一）(1)

张守珪打了胜仗，升官发财，有人欢喜有人忧，他事业上升之际，正是萧嵩下台不久。

萧嵩怎么下台了呢?

这要怪他自己。

萧嵩是中书令，掌中书省，与门下省的长官裴光庭不和，俩人总是闹别扭，巧了，到了开元二十一年，裴光庭嘎嘣一家伙病死了，老对手没了，萧嵩也笑了，皇帝看出来萧嵩挺高兴，也就乐了，说既然老对手薨了，为了以后工作方便，你就推荐一个你看着顺眼的人来做侍中吧。

这可是天大的照顾，摆明了让萧嵩结党营私呢，可萧嵩也不知道少了哪根弦儿，竟然推荐了一个叫韩休的人接茬做侍中，这下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砸得忒狠。

韩休何许人也?

此人乃尚书右丞，混了这么些年，是颗老姜，我之所以说此人是颗老姜，没说他是老油条，原因没别的，因为他一点也不像油条，一来岁数大，有资历，二来脾气臭，敢骂人，辣得很，整个一块老生姜。

萧嵩不知道吃错了哪颗药，把韩休推荐上去，那真是跟自己过不去，果然，韩休一上台，比裴光庭闹得还凶，简直是极其凶恶，穷凶极恶，一天到晚和萧嵩斗嘴，萧嵩只要有一点事儿干得不合规矩，韩休就跟个讨债的似的，穷追猛打，一定要萧嵩承认错误，否则决不善罢甘休。

时间久了，萧嵩非常郁闷，看着这个油盐不进的韩休就直运气，怪自己没经验，养了个白眼狼出来，最后一跺脚，索性打辞职报告了，老子惹不起你，躲得起。

李隆基很奇怪，他知道萧嵩和韩休有矛盾，但他也明白，这韩休就是个臭脾气，跟谁都打，虽说工作态度还算不错，为官还算清廉，但群众关系实在太差，可既然是萧嵩推荐上来的，他也就用了，没想到这韩休六亲不认，连萧嵩最后都被他气个半死，现在干脆气得要回家了，那怎么行？不行。

皇帝不答应。

皇帝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他也被韩休闹得不行了。

韩休这人有个特点，什么都管，颇有些当年魏征的风骨，只要是不合原则的，管他是谁，天王老子也敢管，最后硬是把李隆基也管得没脾气，做什么事儿都躲着韩休，最后感到日子过得实在没什么滋味，人都瘦了好几斤，即便如此，李隆基还在打肿脸充胖子，说有韩休在，我睡觉都安稳啊。实际上要不是为了一个好名声，他恨不能一脚踹死姓韩的。这个节骨眼上，萧嵩又要走，那怎么能行，他要走了岂不是连个说话的都没了？所以皇帝不干。

萧嵩却很固执，非要辞职，李隆基生气了，表面上生萧嵩的气，实际上生韩休的气，他说，虽然有人讨厌你，但我老人家并不讨厌你，你干吗要走？这话明显是指桑骂槐，想打压韩休，抬高萧嵩，怎奈萧嵩打定了主意要走，回答得更是高妙：就因为您还没讨厌我，所以我还能安然辞职，如果哪天您讨厌我了，恐怕我脑袋都不保，哪里还能辞职呢？

这话都说了，还能怎样呢？李隆基是个识趣的，开元二十一年，萧嵩乐呵呵顺利下台，他实在是个勇于脱身的聪明人，因为接下来他的继任者将承受很大的波折。

不久，老干部宋璟也退休了，他倒不是对朝廷有什么意见，主要因为岁数太大，再干下去熬不住了，说实在的，韩休那么不招人稀罕，可还是有看重他的人，那就是宋璟，他的硬脾气和韩休很对得上。

萧宋都走了，李隆基这摊子可就要黄，情急之下，找人顶滩，找谁呢？张九龄。

张九龄，历任中书舍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岭南道按察使、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经验丰富，为人方正，文采好，头脑清晰，见识高，工作兢兢业业，口碑极佳，朝廷一号奥特曼，宋萧二人一去，也就只有他了，上吧兄弟，轮到你了。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任中书令，成了一把手，此老果然不凡，一上任，就弹劾了一个名震古今的大胖子——安禄山。

安禄山可不是汉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胡人，老外一个，当时在著名边将张守珪手下做事，因为打了败仗，被张守珪送到京师请求处死，李隆基却认为安禄山是个可用之才，舍不得杀，于是张九龄挺身而出，说安禄山理应处死，以维护军纪。可李隆基当时不知道少了哪根筋，就是没同意，还把安禄山放了。在他眼里，一个胡人实在算不得什么，能兴起多大风浪？就是这一放，唐朝的历史就此变得诡异复杂。

奸臣（一）(2)

安禄山走了，张九龄继续当他的宰相，干到开元二十三年，一个人的出现终结了他的执政生涯，那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基本上是个半文盲，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他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皇亲国戚，他的曾祖父，就是高祖李渊的堂弟，由于这层关系，他自小就在宗亲中长大，朝廷上很有根基，如果李林甫就这么下去，那么他也无非是个纨绔子弟罢了，一辈子在吃喝不愁中度过而已，但他不甘心，他想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想建功立业，想彪炳史册，想掌握大权，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进入统治核心，终于在开元十四年，他找到了。

给他机会的人叫武惠妃，身份：李隆基当时最宠爱的妃子，来历：武则天的侄孙女。老武太太威风一世，其影响竟深远至此，死后数十年，侄孙女竟又称霸后宫了。但武惠妃再厉害，也是个妃子，不是皇后，生的孩子扶不了正，于是她就撺掇李隆基废后立妃，想自己独领风骚，您别说，李隆基还真就有这个想法，马上就找大臣来商量，说要废皇后立武惠妃，大臣们一听马上炸庙了，这不是重蹈当年李治的覆辙么？你就是打死俺们也不同意！

鉴于武则天老太太的光辉形象仍在震慑着劳苦大众的心灵，所以这群大臣无论如何也不答应，而且团结得忒紧，死不松口，想立武惠妃为后，没门！

李隆基不是李治，一看这个态势，也就算了，毕竟他还算知道孰轻孰重，但武惠妃可不愿意了，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想逼皇帝就范，她武惠妃可比武则天差远了，还真就没这个本事，思来想去，这女人退而求其次，转而扶植自己的儿子做太子，来了个曲线救国。

这个时机终于被一直苦苦寻找机会的李林甫发现了，他便一头扎入武惠妃的怀抱，成了惠妃集团的一名得力干将，由此开始走向成功之门。

很快，在武惠妃的帮助下，李林甫结识了高力士，林甫兄虽然个性阴沉而狡诈，但对高力士却不敢不敬，他知道这个人的手段绝对不低于自己，他惹不起，惹不起的人最好就拿来做朋友，所以他和高力士成了好朋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他也惹不起，于是也和对方做起了朋友，那个人就是气跑了萧嵩的韩休。

我不得不说，李林甫的处事能力之强，恐只有贞观年间房玄龄可比，韩休那么一块茅坑里的石头，皇帝都避开走的人物，竟独独和李林甫没闹过红脸，二人关系还甚好，韩休竟还屡次在李隆基面前推荐其任要职，久而久之，玄宗也就有了这个心思。

李林甫在萧嵩下台之后，就觉着这个宰相位置是自己的，憋足了劲要上，但结果最后上任的却是张九龄。张九龄，广州人，一口粤语，那时候的广州还是蛮荒之地，这么个山沟里出来的家伙忽悠一下就当了中书令，李林甫颇为冒火，冒火就得败火，所以他打算狠狠整治一下南方人张先生。

奸臣（二）

李林甫当时的官职是国防部长——兵部尚书，距离宰相还差一个等级，要想把张九龄搞下课，单凭一己之力还不行，他必须借助武惠妃，而当时武惠妃最想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立为太子，那么李林甫作为政治上的交换条件，自然要帮助武惠妃完成这个心愿。

此时恰好出了件事，就是皇子诽谤宠妃事件，原来李隆基在宠幸武惠妃之前，曾宠幸过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三人，武惠妃来了之后，这三个抵挡不住，失宠了，而赵丽妃的儿子便是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的儿子便是鄂王李瑶，刘才人的儿子便是光王李琚，这三个后辈一看母亲失宠了，心里都恨武惠妃，背地里就骂她，结果被武惠妃的亲信听去了，于是武惠妃就因此状告太子结党营私，诽谤后妃，要求李隆基废掉太子。

对武惠妃而言，这是个除掉太子的好机会，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被一个人破坏了，那个人就是张九龄。

须知，要废掉太子，必须得宰相同意，不是说皇帝一个人说废就废的，中书省若不同意，死命顶住，连皇帝也没法，古代的权力绝非如电视里演得那样，皇帝要怎么就怎么，那些个大臣们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当玄宗将废太子的想法说给张九龄听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太子没犯错，臣不敢奉诏。"结党营私，证据呢？发了几句牢骚就该被废，也太没公理了。可爱的九龄同学，身上的原则性非常强。

这么着，李隆基还真就被顶回来了，想找个人诉苦都没处诉，就拿眼看着李林甫，他知道李林甫和武惠妃关系不错，还指望他帮自己说两句，可惜，李林甫的反应是：一言不发。

李林甫是聪明的，让他当场得罪宰相他绝对不干，便保持沉默，还装出挺委屈的样子，那意思是皇上，我也想支持您，可张大人不干我有什么办法？唐明皇由此很不高兴，开始讨厌张九龄。

偏张九龄是个很执拗的人，上任后许多事情都管着玄宗，他和韩休不同，韩休是管小事，什么起居、玩乐之类的，这尚且还可容忍，张九龄却管大事，什么立皇储、裁边兵、封赏将佐等，这就束缚得紧了，久而久之，玄宗终于罩不住了，大发脾气，指着张九龄就骂：难道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吗？！

在张九龄和唐玄宗的一系列争执中，李林甫基本都保持沉默，就这样一直隐忍到皇帝终于脾气大发作，他才猛地跟了一句："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这一刀子下得很准，刚好火上浇油，把皇帝的火烧得更旺，没过多久，隆基兄就找个茬子把张九龄下课了。

张九龄自开元二十二年为中书令，干了两年多下台，当政期间，对外控制边关武将，使之难以掌大权，对内阻止武惠妃更换太子，努力保持朝廷内部的平稳，对农桑商业大力发展，善于举荐人才，执法严明，是个好人，下台后不久被贬官到荆州，开元二十八年病逝。

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奸臣李林甫来了，干起了中书令。

李林甫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帮着武惠妃，把太子李瑛废掉，他不停地在皇帝耳边吹风，这李隆基可就陷入了吹风筒，白天李林甫吹，晚上武惠妃吹，天天吹夜夜吹，最后终于下决心，要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偏武惠妃为了保险，还设了一计，她说宫中有贼，让三个皇子协助捉贼，三人都信以为真，就披甲入宫，结果这下坐了个"谋反"大罪，加上吹风筒的功效，三人终于被废，旋即被害。

武惠妃得手了，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开始想办法扶亲儿子李瑁上台当太子，她费尽心机折腾到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一命呜呼。

冤枉，太冤枉了，老天终于睁了一回眼。

别看她死了，那李林甫还在呢，他毕竟在武惠妃母子身上下了极大的力气，不搞出点成果怎么成？所以他接过武惠妃的旗帜，继续猛推李瑁为太子，但唐玄宗此时却又不糊涂了，他仿佛发现了什么似

的，硬是不把李瑁挪进东宫，而是听了高力士的建议，反倒立忠王李玙为太子，这下李林甫心里没底了，因为他明白，自己当初拼命帮助武惠妃，以至于谁都清楚自己是站在李瑁这头的，现在却立了李玙，李玙对曾经投靠过李瑁的自己是很不放心的，那么以后一旦老皇帝没有了怎么办？新皇帝肯定不相信自己。

思来想去，此人机变极快，立刻更加拼命巴结李隆基，哄得皇帝是开开心心，俩人又好得不得了，李林甫心里有算盘，不管怎样，也要和现今皇帝把关系处得更好，只有和玄宗关系好了，以后才有机会慢慢扳倒李玙，再立李瑁。

自此玄宗逐渐为李林甫所把握，李大人胜利把持朝政，文武怕他，皇帝爱他，他开始屹立不倒。

就这样一直屹立到天宝年间，李林甫雄起大发了，贪污受贿吃香喝辣，玩小姐盖楼房，阔绰了，无人敢惹，手下还养了一大帮党?，无敌于天下，谁敢与他作对，不是贬官就是害死，整个朝政被他弄得乌七八糟，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才结束了他只手遮天的局面，那个人叫杨国忠。

父纳子妻(1)

开元后期，李隆基同志越来越志得意满，望着偌大一个盛世唐朝，他的雄心壮志以及清醒的头脑逐渐消磨在酒杯里，执政近三十年后，他不再喜欢听大臣的忠谏，也不再事必躬亲，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边境上有各个节度使，军镇连着军镇，府兵基本废弛，募兵越来越兴旺，边境上的军事屯田也越做越大，四夷惊恐，不敢轻试唐帝国之锋芒，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万世基业，绝对的万世基业。

家大业大造化大，吃穿不愁，就开始想女人了，但武惠妃已死，玄宗又一时找不到可心的，不免心情低落，此时他猛然想起一女，此女在他眼里是百般妩媚，会唱歌会跳舞会喝酒会猜拳行令吟诗作对，端的惹人喜爱，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河南府士曹杨玄璩的侄女——杨氏。

我为什么叫她杨氏呢？因为几乎没有史料告诉我她到底叫什么，即便是有，也说法不一，《明皇杂录》里叫她杨玉环，《津阳门诗注》里叫她杨玉奴，因此我姑且叫她杨氏。

杨氏就这么被召入宫中，入宫的时候，她是道姑打扮，为什么呢？

因为她离过婚。

她和谁离婚？

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

原来早在开元二十二年，杨氏和李瑁就成婚了，那时候她有个尊号——寿王妃。

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已经嫁作人妇的杨氏又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她公公李隆基，也许几年间的夫妻生活令杨氏更加滋润，所以李隆基一眼就相中了儿媳妇，相中了他就想要，可不行，因为他非但是老公公，也是一国之君，扒灰的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怎

么办，不要就憋得慌，憋急了心生一计，不久李隆基下令：寿王李瑁应为自己的祖母求福，求福方式——让老婆出家，以证明虔诚。

可怜李瑁抗命不过，眼瞅着杨美人儿出家去了，做了道姑，道号太真，年纪轻轻落得个青灯常伴。李隆基生生拆散了儿子一家，却也多少有些愧疚，便又将韦昭训的女儿嫁与李瑁，算是补了个人情，同时也绝了李瑁对杨太真女士的念想。

转眼间，武惠妃死去几年了，老李头儿不免思念起杨太真来，一想反正儿子李瑁已经另娶了，我还装什么孙子啊，受不了了，赶紧让杨道姑进宫伺候！

天宝初，杨太真进宫，不久被封为贵妃，大名鼎鼎的杨贵妃出现了。

杨贵妃之所以受宠，那确实有真本事，可谓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懂文学爱音乐，就差考英语八级了，每日里把李隆基哄得飞花带笑，呼之为“娘子”，她三个姊妹都被封为国夫人，老杨家一门鸡犬升天，一时间走杨贵妃家门路当官的不计其数，门庭若市。

转眼间到了该回娘家的时候了，别看是贵妃，那也得回娘家，杨氏便走了，才走了一天不到，李隆基就开始犯神经——不吃饭，如饥似渴地盼着杨美人回来，怎么都不肯吃饭，高力士一看这怎么能行，就说陛下，让我去看看杨贵妃现在怎样了好吧？李隆基一听，嗯，还是你懂我心，去吧，可别白去，带上珍宝器具等百余车再去。

看来杨贵妃家里的仓库够大的。

高力士去了，左也不回来右也不回来，最后终于回来了，回来一看就傻了，见李隆基正在发疯，看哪个太监都不顺眼，瞅谁谁发毛，手里拎个鞭子，正在院里转悠呢，没事儿就心烦，烦起来就抡鞭子，无故挨打的不计其数，可把高力士吓坏了，赶紧跑回去找杨贵妃，说您快回宫吧，再不回去，俺们这群老奴今儿晚上肯定活不下去了。

杨贵妃只好回宫，隆基兄正在那儿抡鞭子呢，猛一眼看到杨氏回来了，脸上立刻暴雪转晴，精神分裂症状瞬间消失，喜笑颜开拉着手

进屋去了。

父纳子妻(2)

魔力不浅，真是魔力不浅。

有人说李隆基对杨氏没爱情，绝对扯淡，我看他爱得是死去活来。

杨贵妃受宠，便又引出一个人来——杨国忠，此人论关系，算是杨贵妃的堂兄，妹妹得宠，哥哥自然也不差，不久被皇帝任命为监察御史，成了堂堂大臣，上了朝廷，就因为他的出场，使得原本就不怎么太平的唐帝国宫廷里更加热闹起来。

要说这杨国忠进官场的表现，就俩字——跋扈，这小子虽说是初来乍到，却牛气熏天，谁都不服，而文武官员也知道此人后台坚硬，没事儿倒也不惹他，由他去胡闹，可有一个人却看他很不顺眼，那就是老牌胡闹专家李林甫。

李林甫当老大已经很有几年了，一向习惯自己说了算，突然间蹦出个杨国忠来，还是个吃生米的，谁的账都不买，李林甫可就火儿了，心说你仗着自己的妹妹得宠臭美个啥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二位就要开打。

那么这二位谁的能耐更高呢?

从文化上看，李林甫和杨国忠都差不多。

李林甫这老兄，大字不识几个，文化超低，有一次官员考试，他负责查看试卷，有份卷子上写着“杕杜”二字，《杕杜》，是诗经里的诗，杕，读di，四声，意思是孤零零的样子，杜，就是路边的赤棠树，杕杜，就是路边孤零零的赤棠树。

现在我们看着这个字觉得晦涩，可当时的考生却无人不识。

虽说无人不识，但李林甫他老人家偏就不识，他拿着考卷就问旁边一个官员：此考生写“杖杜”二字，啥意思？可怜那位官员，肚子里都笑喷了，脸上却不敢笑，只好低头不语，痛苦无比，甚是可怜。

还有一件事，更有趣。

某日，李林甫他舅子的老婆，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挺乐，派人给李林甫报喜，当时的人们，把生男孩称为“弄璋之庆”，把生女孩称为“弄瓦之庆”，璋，玉器也，生男孩，就是美玉，生女孩，瓦片。

虽然男尊女卑的思想该狠狠批判，但咱先不说这个，先说李林甫，他一听说舅子家生了男孩，立刻写了几个大字送去贺喜，写得是：弄獐之庆。把旁边人差点笑歪嘴，把璋写成獐，一字之差，等于骂他舅子，说他舅子生了一头鹿。

就这么个学识，这类人当中书令，看来李隆基上年纪之后的确很有些糊涂。

再看杨国忠，此人更是能耐。

李林甫再不济，也还能写出个“弄獐之庆”，也还认得“杖杜”，而这位老杨同志，几乎就不识字，唯一的能耐——喝酒。

端的是千杯不醉，那是一瓶两瓶漱漱口三瓶四瓶不丢丑的角色，厉害着呢。

他的舅舅大大有名，那就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可杨国忠的本事，就连这位靠伺候女皇起家的张易之，都瞧不起，最后干脆把他打发到四川去当兵了，觉着他这能耐也就配跟着一群老粗混，直到他妹妹杨贵妃受宠，他老人家才从四川鲤鱼跃龙门般地来到了长安。

李林甫VS杨国忠，半文盲对大文盲，好戏上演了。

虚与委蛇(1)

杨国忠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他并不笨，与李林甫一样，他对局势很清醒。

李林甫，把持朝政多年，皇帝面前的红人，红得发紫，紫得发黑，若不是有几把硬刷子，谁惹得起？不要说他杨国忠，就连高力士也惹不起。

有这么个事儿，有一次皇帝老儿李隆基干活干累了，毕竟当了三十多年皇帝了，年岁大了，倦了，就随口问高力士："你说我要是把朝政都交给李林甫处理，自己享享清福怎样？"高力士呢，没多想，便回答：不好，陛下怎能把国事委托于外人？

实际上高力士这个人并不坏，只是机巧过人，对于这个问题他并没想趁机去讨好皇帝，也就顺口一答，可李隆基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也忘了是谁说的"年纪大了就固执得令人讨厌"，他现在就是这个德性，老了老了还心眼小了，爱生气，动不动就撅嘴，一听高力士回答得不很称心，就生闷气了，也不说话，脸色挺难看。

高力士是什么人，马上察觉自己说错话了，这小子也够机灵，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口称该死，说我就是一狗奴才，皇上你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吧。

这李隆基的脸色才稍微好点儿，由此可见李林甫能量之巨。

而李林甫当时的职位，基本上是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集团军司令+其他，以杨国忠的后台，想做掉李林甫，颇有点蚍蜉撼树的味道。

但是李林甫想干掉杨国忠，也不太容易，他很明白，自己虽然官大造化大，但这都是皇帝给的，得罪了皇帝，这一切荣耀刹那间等于零，想当年长孙无忌如何？权势熏天，无人可比，得罪了李治还不是一家伙搞死？而皇帝眼下最喜欢杨贵妃，杨贵妃则是杨国忠的后台，得罪了杨贵妃，很可能就是得罪了皇帝，这个险他绝不敢冒。

这好比二人比武，李林甫是浑身武器，刀枪剑戟俱全，而杨国忠的武器只有一个——炸药，他要是把炸药扔出去，一旦炸不到对手，他就完了，而李林甫武器虽多，可也不敢把对手逼急了，要是一拉炸药，来个同归于尽，他也划不来。

所以这俩人就对峙着，谁也不敢轻易下手。

最后还是杨国忠棋高一着，既然暂时分不出胜负，那就讲和吧。

他主动伸出了橄榄枝，李林甫自然乐得如此，毕竟混了这么些年不容易，能不拼命则不拼命，和了吧，于是此二人从乌眼鸡变成了狐朋狗友，其实杨国忠心里清楚，和李林甫这类人，根本不可能做长久夫妻，现在是暂时屈就，以后一旦有了机会，还得拍死他。

李林甫也明白，这杨国忠不是个好鸟，但既然能利用，就先用用看。

那么李林甫用杨国忠干嘛呢?

扳倒太子。

前面我说过，李林甫一开始是站在武惠妃这边的，想立李瑁为太子，而皇帝却立了李玙，他的苦心经营全泡了汤，眼下玄宗已经五六十岁了，为了将来更好地把持朝政，李林甫必须想办法把李玙拉下马，再把李瑁扶上去，可他自己不能冲在前面作恶人，那样太危险，正好杨国忠来了，你去吧。

这么着杨国忠当了马前卒。

虚与委蛇(2)

等李林甫用起来才知道，杨国忠这个文盲马前卒确实很厉害，这哪里是马前卒，分明是一匹疯驴。

杨国忠别看是文盲，可做事很有条理，他先是找到了李林甫的高级幕僚——侍御史杨慎矜，两人开始研究方案，一个害人研究中心便成立了，但这只是个研究单位，还得有生产单位，于是杨国忠又找到了京兆府法曹吉温，用他的京兆府大狱作为生产车间，就这样，全套生产条件具备了，接下来开始找生产材料，谁呢？皇太子的老婆的哥哥，一个名叫韦坚的可怜虫。

韦坚是太子的大舅子，历任陕郡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此人为人处世十分乖巧，和李玙的关系很好，和唐玄宗的关系也不错，更难得的是，和李林甫的关系也挺好，他和太子关系好这很好理解，大舅子么，和皇帝关系好也挺正常，做大臣的和皇帝关系不好那岂不是找死？那他为什么和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呢？

李林甫有个舅舅叫姜皎，此人就是前面我交待过的，因为犯法被张嘉贞杖毙的那位，姜皎女儿，即李林甫的表姊妹，恰恰就是韦坚的老婆，论起来，韦坚算是李林甫的表姐（妹）夫，但虽有这么近的关系，却只因韦坚站在太子一边，李林甫便全然不顾，要将他置于死地。

那怎样打倒韦坚，进而干掉太子呢？

很容易。

玄宗有个规定：大臣不准结交宗室。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他当了唐朝的官，就不准再和李家诸王做朋友，哪怕你是他亲戚都不行，此乃铁打的规矩，谁也别想逾越，谁要敢往前走一步，杀鸡地给。

这么做的用意很明了：防止宗室结交地方实力派，图谋皇位。

但是韦坚却和太子关系很好，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触犯了这条规矩——大臣不准结交宗室。那么如此看来，太子也触犯了这条规矩。好了，一石二鸟。

不久，在杨慎矜、杨国忠的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下，终于发现在某一天，韦坚和太子见面了，似乎还说了些什么，二人大喜，立刻拟好了罪状——太子私自接见韦坚，图谋不轨。

如果我告诉大家太子和韦坚是在什么情况下见的面，恐怕大家就知道杨国忠的疯狂程度了——太子和韦坚见面的那天是元宵节，二人见面的地点是熙熙攘攘的街道，见面原因是都出来看花灯，说的话无碍乎“吃饭了”“出来走走”之类的废话。

这件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事情，却在杨国忠等人的手里，变成了韦坚私谒太子，图谋反叛。

更要命的是，韦坚的朋友还不少，既然是闹元宵，自然少不了和朋友们会会，这下完了，株连无数。

李隆基猛然听说太子结交外臣，大惊，他自己的皇位就是夺来的，自然也怕他人依样画葫芦，便立命李林甫审案，李林甫则命杨国忠去审，杨国忠在京兆府大监狱内设刑堂，接连将韦坚、太子宠妃杜氏、太子其他亲属等多人屈打成招，构陷几百家之多，大兴冤狱。

最终审讯结果：太子与外臣勾结，结党营私，要反。

李隆基看着这份结果，看了半天又半天，下旨：韦坚贬到外地为官。

李林甫傻了，韦坚贬官那是自然，可他的目标不是韦坚，是太子，太子呢？！

李隆基根本没提到太子怎么处理，就令李林甫等退下了，这说明，皇帝根本不想处理太子。

李林甫杨国忠等全傻了，费了半天劲，合着太子丝毫无伤？就整死了一个倒霉蛋韦坚？

太失败了。

其实李林甫、杨国忠都没料到皇帝想法，李隆基心里压根就觉着太子无罪，既然是韦坚主动巴结太子，那么治罪韦坚好了，何必非要把太子拉下水呢?

可怜太子李玙开始还不知道出了这档子事儿，等知道以后大惊失色，基于一个年轻人的正义感，他一开始想替韦坚鸣冤，但不久便改了主意——一、与韦氏王妃离婚，二、表示自己与韦坚一家毫无干系。

许多人会问：利与义谁更重要?

但是总会得到这样的回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人性复杂，还是谨慎为妙。

虽然扳倒太子的目的没达到，但此次冤狱的间接成果显著，那就是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同志情谊加深了不少，俩人见面也客气了，也随便了，也开始称兄道弟了，李林甫惊叹于杨国忠陷害他人时的那股疯狂劲，很想把杨国忠收为己用，而杨国忠则另有打算，对他来说，扳倒太子，只是牛刀小试，他要扳倒的真正对象一直没变，那就是李林甫。

宦海混战（一）(1)

杨国忠想干趴下李林甫，李林甫还不知道呢，他觉着杨国忠在韦坚一案中表现不错，还拿对方当个体己人儿呢，他万没想到，论起厚黑程度，杨国忠可比他要高出一筹。

一开始，杨国忠觉着自己光靠一个妹妹，可能斗不过李林甫，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帮李林甫做事，但在经历过韦坚一案之后，杨国忠对李林甫有了这样一个感觉——不过如此。

确实不过如此，李林甫能上天入地，一来靠皇帝宠爱，二来靠狗腿子多，就这两条，而杨国忠觉着，这两条里的头一条——皇帝宠爱，自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妹妹，那是后宫一号，皇帝要是没了她，估计当晚就得咽气，妹妹受宠，自己这个当哥哥的自然也受宠，何况这段时间在皇帝面前表现还行，看得出，玄宗挺欣赏自己，这就是护身符。

而第二条，狗腿子多，杨国忠觉着自己还不具备，不过不怕，人都是崇拜厉害的，只要自己够牛，还怕以后找不到帮手?

正在思虑间，巧了，李林甫麾下一员干将，来投靠他了。

此人叫王鉷，官职：御史中丞。

他为什么要投靠杨国忠呢?

因为他和李林甫的高级幕僚——侍御史杨慎矜，吵架了。

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帮人当初陷害韦坚，以图扳倒太子，但后来玄宗只是把韦坚治罪，没动太子，这下把杨慎矜吓坏了，他很明白，之所以皇帝干掉了韦坚，是怕韦坚不老实，之所以不干掉太子，是觉着太子很老实，换句话说，皇帝可以相信大臣谋反，但绝不信太子谋反，而自己和杨国忠在这场冤案中一直很积极，那么一旦皇帝哪天一翻脸说自己陷害太子，岂不是偷鸡不成丢把米？杨慎矜越想越后怕，最后一咬牙，把屎

盆子给王鉷扣上了，制造舆论，说这一切都是王鉷干的，和自己无关。

这王鉷可急了，您这是干什么啊，太不够意思了吧？当初干活儿的时候大家一起做，怎么，现在草鸡了？不敢继续干了？王鉷勃然大怒之下，找到老当家的李林甫告状：杨慎矜他欺负我！

李林甫知道事情经过之后，对杨慎矜也十分不满，觉得此人太不够兄弟了，就对王鉷说，别急，我们慢慢来整他。

说要慢慢整，还真就很慢，眼看着快一年了，李林甫还是没把杨慎矜怎么样，王鉷可就火儿了，老当家的你忽悠我啊？罢了，一跺脚，跑到杨国忠这来了，既然李林甫不能帮我，您帮！

杨国忠一听，这事儿好啊，李林甫阵营内部出问题了？太好了，正好借此机会削弱他。

于是杨御史就开始琢磨如何收拾杨慎矜。

恰好杨慎矜家里有个丫头犯了法，杨慎矜要把她杀掉，那年月大官家里的奴婢和牲口基本等同，命都不值钱，说杀就杀，就在要杀还没杀的当口，有个算命先生叫史敬忠的说话了，说杀她太可惜了，卖了她还可以买十头牛呢。

杨慎矜一听也对，就放下刀，准备贩卖人口。

那位算命先生史敬忠，平时和杨慎矜的关系还不错，他阻止了杨慎矜杀人之后，不知道哪根神经短路，居然当着那个没死的丫头说道："天下即将大乱，杨大人你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多买点地吧。"

杨慎矜听了之后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丫头可是一个字不落的全听进耳朵里去了。

其实呢，这个算命的算得还真准，的确，现在的大唐朝，杨贵妃、杨国忠、李林甫都上桌了，三缺一，还差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来了，天下就该大乱了，所以我说他说得也对，可是再对也不能当着第三个人说啊，就是这句话，最终要了杨慎矜的命。

那个犯法的丫头后来被送到了哪里呢?

杨贵妃的一个姐姐那里。

不久，李隆基到了杨贵妃的姐姐的府中尝鲜，想来是皇帝老儿经常到此，对府中的丫头都认识了，猛然间看到个新的，还不适应，于是就问："你是哪的？"

宦海混战（一）(2)

回答：“杨慎矜府中卖来的。”

皇帝又问：“杨慎矜卖丫头做什么？缺钱？”

回答：“不是，因为我犯了法，被杀之前，幸亏史敬忠救了我，让杨大人把我卖到这里了。”

皇帝就很好奇：“史敬忠是谁？他怎么救你的？”

回答：“史敬忠是个算命的（糟糕！），他说卖了我能买十头牛，还说天下即将大乱，劝杨大人躲躲。”

大糟特糟。

就如我前面说过的，在唐代大臣也好，王公也罢，谁都不准结交术士，如果谁敢结交占卜算命之类的人，那就是谋反，轻者流放（如高宗时的李义府），重者族诛，这丫头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就等于要了杨慎矜的命了，玄宗听了，心里这个恼怒就别提了，当场大骂不止，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恨恨不已。

这一切，让一直在陪王伴驾的杨国忠，看了个一清二楚。

自打那天以后，杨国忠就开始琢磨，该用个什么方法干掉杨慎矜呢？

对杨国忠来说，干掉杨慎矜，一来削弱了李林甫的势力，二来有助于把刚刚投靠过来的王鉷拉得更紧，这是个好事，但之所以我说杨国忠无比厚黑，就因为这个人特别的坏，很坏很坏，比李林甫还坏一百倍，此时他又想干掉杨慎矜，又不愿意把自己暴露，最后想了个办法，竟要借李林甫之手，杀掉杨慎矜。

怎么杀呢？

首先他找到王鉷，把杨慎矜结交术士的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把个王鉷乐得直蹦高，啊哈杨慎矜，你完了！随后王鉷便想拉杨国忠一起告倒杨慎矜，但杨国忠却不去，原因很简单——李林甫不是答应过你要整治杨慎矜么？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鉷赶紧找到了李林甫，把这件事讲了。

李林甫虽然没杨国忠那么厚黑，可也不是什么好人，一听这事儿他就惊呆当场，怎么办？一直以来，他都不是太想整治杨慎矜，因为都是手下的兄弟么，能不翻脸则不翻脸，虽说杨慎矜和王鉷翻脸了，但他并不想因此就同杨慎矜翻脸，可现在不行了。

杨慎矜结交术士，说天下将大乱，这是死罪，杨国忠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鉷，王鉷又告诉了自己，到了自己这儿，可不能再没反应了，自己是宰相，如果自己也没反应，回头让人误会自己和杨慎矜有一腿可就麻烦了，所以李林甫迅速做出反应——上疏弹劾杨慎矜交结江湖佞人，图谋不轨，意欲恢复隋朝。

“恢复隋朝”这个罪名，其当量相当于原子弹，十分具有爆炸效应，这封奏折一递上去，就是轰隆一声，把李隆基炸了个七荤八素，偏偏这杨慎矜的祖上，还真就是隋朝的齐王杨暕，正正儿的大隋皇室后裔，这回惨了，无比凄惨。

这又是一桩冤案，过程我不愿敷述，最后我告诉大家，此事的处理结果：

冤大头杨慎矜赐死，算命先生史敬忠杖毙，杨慎矜之弟杨慎馀、杨慎名赐死，太府少卿张瑄赐死，株连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马副监万俟承晖、闲厩使殿中监韦衢等大批官员，全部阖家流放，殃及竟达十族。

杨慎矜的下场告诉我们，上了贼船没好结果，半路想收手更是不可能，所以做人做事要慎重，别害人害己。

此事最终损失的是李林甫，死了一员干将（杨慎矜），丢了一员干将（王鉷），白白便宜了杨国忠，从此，杨国忠的势力在王鉷的帮助下开始壮大，不久，京兆尹法曹吉温，也投靠过来。

杨国忠，一支新上市的牛股，开始准备猛烈上扬。

可还没等上扬，又有几个不服的来找麻烦了，其中一个，竟是刚加入杨国忠队列的新人——王鉷，随着此次成功打倒杨慎矜，王鉷开

始飘飘然，他决心不再傍着杨国忠，也不再傍着李林甫了，准备单飞。

他还没等单飞，又来了一个，此人在历史上的知名度，那决不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几个字就能形容的，那简直是“隆隆巨响”，说出来无人不晓——安禄山。

宦海混战（二）(1)

说起安禄山，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唐帝国赫赫有名的边将——张守珪。

张守珪自打开元二十一年于幽州屡败契丹叛将可突干之后，名声大噪于边廷，无论是契丹人，还是奚人，还是突厥人，还是高丽人，还是杂种胡人，都怕他，有这么一天，张守珪部下抓了个偷羊的贼，就问张大人怎么处置，张大人望了一眼那个贼，很不在乎地说："一顿棒子打死。"然后手下人就开始找棒子，准备擂死这位。

这位贼可不干了，偷个羊就要被打死？简直是草菅人命！性命攸关之际，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吼一声："大人你不是要灭突厥和契丹么？为什么打杀我？！"

西汉韩信临死前一声吼，刘邦用他为大将，隋末李靖临死前一声吼，最后封侯拜相，历史一再证明，这招挺管用，此贼也依样画葫芦地一声吼，张守珪便不由得仔细打量，就见此人肥大壮硕，一身白肉，嗓门粗大，有股气势，便问他你叫什么？

"安禄山。"

"看你胆子挺大的，就在我手下当兵吧。"

就这样，一个叫安禄山的人就此等上历史舞台。

安禄山，母亲是突厥人，父亲，不知何方人种，也不知所踪，此人生下来就和母亲同住，那时他的名字叫"轧荦山"，轧荦山是突厥人的神山，传说战神就在此山上，所以安禄山当时的名字很有点暴力，给孩子取这个名字，除了文化限制以外，也可见时势之艰难。

安禄山长大后也确实不负这个名字，很能打架，只是总觉着名字太暴力也太大头，比如打架之前人家问"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他说"我叫战神山！"这确实有点滑稽，所以他趁着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安的男人之际，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安禄山"，禄山，禄多如山，看来此人还是很有志向的。

安禄山从小就很胖，按照骂人的话来说就是个死胖子，但这个死胖子十分聪明，还是个顶级的外语人才——懂六种藩族语言，实在是大学教授的水平。

能打架，会外语，这是个人才，所以本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原理，他投靠张守珪之后，可谓战功颇多，不久，就被升为偏将，开始了风风雨雨的军旅生涯。

安禄山最拿手的是两个本事，一、外语；二、侦察。

他的侦察本领可谓牛皮无比，绝不比当代的特种兵差，每次去执行侦察任务，必能活捉敌军回来审问，一来二去，藩兵对其恐惧至极，听到安禄山三字就犯憷，而和他齐名的另一个侦察兵，是他的同乡，就叫史思明。

那时的安禄山还很年轻，还处在老老实实当兵的阶段，他最怕张守珪，张守珪令出如山，为人严厉，功必赏过必罚，令他惶恐，他怕张守珪怕到什么程度呢？他本是个胖子，而张守珪却最讨厌胖子，所以一见安禄山就数落他："你看你这个胖样，什么时候能瘦下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安禄山吓得不敢吃饱饭了，因为他认为，吃多了必然更胖，既然大帅不喜，索性我就吃少些算了。

宦海混战（二）(2)

张守珪于开元二十七年病逝，可怜的安禄山在这些年里，竟没吃过饱饭，且都是自动自觉地减肥。

由于表现得好，战功也不少，张守珪后来把他认为养子，张守珪死后，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由于关系硬，功劳多，被朝廷任命为平卢兵马使，接着平步青云，又被升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一直做到范阳节度使。

他之所以升迁得这么快，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比较会来事儿，朝廷对于一方军政大员自然不会不闻不问，时不常地会派个使者去检查一下工作，安禄山对上级派下来的工作队，可谓是照顾得费尽心机，那是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好美女，还怕伺候不周，临走前还要大包小包地送，哄得这帮使者是开开心心，拿他这里当公费旅游的好去处了，回去之后自然是尽为美言，把他夸成了一朵花，一年如此，两年如此，年年如此，使得玄宗对安禄山的印象极佳，觉着此人可以重用，便将其直升到范阳节度使。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安禄山能升官的重要条件，那就是他实在要感谢一个人——李林甫，要知道，安禄山是个胡人，在李林甫执政之前，唐朝是从来没有过胡人掌握边境军政大权先例的，即便是太宗时代的契苾何力，那也基本是在中央当官，处在朝廷监视之下，而李林甫上台没几年，就颁布了一个制度——允许胡人做边关大吏。

为什么呢?

因为李林甫是个“弄獐之庆”的半文盲，他心里其实很自卑，很怕有文化的官员超过自己，而唐玄宗在开元中前期所任命的边将，基本上都很有文化，比如王晙、张说等，所以李林甫上台之后，为防止既有战功又有文化的边关大将有朝一日升官入朝和自己争宠，便颁布一个规定——边关大将可由胡人担任。

理由是：胡人熟悉风土人情、地理风貌，且不怕死，敢打硬仗。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胡人个个都是老粗，不识字，没文化。

没文化，就可能连“弄獐之庆”都不会写，连“杖杜”都不会写，那就连李林甫都不如，这样他就放心了。

从这点来说，安禄山实在是走了李林甫的鸿运。

当了节度使后，安禄山并未停止对朝廷官员的贿赂，在他看来，“关系”这玩意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升官发财，更关系到身家安危，为此花点钱实在不算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大力打点之下，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觉得这安禄山真是大唐忠臣，边境上有半边天都靠他撑着，如此重臣，安能不见上一面？天宝三年之后，玄宗终于下旨，令大功臣安禄山入京面圣。

宦海混战（三）(1)

安禄山进城了。

他本是个胡人，见惯了边关的风，突然一下到了长安，颇有点虾米入海的意思，找不到北了，看哪儿都新鲜，瞧哪儿都有趣，进了皇宫美得不得了，看谁都笑，给人感觉这人有点傻。

但安禄山并不傻，他知道这个地方可不比塞外，人要懂得天高地厚。

不久，他见到了杨贵妃和唐明皇，按照程序来说，他该冲皇帝下跪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给皇帝最好的印象有两个：

一、骁勇善战；二、公正无私。

这都是这些年他花大价钱请人说好话的结果，那么既然皇帝已经有了这些印象，今日他就得把戏演到底。

扑通一下，这个体重达三百斤的大胖子就跪下了，不过不是冲皇帝下跪，而是冲杨女士下跪，跪下就磕头，嘴里念念叨叨，就差叫亲娘了。李隆基挺奇怪，就问他，我皇帝老子在这站着，你怎么不先拜我呢?

安禄山恍然大悟般瞪起天真大眼，说我是胡人，我只认得我妈，不认得我爹！

憨厚，百分百的憨厚，小伙子多惹人爱呀。

皇帝乐了，这算是把好印象彻底做瓷实了。

天宝六年，玄宗封安禄山为大夫，从此，这个胡人有了上朝的机会，和李林甫杨国忠并班而立。

当时朝廷上有三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一个就是王鉷，这三人各有千秋，李林甫为相多年，树大根深，自然是曼波尔万，王鉷是曼波尔兔，而杨国忠反倒成了曼波尔斯瑞，怎么王鉷反倒后来居上了呢?

因为杨国忠这人，没屁本事，完全仗着妹妹得宠，皇帝虽然喜欢他，但是从未在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久而久之，这“喜欢”也就淡了点儿，可王鉷不同，这位虽然不是好人，但端的厉害，特别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上，简直是雁过拔毛，他想方设法把大量民财贪为己有，然后，再送给李隆基。

臣下总是有钱送来，做皇帝的当然心里挺美。

皇帝也会缺钱么?

当然会。

现在的老李头儿可不是开元盛世那时候的李三郎了，此公执政快四十年了，生活也腐化了，物质要求也高了，吏治也不是那么清明了，也开始追求享受了，所以说现在国家废除干部终身制是非常正确的!

老李头儿整天要吃要喝要玩儿，花费可就大了，皇帝花钱可不像平民百姓，那叫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谁能抗得住? 久了宫里就没钱了，正好这时候贪官污吏王鉷来了，帮了李隆基的大忙，所以王鉷的地位噌噌地，很快压过了杨国忠。

那么现在安禄山来了，他该排第几呢?

排第一他是没门儿，排第二? 好像也不行，王鉷是贪官，他可以帮皇帝坑人钱财，安禄山是个武夫，他能帮皇帝干吗? 暂时还不知道，所以既然能量不确定，这地位也不敢确定，第二暂时不行。排第三? 杨国忠在那里呆着呢。

杨国忠对安禄山的加入是极其厌恶，本来一个李林甫就够他对付的了，又加了个王鉷，他还没等想出怎么调理王鉷的办法呢，安禄山又来了，李林甫有根基，王鉷有手段，安禄山有军功，自己，除了一个妹子，什么都没有，相比之下，最差劲的，最没本钱的，就是自己了，那么安禄山初来乍到，肯定不敢和李林甫、王鉷争，能争的，也就是他杨国忠了，看来不赶紧想个点子，自己的位置难保。

宦海混战（三）(2)

先不说杨国忠怎么琢磨整治安禄山，再说安禄山，他当初拼命花钱买通朝廷大员给他说好话，李林甫和王鉷自然也没少受他的贿，因此几个人一见面，就跟老熟人似的，虽然以前都没见过面，但耳闻已久，便也热热乎乎，安禄山久在边关，骨子里十分悍蛮，虽然表面上非常客套，实际上却在观察着每一个人，他一眼望去，见到一个小老头，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林甫，安禄山觉着自己一使劲就能把李林甫掐死，在这种心态之下，他对李林甫的态度也就失去了少许崇敬。

李林甫是何许人也?

他并不点破，而是突然望向王鉷，脸色骤然变得很严厉，一连气问了王鉷几个工作上的问题，刚才还是一团和气，转眼间剑拔弩张，把个王鉷吓得大气不敢出，弯腰鞠躬地小心回答了半天，李林甫方才缓和下来。

这一切都被旁边的安禄山看在眼里，从此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李林甫不可欺！

随着这个道理的逐渐渗透，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终于也慢慢地把腰弯了下去。

有一种人，他们不学无术，身无所长，但偏就有一种摄人威严，这类人往往在黑帮里当老大，李林甫，就是这类人，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深通权谋之道。

但李林甫也明白，对安禄山这类久在边关见惯了刀光剑影的人，不拿出点真本事，是降不住的，因此他使出了看家本事——洞察心事。

从此以后，无论安禄山和李林甫说什么，李林甫都能立刻把他心里的真实意图点出来，五次三番下来，安禄山对李林甫是五体投地，只要李林甫在，他大气也不敢出，他终于明白，能在皇帝面前干一把

手的，那绝对是万里挑一的狠角色，自己那点请客送礼的道行还差得太远。

安禄山是聪明的，和李林甫争，吓死他也不敢，和王鉷、杨国忠争？他不会，他知道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个新同学，眼下首先要做的，是巩固好自己的地位，自此之后，这死胖子终于大彻大悟，在人前变得更憨厚，更无厘头，更可爱，更容易接近，同时也更狡猾，更韬晦。

一番苦功下来，皇帝老儿对他是越来越爱，李林甫也觉着此人听话了许多，不久，李隆基为了表示对安胖子的喜爱之情，给他建了一座房子，建房之前李皇帝有旨：只要盖得好，钱不是问题。

一句话下来，这房子盖得真是金碧辉煌，那绝不是毛坯房（买完了还得自己装修），简直是小宫殿，房内金银器皿随处都是，两张大床，皆宽六尺，长一丈，别说睡一个安禄山，就是睡一头牛犊子都没问题，屏风是银的，房内每一幅挂帘都是一丈八尺一方，厨具、厕所、马廊全是镶金嵌银，饭碗黄金的，淘米的盆子白银的，为了能让三百多斤的安禄山吃饱，一个大金碗里面竟能装五斗米，别说是人，马驹子都能吃饱！

如此恩宠真是要把杨国忠气疯，这个惯于害人的家伙，直到现在也没想出来对付安禄山的法子，原因没别的，这死胖子实在太惹皇帝老儿喜爱了，愣是撼不动。

局面对杨国忠越来越不利，李林甫地位超稳，王鉷、安禄山又后来居上，更可怕的是，安禄山对李林甫是又敬又怕，而对自己，则好似完全没感觉，除了平日里的客套以外，既无尊重，又无畏惧，按照多年混出来的经验看，这绝不是个好兆头。

怎么办呢？

老生常谈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突然出了一件大事，让杨国忠找到了反败为胜的转机。